

界间事实

面向对象本体论中的

结构与相容性

加布里埃尔·约兰

中文初译 v0.1



界间事实

新形而上学

丛书主编：格雷厄姆·哈曼、布鲁诺·拉图尔

世界理应迎来原创思辨形而上学的复兴。在专业学院哲学令人气馁的谨慎与审慎氛围中，“新形而上学”丛书旨在为这样的思想提供一处庇护所。我们无意弥合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分歧，因为对于分析哲学锃指甲般的批判，以及欧陆哲学对尘封文本丰碑的敬畏，我们同样没有耐心。我们更推崇思想赌徒的精神，希望发现并推介符合这一描述的作者。就像一家新兴唱片公司，我们寻求的是来自世界任何国家的一种全新形而上学“声响”的踪迹。主编们欢迎翻译受到忽视的形而上学经典，也会考虑特别有力而大胆的二手研究。但我们最关心的是促成二十一世纪哲学中令人不安的杰作问世。

加布里埃尔·约兰

界间事实： 面向对象本体论中的 结构与相容性

OPEN HUMANITIES PRESS

伦敦，2021年

版权与许可

第一版由 Open Humanities Press 于2021年出版。

版权所有 © 2021 Gabriel Yoran

本书可在 <http://openhumanitiespress.org/books/titles/the-interfact> 免费在线获取。

本书为开放获取图书，依据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许可协议授权。在此许可下，作者允许任何人下载、再利用、重印、修改、分发和／或复制本书，只要注明作者与来源，并将由此产生的衍生作品按相同或类似的许可授权。无须取得作者或出版社的许可。上述条款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法定合理使用及其他权利。有关许可的更多信息，见 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设计：Katherine Gillieson

封面插画：Tammy Lu

封面插画版权归 Tammy Lu 所有，2021年，依据知识共享“署名”许可协议（CC-BY）使用。

纸质版 ISBN 978-1-78542-099-3

PDF版 ISBN 978-1-78542-098-6

OPEN HUMANITIES PRESS

Open Humanities Press 是一个由学者主导的国际开放获取出版团体，使命是让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免费获得当代批判思想的重要著作。详情见 <http://openhumanitiespress.org>。

目录

条目后为中文版PDF页码；括号内保留原书页码。

致谢 7（原书7）

引言 8（原书9）

第1章 在OOO中识别对象 14（原书17）

第2章 代码中的对象 30（原书34）

第3章 通于此性的接口 44（原书49）

第4章 生成与整合 56（原书63）

第5章 走向界间事实 84（原书90）

结论 111（原书121）

原注 114（原书125）

参考书目 128（原书137）

致谢

许多人参与了本书的诞生。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首先，我要感谢 Florian Hadler 早期给予我的鼓励，以及 Nicole des Bouvrie；她的思想活力鼓舞着我。我深深感谢 James Batcho、Jonathan Bennett Bonilla、Lukas F. Hartmann、Timothy Morton、Wolfgang Schirmacher、Ruben Schneider 和 Siegfried Zielinski，他们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帮助了我。我感谢 Open Humanities Press 的 Sigi Jöttkandt 使本书得以问世，也感谢评审者们，他们周到而全面的反馈令本书受益匪浅。感谢我的父母与 Benjamin Gabriel 给予情感和思想上的支持。最后，我尤其感谢始终极有耐心且慷慨的格雷厄姆·哈曼；在整本书中，我有幸以他的思想为基础展开工作（也与这些思想争辩）。

引言

面向对象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既然赋予对象以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指称对象对它而言理应轻而易举。但事实并非如此。谈论一个对象时我们究竟意指什么，竟然很难说清。当我们说“这个对象”时，我们意指什么？只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已经置身于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死亡地带。因为在一种面向对象本体论中，究竟有没有一个正当的我们，一个人类的、社会性的主体？指称对象的问题，也就是此性的问题，正是本书所关注的。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穿行于面向对象本体论的外围领域。

“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¹ 康德的四个问题看似普遍，却都围绕“我”旋转。一切获得的知识，只有在意识活动与一个被认为多少不可通达的外部世界之间的认知关系中，才是知识。每一项伦理要求都是向一个“我”提出的。每一种被体验到的希望都是由一个“我”体验的。康德认为，回答这三个问题，必然会引出第四个问题的答案：人是什么？而追问自己是什么的，仍然是一个“我”。西方世界生活在康德的视域之中。它围绕“我”旋转。

思辨实在论者着手改变这一状况。这一思想方向虽不代表一种统一理论，却容纳了不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用雷·布拉西耶的话说，它们致力于“重新追问，或开启一整套曾被认为已由康德最终解决的哲学问题——至少，在欧陆传统中工作的人肯定曾这样认为”。² 由于超越人类作为宇宙认识中心的地位，必然同时导向一种思辨姿态和一种或强或弱的实在论立场，因此“思辨实在论”是一个可用的术语。康德曾将形而上学称为“一种完全孤立的理性思辨认识”；³ 依循这一传统，思辨实在论不过是借由相应的命名，将自身任务的性质表明出来。

本书将更详细分析的思辨实在论变体，是面向对象哲学（更常被称为面向对象本体论，因此缩写为 OOO）。这是当代美国哲学家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理论，这个术语也是他创造的。尽管

OOO 被归入思辨实在论运动，哈曼却声称自己是“思辨实在论中唯一的实在论者”。⁴

与海德格尔以贬义使用“对象”一词相反，在面向对象本体论中，几乎所有实体都是对象，包括人类主体、柏拉图式理念，甚至复杂的复合对象。这一思想方向中一种特别系统的路径，是哈曼的“新四重结构”：它既是一个关于对象彼此接触或互动方式的模型，也是对传统本体论的分析。⁵ 新四重结构理论并非仅仅关乎物理对象的彼此互动；若只是如此，它就不过是一次物理主义的操演。它所做的是将几乎一切都视为对象，继而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将对象提升到一种地位，使它们在本体论上与所能想象的最丰富、最深邃的实体处于同一层次。这些对象在其内部过着一种不可通达的生活，不依赖任何见证这种生活的意识。所谓四重性，指的是发生于每一个对象内部的一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塑造了对象的外部如何向其他对象显现。本书涉及的一个特定问题是：我们究竟如何能够将 OOO 意义上的一个对象识别为一个特定对象。

面向对象本体论的思辨姿态，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传统提出了挑战。我们将分析 OOO 如何区别于其他本体论；在哈曼看来，后者要么把世界还原为微小的物质对象，要么把它还原为对象的外部关系，要么只是把二者结合起来。通过着手勾画“对象宇宙中的基本地标与断层线”，哈曼开启了一项他称为“本体志”（ontography）的事业。⁶ 他提出，“在若干方面，本体志模型已开始类似于粒子物理学模型”，⁷ 这可能误使读者以为 OOO 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或生物学还原论，但它两者皆非。而且，OOO 并不导向唯物主义决定论，因为其对象无法得到完整描述（更不用说由其描述来替代），它们的未来也无法得到完全预测。

四重对象的张力概念，将对象在遭遇其他对象时的样态（不只是被人类心灵感知时的样态）及其实在性，与这些对象及其性质之间闪烁变幻的关系交织起来。⁸ 当代艺术以及我们与艺术的关系，已在探索这些张力。翁贝托·埃科等后现代艺术理论家认为，艺术作品进入的关系不能预先构想，⁹ 艺术作品无法被完全穷尽，因而总保留着某种剩余——在

四重对象模型中，这一立场适用于每一个实在对象。艺术作品一般被认为统一的对象；而当它们与艺术家、其他艺术作品，当然还有观众（读者、听众……）发生关系时，人们往往会赋予它们自己的生命。本书将始终借助这一立场，以便更生动地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对象关系。

与大多数哲学术语一样，“对象”一词负载着不同的意义，人们已经做过不少尝试，试图找到不背负“对象”这一包袱的替代术语。伊恩·博戈斯特指出，“一个对象意味着一个主体”，同时也意味着“物质性”。因此，他在自己的“微小本体论”中提出了“单元”一词。¹⁰ 不过，本书仍将沿用“对象”这个术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指向 OOO 与一个看似无关的领域——计算机科学——中的对象概念之间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

OOO 是一种在信息学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实体本体论，尽管这种影响极有可能并非有意。它“或许可以称为第一种以计算媒介为基础的哲学，即便它在对自己所处计算环境的自我理解中，尚未充分反思自身的历史语境”。¹¹ 它“也许是第一种互联网哲学或数字原生哲学，带有某些被过度决定的特征，映照出[它]诞生于其中的媒介”。¹² 这类看法通常指的是：思辨实在论的主要人物利用博客和社交媒体迅速传播思想，并与网上学术共同体展开热烈讨论。然而，OOO 与计算领域还有更深层的关系：哈曼在1999年首次公开提及“面向对象哲学”这一术语时，¹³ 面向对象编程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就已被发明——而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似之处值得注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奥斯陆挪威计算中心工作的 Ole-Johan Dahl 和 Kristen Nygaard 构想了一种新的计算机编程方式：原先彼此分离的数据与函数，被塑造成组合在一起且在某种程度上封闭的逻辑单元。Dahl 和 Nygaard 将这些单元称为“对象”；他们开发的编程语言 Simula 67，被视为第一种允许依循面向对象编程（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OOP）范式进行软件开发的语言。¹⁴

OOP 至今已使用近五十年。虽然在今天，它仍是一种流行的方式，用于组织大小各种软件开发项目，但批评者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OOP 不必要的复杂性只是计算机语言设计者所提出的问题之一：“面向对象语言的问题，在于它们随身携带着这么一大套隐含环境。你想要的是一根香蕉，得到的却是一只拿着香蕉的大猩猩，还有整片丛林。”¹⁵ 尽管 OOP 近来饱受批评，一方面是面向对象编程的美学与技术实践，另一方面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二者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仍有望为本体志计划作出富有成果的贡献。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信息学被定义为研究“科学信息的结构与性质（而非具体内容），以及科学信息活动的规律、理论、历史、方法论与组织”的科学。¹⁶ 此后，信息学的任务扩展到了科学信息分析之外，并通过运用计算手段执行这些任务而得到深化。因此，今天的信息学已成为研究信息结构与性质的科学。考虑到信息学历来关心形而上学，面向对象编程与面向对象本体论之间的相似性就并不令人意外：计算机科学与哲学都“不像物理学那样处理事物的物质性，也不限于‘量的科学’（= 数学）”。¹⁷ 由于计算机科学力求将现实映射到计算结构上，采用实体本体论似乎顺理成章。计算机科学借助世界模型，在特定领域模型上开展工作，以寻找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信息学——就像任何真正的科学一样——是应用的形而上学。

本书将始终援引信息学中的概念，不仅因为有面向对象编程这一同名的编程范式，也因为本书将借其思想挑战 OOO 的两位关键人物，都采用了信息学或数学的观念。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只会得到简略讨论；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关于个体化的研究，在这里更值得关注。西蒙东力图以一种共同的信息理论统一技术思维与生物学思维，从而解释个体化，或对象的生成。他的工作与 OOO 高度相关，因为它广泛讨论了对象究竟是存在还是生成的问题（后者被哈曼斥为“渐进主义”）。据当代学者 Miguel Penas López 所言，西蒙东认为：“现代信息论和控制论都未能把握 [个体化的过程]，因为它们只考虑其两端（形式—质料），或考虑要在两端之间传送的消息（信号），而忘记了这些端项如何能够发生关联。”¹⁸ 随着面向对象编程（OOP）的出现，西蒙东对信息理论提出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我们将在第2章考察这一点。

如果人们认为，世界归根结底由对象组成，即由那些相互区分且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的实体组成，那么一个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当我们说“这个对象”时，我们意指什么？“此性”（thisness 或 haecceity）的问题，是贯穿本书的核心问题。而且，我们再次成为关键。

这里的我们是认识论上的，还是本体论上的？传统上，认识论的我们从一种属于人类的视角发问，无论这是社会的、历史的视角，还是以其他方式关联着人类主体的视角。它可以改写为：人类说“这个”时意指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人类，我们如何确保自己确实在指称 OOO 意义上的一个对象？一个对象始于何处，又终于何处？这个或那个究竟算不算对象？但仅仅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就会失之要旨，理由有两个。首先，如果只回答认识论的问题，我们就会背离 OOO 的核心原则，即确立一种思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姿态。讨论事物如何与人类心灵发生关系的唯心主义或相关主义哲学，已经有很多了。其次，对于外面究竟有多少对象，或者一个对象始于何处、终于何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 OOO 的关键组成部分。面向对象哲学家蒂莫西·莫顿说，他不想成为“对象警察”：“OOO 讨论的是，事物如果存在，它们是如何存在的。宇宙中可能只有五件东西，也可能有五万亿件。我不知道。”¹⁹

OOO 关乎事物如何存在，或者用 OOO 的术语说：关乎对象如何彼此遭遇。这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对象彼此遭遇时，会发生什么？若忠于 OOO，我们的回答就必然横跨本体论与认识论两个领域。在没有任何人类认识活动的情况下，对象彼此之间也不只是相互遭遇，而且必然参与彼此的认识个体化。虽然 OOO 认为，即便没有任何语境，对象在本体论上也已自足完备，但其感性部分始终是至少两个对象的共同创造：对象在彼此遭遇时，进行着某种认识过程，而这一过程最终又反馈到相关对象的实在性之中。本书希望从 OOO 的原则，而非从相关主义的立场，推导并确立这一观点。

我们首先将简要介绍面向对象本体论，以及哈曼提出的新四重对象模型（第1章）。接下来是对面向对象编程（OOP）的必然简短的说

明，包括讨论这两种概念共有的特征（第2章）。我们将借助伽达默尔、普特南与克里普克，把 OOP 的接口概念应用于对象识别问题（第3章）；这将把我们引向对象生成的问题。对象如何产生，关乎对象如何整合进一个更大的对象织体。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这一问题，并最终借助西蒙东，开始就如何扩展哈曼的四重结构模型提出一些有限的建议，使它能更好地解释对象的生成与整合。

第5章中，我们将讨论两种在关键点上偏离 OOO 的其他实在论哲学。Penas López 试图将西蒙东的过程哲学注入 OOO，这支持了我们提出的接口概念；而梅亚苏的“数学主义”则会被第5章从数字化实践中汲取的经验所驳回。最后再回到通过整合进更大织体来识别对象的问题，我们将触及对象关系中的扭曲问题；这种扭曲的绝对性似乎与 OOO 相抵触。在哈曼首部勾勒“面向对象哲学诸要素”的著作《工具存在》（*Tool-Being*）中，他赞同海德格尔与怀特海的观点：“一个实体由其进入的系统性连接所规定。换言之，在单子与全局机器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的界线。每个实体都呈现出这两个方面。”²⁰ 我们希望在提出“界间事实”（interfact）时接续这一思想，把对象理解为彼此支持的。秉持真正的 OOO 精神，我们请读者暂且悬置怀疑，以思辨的方式把认识过程视为对象彼此遭遇时所做的事情，并将它视为某种实在的东西，因此能够产生一种稳定却又涌现的现实。最终，本书将提出这样一种观念：对象的相互支持，是我们所谓事实的基础。

第1章 在 000 中识别对象

巡守认识能力的边界

任何在经典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都会对超出物理可观察世界的事物作出断言。由于这一点被解释为（例如在经验主义那里）形而上学作出的都是无法证明的断言，形而上学的任务遂被视为毫无意义；自康德时代以来，这一立场一直主导着（欧陆）哲学。一切究竟以什么为根本，这个问题被认为无法回答，因为人们所能作出的每一个断言都只是视角性的。不可能从人类视角作出绝对断言这一事实，导致形而上学停滞，也使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繁荣起来：欧陆哲学不再从事形而上学，转而关注形形色色的故事。²¹

但“处于一切存在者的根本”是什么意思？是说存在一个生成其他一切的实体吗？这一立场把上帝，或前苏格拉底哲学中包罗万象的实体“无定者”（*apeiron*），置于世界的本体论根本。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万物以某种方式彼此相连，或者一切都是一个东西；这种立场称为一元论。

面向对象本体论认为，并不存在某种万物的根本；现实由彼此区分的实体或对象构成，它们具有独立于人类感知（或任何其他感知）的实在核心。强唯心主义立场完全否认事物自身存在的地位。“唯心主义”一词涵盖了非常不同的立场，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将存在之物还原为它与人类意识之间的纯粹关系。唯心主义者认为，每一个命题总不过是人类意识提出的命题，因此始终只能是相对的。哈曼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发动的“哥白尼式革命”，并没有将“我”从宇宙中心移开。依照哈曼的解读，康德通过引入一种看似无法逃脱的认识相对主义——不可通达的物自身——实际上把“我”固定在了中心。哈曼认为，这一步所导致的结果，恰恰与哥白尼行星体系的引入相反：物自身只从人类的视角存在。“因为在康德的哲学中，物自身的唯一功能，就是作为某种阴魂般的残余，萦绕于人类知识。其主要缺陷是，物自身如何相

互关联的问题无法得到任何讨论。”²² 因而，一切获得的知识都变得相对于“我”。对象不会拥有自己的生活。

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这里只举几例——都认为不存在一个“我知道”，从而将认识主体本身作为一种虚构来批判。然而，他们并不像面向对象本体论那样彻底地将非意识实体提升到与人类意识相同的本体论层次。这种相对主义的哲学自我限制，源自一个被视为根本性的认识论问题；由此产生的，只能是当代法国哲学家昆汀·梅亚苏所谓的“相关主义”哲学。²³

“相关主义”一词归纳了各种思想流派：它们在细节上各异，却都考虑这样一种被宣称的不可能性——人们无法谈论心灵之外的事物，因为一旦这样做，这些事物就已经处于心灵之内。相关主义各流派处理这一相关项的方式不同，但并不质疑在“人—世界”（或“语言—世界”）的相关关系中思考的必要性。它们认为，这是思考世界的唯一可接受的方式——即在与“我”的相关关系中思考。因此，相关主义涵盖了各种唯心主义（或反实在论）思想，从康德那里把握物自身的不可能性，到建构主义，皆是如此。一旦接受人类在作出任何真实绝对断言方面的根本局限，唯一可接受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退回到相对主义或视角主义立场的安全港，彻底放弃形而上学的计划。

麦金或布伦特鲁普等当代分析哲学家认为，人类认识装置的特殊构造，使我们无法寻求一种超出人类认识能力的“形而上学统一”，因而任何本体论事业都毫无意义；这个装置仅包含两种认知方式：对意识流的心灵内省和外部观察。²⁴ 这一立场预先假定，形而上学作为一项任务，只有以某种统一——某种哲学的世界公式——为目标才算成功；它也隐含地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之所以找不到统一，是因为可能根本就没有统一。布伦特鲁普认为，当代的反实在论立场仍需要把知识与真理限制为一种纯粹的“视角”。不过，他加上了“在人类尺度上”这一附加条件，暗示可能存在某种类似于上帝尺度的东西，在人类认识能力的边界处留了一扇门。²⁵

这道边界似乎需要不断巡守。梅亚苏举出当代科学家的例子：他们会在任何断言之后附加“对人类而言——或者甚至说：对作为人类的科学家而言”²⁶这一条件，从而把我们获得的任何知识都还原成一种纯粹的视角性立场，使现代科学家成为唯心主义者。因此，即便科学家拥有所有那些“客观”测量和经过同行评议的实验，他们似乎也无法逃脱梅亚苏所谓的相关主义循环。²⁷

尽管人们或许仍然能够谈论那些处于心灵之外、含混难明的事物（无论它们是否存在），相关主义循环却要求人们始终把所有这些断言看成相对于自身的。人们不可能作出一种断言，而不动以某种方式把自身纳入其中。“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是现代性的常识：莱布尼茨论证空间的相对性，爱因斯坦展示时间的相对性，弗洛伊德描述意识心灵的相对性，指出它暗中依赖于无意识。相关关系似乎无处可逃。它甚至侵入语言：一切知识始终以语言为中介的立场，也就是所谓语言学转向，认为语言标示着认识的屏障。正如维特根斯坦那句名言：“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²⁸

如果接受相关主义循环，也就必须接受人们无法通达任何绝对知识。相关主义者不必认同斯拉沃热·齐泽克那种认为心灵之外根本没有世界的极端立场，因为“相关主义者无须承诺那种认为思想之外不存在存在的论题。事实上，大多数相关主义者都承诺思想之外还有某种东西……相关主义者只是主张，我们无法通达这些处于思想之外的存在者，因此只能谈论对我们而言的存在”。²⁹

当代德国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埃尔也认为“世界不存在”，但他所持的是实在论立场，而非激进的唯心主义立场：加布里埃尔认为其他一切都存在，唯独“世界”不存在。³⁰按照加布里埃尔的观点，我们不能谈论世界，因为如果这能够做到，世界就必须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例如位于我们的心灵中。但世界并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对于加布里埃尔来说，人们谈论世界时所意指的，不过是一个“意义场”

（“Gegenstandsbereich”）；而在谈论“世界”（或“宇宙”）时，所指的具体是物理意义场。³¹在加布里埃尔那里，世界是所有意义场的意义场。因此，他基本上是在批判一种语言谬误：把所有存在之物

的总体称为“世界”，并由此假定只有这一个论域。加布里埃尔并不是说世界不存在，而是说存在多个话语世界，有些彼此分离，有些相互重叠。这些论域与面向对象本体论中的对象有某种相似性。OOO 并不认为不存在视角，也不假定人类能够绝对地通达存在之物的总体。相反，它把这种不可能完全通达的状况扩展到任何事物或任何人。

OOO 既不把某个实体置于一切的根本，也不把一切合而为一。它不假定一个根本，而是提出列维·布莱恩特所谓的“对象的民主”。³² 在面向对象本体论中，世界不再围绕“我”旋转，而是对象围绕其他对象旋转，人类意识只是这些对象之一。这些对象相互作用，彼此“遭遇”或“接触”；无论有没有人类（或任何其他人或事物）感知到这种互动，它们都能如此。面向对象本体论是实在论的，却不是朴素科学主义式的实在论。但人们如何能够对无法观察的东西提出真实命题？我们怎样才能离开相关主义的安全港？我们如何证明，不通过相关关系来谈论对象是正当的？我们又如何证明，谈论绝对者是正当的？

为了展示突破相关主义循环的问题，梅亚苏诉诸某些具体的物理遗存。在《有限性之后》中，他指出：“今天的经验科学能够作出关于先于生命乃至意识出现的事件的断言。”³³ 借助碳定年技术，人们可以非常精确地测定某个事物——例如一根恐龙骨骼——在何时产生。梅亚苏将这些来自人类意识（乃至一切生命）出现之前时代的对象称为“元化石”（archefossils）。他把指向这一时代的断言称为“祖先性”断言。

元化石的存在提出了什么问题？人们或许会说，唯心主义者无法接受此类化石的存在，因为他们只接受与心灵相关联的外部世界。如果恐龙时代没有人类心灵，这块化石又如何能够产生？一种维持唯心主义完好的策略，是主张元化石是在今天向我们显现为一种自人类（或生命）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东西。对于创造论者来说，这种立场也许很有吸引力：他们会认为，上帝让我们误以为元化石似乎比地球还古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地球只有6,000年历史），借此考验我们的信仰。认为世界中存在这样一种幻象，只是为了愚弄人类，这恰恰代表了思辨实在论想要克服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

另一种应对元化石的策略，是确立另一个实体作为祖先性事件的见证者（很可能是上帝）。但梅亚苏认为，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不再能谈论相关主义了。³⁴ 相关项始终是人类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如果需要某个其他实体来“见证”祖先性事件，我们谈论的就不是相关主义，而是某种形而上学，例如宗教。任何一种哲学，若要求有某物或某人、某个上帝或某种意识来见证事件，事件才能真正发生，它就提出了一种中心主义观点，不能解释独立存在、相互作用的对象。

为现代实在论辩护

唯心主义是一种复杂且随历史而变化的哲学；全面讨论实在论对它的批判，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至于实在论与唯心主义的二分是否真有意义，同样不在讨论范围内）。我们希望转而聚焦 OOO 所提出的论证：它如何证明重新审视看似过时的实在论哲学是正当的，以及它提出的“奇异实在论”，如何区别于实在论传统的科学主义或朴素变体。

OOO 采用的第一种策略，是批判其他还原论方案：哈曼通过分析对象如何受到对待，来重读西方哲学史。他辨认出三种基本策略，它们都拒绝把对象视为哲学的基本本体论构件：把对象还原为其（更小的）部分，他称之为“下挖”（undermining）；把对象还原为其（更大的）关系，称为“上掘”（overmining）；或者将二者结合起来，即“双重挖掘”（duomining）。³⁵

下挖

下挖是一种寻找更小部分的策略，这些部分组成了向我们显现的对象：一张桌子因而只不过是它的分子，而分子“实际上”又只由原子、夸克、弦，或者物理学目前所知的任何最小实体组成。下挖通过拆解事物来寻找其真相——由此否认桌子作为桌子具有任何真实性。显然，这种方法需要无限地反复应用，而真相仍不会被找到。世界上的许多过程发生于更高的层面，例如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生物学的层面；关于一个对象之实在性的真相，并不蕴含在最微小的部分中。下挖意味着断言，对象“不过是某种更深层力量的表面效应”。³⁶ 按哈曼的看法，这种只接受最小部分存在、并声称它们穷尽了对象全部的唯物主义立场，会导向一个静止的世界。因为既然所有对象已经得到完全表达（或已被穷尽），任何变化的可能性都会被排除。下挖无法解释涌现（因此也可能导向决定论）。

上掘

上掘的哲学则认为，对象只是心灵中的显现，³⁷ 因而它们全都是相关主义。上掘见于经验主义与建构主义这样迥异的思想方向，可以分为三种：

1. 经验主义是一种经典的上掘哲学，它认为对象是在心灵中建构的：按照经验主义的上掘策略，对象只是由人类习惯构成的——也正是人类习惯，把红、甜、冷等彼此分离的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了随后以“上掘”的方式被称为苹果的东西。哈曼将那种把世界体验为“孤立性质点”（或“像素”）的观念称为“纯粹的虚构”，因为“我们在经验中遭遇的是统一的对象”。³⁸ 这是因为，那些据称彼此分离的性质，已经受到对象整体的塑造或影响。人们不可能体验“光泽”本身或“映照”本身，只能体验一个表面的光泽，或在镜子这样的另一个对象中的映像。

2. 强反实在论也是上掘，因为它认为心灵之外不存在对象。正如贝克莱那句名言：“*esse is percipi*”³⁹（存在就是被感知）。

3. 相关主义的反实在论同样是上掘，因为它认为，我们只能依照意识与世界之间的相关关系来思考。

双重挖掘

今天，下挖与上掘常常出现在同一种思想方向中：这种被称为“双重挖掘”的策略，把对象还原为其部分，同时认为，就连关于最小部分的这种知识，也只是现实的一种建构。因此，我们所体验为对象的东西并非实在，因为实在只能在微小部分中找到，而这些部分又只不过是幻象。这就是最典型的科学唯物主义：一种悖论，一种极不令人满意的策略。然而，它恐怕仍是当今最流行的思想方向之一。

当哈曼把对象称为“我们在经验中遭遇的东西”，或称为“某物是或似乎是一个东西这一简单事实”时，说话的是那位实在论者。⁴⁰但我们如何能够把自身经验作为发展形而上学的有效起点？什么策略能为作出绝对断言提供正当理由？让我们看看为实在论立场辩护的策略。

逆转相关关系

OOO 力图逆转相关关系。哈曼是最早把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作为哲学家来阅读的人之一。⁴¹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赋予日常事物远为重要的地位，由此启发了面向对象本体论（尤其是在哲学中，哲学通常更关心人类、心灵、宇宙或上帝）。拉图尔反对在人类与其他一切之间作本体论上的分离，他提出，在实践中，人和物（或心灵和世界）一直混杂在一起，它们的相互作用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拉图尔认为，尽管话语领域在现实中彼此重叠，现代性却有一种特有的强迫倾向，要把它们分开。他举出法国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的例子：巴斯德对微生物的发现（及命名）改变了科学世界观，并通过建立卫生政治而影响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在《巴斯德：微生物的战争与和平》

（*Pasteur: 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中，拉图尔描述了“法国的巴斯德化”（这也是该书的英文书名），即生物学、政治、医学、城市规划等迥异话语领域之间的重叠。⁴² 微生物的发现说明了相关主义思想中的一个严重缺陷：它暗含着单向性。从相关主义观点看，微生物显然只在与思考它们的人类的关系中存在，因而只在它们被“发现”的那一刻才开始存在；但相关主义其实是一条双向道路，却只沿着一个方向行驶。在一个挑衅性的思想实验中，哈曼设想拉图尔的“邪恶孪生兄弟”持有如下观点：

微生物一直存在，或者至少自数十亿年前在我们炽热的星球上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相比之下，人类脆弱、短暂，并无特别的重要性。微生物从来就存在——但直到巴斯德发现它们，巴斯德才开始存在。只有1864年以后，巴斯德才从来就存在！微生物却不是如此，因为它们从来就存在这一点毫无争议。⁴³

西方唯心主义的巨大成功，使我们只沿着一个方向来思考相关关系：从人类意识指向非人的外部世界。将这一方向逆转，让它从微生物指向巴斯德，就显示出这一思想方向的任意性。

思考未被思者

哈曼为实在论的复兴辩护时采用的另一种策略，是揭露“无法思考心灵之外之物”这一说法中的语言谬误：他援引柏拉图的对话《美诺篇》，来证明相关主义循环看似不可逃脱，实际上是一种语言谬误。苏格拉底概括了他与美诺对话中出现的那个（所谓的）悖论：“一个人既不能探求他知道的东西，也不能探求他不知道的东西[。] 他不能探求他知道的东西——既然知道，就没有必要探求——也不能探求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不知道要寻找什么。”⁴⁴ 苏格拉底本人解释说，尽管“我们对主题有某种把握”，我们却从来没有“穷尽的”把握。⁴⁵ 哈曼这样表述：“（a）你不可能在思考未被思者的同时思考它（因为那样它就成了被思者）；（b）你也不可能在思考未被思者的同时思考它（理由显而易见）。因此，（c）不可能有对未被思者的思考。”⁴⁶ 哈曼认为，这里的“思考”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却在推导中被混为一谈：使某物“呈现于心灵”的思考，并不等于“指向它超出其在心灵中的呈现的实在性”的思考。⁴⁷

在某种意义上，实在与它在心灵中的呈现之间的区别，也能在计算机编程的指针概念中找到：现代编程语言的结构区分了存储于计算机内存中的实际数据（它对应于一种超出其在心灵中呈现的实在），以及仅由上述数据的地址（或引用）构成的“指针”；后者因而“指向”另一个地方。指针说明，思考可以是指向（或引用）某种外在实在，而不必与它等同，更不必以某种方式取代它，从而把外在实在变成纯粹虚构（如强相关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计算机科学中的指针，对应于克里普克把名称看作“严格指示词”的概念——这种指示词完全独立于其指称的内容。⁴⁸

总有距离

就对 OOO 的影响而言，最具后果的策略，是指出人／世界裂隙的任意性。作为实在论者，哈曼与加布里埃尔都认为，人类意识与外部世界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裂隙，完全是任意的。更具体地说，被认为任意的，是笛卡尔的二元论：它设定只有两种实体，即思维实体与物质实体。为什么只有两种实体，而不是三种、十种或一万种？哈曼认为，“裂隙是被保留（康德），还是据称被克服（现象学），几乎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没有考虑其他任何裂隙”。⁴⁹ 而且，由于 OOO 拒绝一切合而为一或仅由一种实体构成的一元论观念，哈曼提出，存在众多实体。不过，无限多实体的代价是，它打开的不是一道裂隙，而是无数裂隙：由于每个对象都是它自身的实体，OOO 在所有对象之间撕开了裂隙。

面向对象本体论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描述这些裂隙是否、如何以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跨越；这所涉及的不仅是人类意识的认识能力，也包括其他实体的认识能力（尽管乍听起来这可能很玄奥）。哈曼拒斥“后康德哲学对人与对象之间关系裂隙的执迷”，⁵⁰ 方式不是消除这道裂隙，而是在所有对象之间引入裂隙。正如伊恩·博戈斯特所言，在面向对象本体论中，“总有距离”。⁵¹

康德认为，“如果从中去掉我们感性的特殊条件，那么时间概念也就消失了；它并不依附于对象本身，而只依附于直观对象的主体”。⁵² OOO 并不拒绝把时间看作由人类经验放入现象中的某物（如同颜色），而是把这一点扩展到对象之间的一切遭遇：所有这些遭遇都会产生感性对象，而感性对象受到参与其中的实在对象的影响。这就是 OOO 被视为一种“奇异”⁵³ 实在论的原因之一。⁵⁴

初看对象极与张力

OOO 对对象的定义是复杂的：每一种物质的、非物质的或虚构的实体，都是对象。对象可以在物理意义上实在，但不必如此。并非所有对象都“同样实在”，尽管它们都是同等的对象。⁵⁵ “实在对象”这一术语不能与物质对象的实在性混为一谈。

因此，对象不限于持久的物理单元，而包括锤子这样的复合对象，以及欧盟这样更复杂的复合体。事件是对象，独角兽是对象，甚至方的圆也是对象。（时间与空间是特殊情况，我们稍后将详细考察这些现象。）人类意识是众多对象中的一个。在本体论上，它并不高于其他任何对象，因而非人对象之间的关系与“人类对它们的感知”并不受到区别对待。⁵⁶ 尽管人类意识所能进行的互动，与河流和石头的互动十分不同，但它们并不因此获得更高的本体论地位——OOO 的本体论是扁平的。这使得对象能够相互作用，而无须人类意识见证这种互动。这些互动是间接的（“替代因果作用”），而且千差万别。⁵⁷

当我们把上述这些极其不同的实体都当作对象时，问题就出现了：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对象成为对象？海德格尔区分日常的对象与更崇高的“物”，莱布尼茨的单子理论则相当任意地宣称某些东西是对象，另一些不是；而 OOO 对所有这些实体一视同仁。⁵⁸ 对象可以是日常的，也可以是崇高的，它们仍然是对象。四重对象模型的目标，并不是综合现有的实体理论。它是一种实在论进路，却仍可能在读者看来像唯心主义。这是因为，它把对象定义为“任何具有统一实在性，并独立于其更广阔语境及其自身组成部分的东西”。⁵⁹ 例如，“莱茵河”这一对象独立于自身的组成部分：它精确的物理构成不断变化，水分子持续流动；如果观察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河床的位置也不会原地不动。尽管如此，它仍然是莱茵河。⁶⁰ 但这个“它”是什么——而且，对谁而言？

人们或许会以为，名为“莱茵河”的对象，其主要标识就是名称。从符号学观点看，任何对象的名称都只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与其考察数百年来保持原名的莱茵河，不如看看寿命较短的标识，例如柏林的街道名称。普伦茨劳贝格区那条被称为但泽大街（Danziger Straße）

的街道，在1950年至1995年间被命名为季米特洛夫大街

（Dimitroffstraße，以一位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命名）。当街道改回但泽大街之名时，那个原先被称为季米特洛夫大街的对象发生了什么？名称变了，而那个以某种方式关联着地形结构的对象，如今以另一个名称为人所知。名称仅仅是这条街道更广阔语境的一部分；它是柏林地图上的一个唯一标识，是将这条街道与其他任何街道区分开来所必需的。

所以，名称不是对象的主要标识。这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对象的主要标识：对象本身就是它在宇宙中首要的、唯一的、仅有的标识。成为对象，“并不意味着拥有 X 种性质，因为这些性质充其量只能充当如何从外部识别它的指引”。⁶¹ 因此，那个如今名为但泽大街的对象，恰恰就是它为了“在宇宙中实现”⁶² 唯有但泽大街才可能实现的“现实”而必须成为的东西。这解释了为什么对象无法被复制，因为任何复制品所实现的现实都会不同于原物——所以，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对象。⁶³

每一种关系都会形成一个新对象，这一事实确认了不可能存在多个完全相同的对象。这一特征对于理解面向对象本体论至关重要。即使同一棵物理意义上的树出现在两个不同心灵面前，这两种关系也意味着两个不同的对象。四重对象的四重结构正是在这里发挥作用。每个对象之中，都有四个“极”。

感性对象

感性对象，基本上是对传统却容易误导的“意向”对象这一术语的一种更易理解的说法；它描述的是对象向另一个对象显现的样态。例如，如果两个对象之一是人的心灵，它描述的就是对象在人的心灵中显现的样态。但由于这些显现始终在变化，而对象的变化又不至于使它无法被识别为同一个对象，所以，对象与其自身的感性性质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感性性质

感性性质是感性对象不断变动的面向。但这些性质的总体并不构成对象，甚至不构成感性对象。感性对象作为向另一个对象（例如心灵）显现的统一实体，与其不断变化的性质之间的张力，是四重对象的一个构成性部分：这一张力代表这样一个事实，即某物可以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却并不变成“别的东西”。作为整体的对象是一个数字式的概念，是二元的，与其他对象离散地区分开来，不容许灰度；而对象极之间的张力则是一个模拟式的概念：微妙且几乎无限的变化，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空间。

我们可以想到一种模拟式的听觉经验，例如在音乐厅聆听一场钢琴独奏会。就声音分辨率与音乐复杂性而言，耳朵所遭遇的（音乐）数据量几乎是无限的。即使一个人因心情的无限变动而以不同方式体验这场音乐会，所体验的协奏曲也恰好是一个对象，无法从其各部分的总和中重建。即使重建这场独奏会所需的全部数据都能获得并记录下来（事实并非如此），这种重建也仍然只是重建：它处于另一时空与另一语境中，人的心情可能也不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复制品绝不是原来那场音乐会的同一个对象。但对于数字／模拟这一比喻，必须强调一点限制。数字对象的数字副本能够产生一个完全相同的孪生体，但副本作为四重对象的呈现，绝不是与原物同一个对象。正如钢琴协奏曲的录制与重放这一例子所展示的，四重对象理论认为，一切在任何时候都是原本的——而一个再现从不穷尽其原物。

感性对象与其感性性质之间的张力，源自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察。一个对象在某种意义上保持同一，却也在变化；一幢在明亮阳光下、以愉快心情观看的房子，与在夜晚、以阴郁心情观看时，显得相同，却又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四重对象中，感性对象与其感性性质之间的张力被称为“时间”。“当我们在日常意义上谈论时间时，我们所指的是稳定与变化之间一种非凡的相互作用。在时间中，感性对象看起来并非静止、固定不动，而是表现为覆满不断变动的特征。”⁶⁴

既然要克服唯心主义，一开始就从胡塞尔的现象学获得启发，似乎适得其反。但哈曼认为，现象学并不只是唯心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而是引入了一种张力，可以用作四重对象模型的基石。⁶⁵ 胡塞尔作为意向对象的哲学家，认为我们体验性质时，“仿佛它们发散自一个潜在的对象”。⁶⁶ 哈曼强调，胡塞尔发现了“意向对象与从它们发散出来的性质之间”的张力，而且“在此前的唯心主义中找不到这种张力”；⁶⁷ 这样一来，现象学听起来几乎就是实在论了。

对感性对象与感性性质作出初步描述后，我们已经对四个对象极中的两个有了粗略认识。由于感性对象及其性质都只代表表面，也就是接口，要构成一个“实在”对象，就必然还有更多东西。我们可以借用计算机语言中的一个对应关系，来介绍“实在”对象及其性质；它们将构成四重对象的另一半。

实在对象

实在对象代表对象的内部运作，是对象在宇宙中实现其现实的能力的总体。实在对象不能被任何感性关系穷尽（不能被计算对象中我们称为接口的东西穷尽），因为它是一个无限的储备库，容纳着一切可能通过这一对象实现的东西（“剩余”）。实在对象与其感性性质所产生的张力，源于感性性质如何变化——“不断更新的侧影从〔对象的〕表面辐射出来”——而实在对象仍保持同一。哈曼对海德格尔工具分析的解读塑造了这一二重性：“退隐的或地下的锤子，是一个隐蔽的单元，但它将感性性质发射到现象领域。”⁶⁸

实在对象与其感性性质之间的张力，代表“关系与非关系的相互作用”，称为“空间”。⁶⁹ 哈曼认为，在通常意义上，空间既不只是关系的场所，也不只是非关系的场所，而是二者兼具：空间既将事物分开，也将事物联结。并不存在一个距离，超过它才可以说是分离；亲近的潜能始终存在，但即使是空间中最亲密的关系，也不会穷尽一个对象的全部。有时，人们甚至能从远处更好地感知一个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的工具分析⁷⁰ 使哈曼确信“相关主义的立场是错误的。……我们能

够通过语言或思想暗示隐蔽的锤子，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锤子会被这种暗示穷尽”。⁷¹

实在性质

实在性质恐怕是最成问题的对象极。仅仅在表面效应之下，存在一个不能被完全穷尽的“实在”对象，这很容易理解；感性对象与其不断变化的性质之间存在张力，也是一种普遍可以接受的观念。然而，一个从一切通达中退隐的实体，为什么必须被视为与其性质分离，而这些性质理应对象本身一样不可通达？这一点就难以接受得多。

为了让这一观念更可理解，我们回到但泽大街。如果除对象自身外，不存在对象的主要标识，而对象极之间的关系又持续流变，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识别对象，因为一切都会陷入一团无法辨认、不确定的东西（也许是“无定者”那样包罗万象的实体）。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对象存在而且能够被识别，它们实现的现实就是其标识，那么对象就必然有某种稳定之处——实在对象与其实实在性质之间的张力，正是在这里发挥作用。哈曼要求模型具有必要的对称性（既然有两个感性极，似乎就要求两个实在极）。他也质疑三重结构，认为它提供了过于轻易的出路（人们可能会想到正题、反题、合题）。四重对象却不提供这种解脱：对象中的每一个极，都由它与其他每一个极之间持续的张力来规定。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似乎是：对象的本质被允许具有某种灵活性，而不丧失其同一性。从逻辑上说，这意味着对象的同一性不是一个僵硬的概念，而是——再一次——一种张力。实在对象允许实在性质不断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向对象本体论中，实在对象与实在性质之间的张力被称为“本质”。四重对象中的实在性质不是可以迁移的共相，而是由它们所属的对象塑造的性质。⁷²

然而，四重对象的构想尽管乍看僵硬，却为开放之物、未知之物，或者哈曼所谓的“剩余”，留下了空间。对象在其核心处是不可知的，无法从外部加以穷尽。哈曼以海德格尔式的举动宣布，它们是“既展示又隐藏诸多特征的单元”。⁷³ 它们与自身的性质发生关系。它们与其他

对象发生关系，向人类心灵这样的其他对象暴露某些性质。但它们也都隐藏着某些性质，这使它们不可穷尽。

哈曼以早期伊斯兰神学为例，把火与棉花描述为两个通过上帝之手间接接触的对象。⁷⁴在这一“偶因论”的例子中（行动仅仅是上帝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契机），火能够燃烧棉花，只因为上帝建立了这两个对象之间的联系。但即使上帝把这两个对象连接起来，二者也不会相互穷尽。火可以摧毁棉花，却无须为此与棉花的每一个面向互动。火并不“需要”棉花的颜色、适于制作衣物的材料性质，或它的柔软。互动并不完全，而面向对象本体论认为，任何互动都不曾完全。尽管对象始终在与其他对象互动，包括人类心灵与人类心灵之外的对象互动，却绝不可能穷尽这样的互动（或关系）。总有某些东西未被实现。否则，如果一切类型的关系都始终已经实现，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中。OOO 认为，若没有实在的剩余，就不会有任何新东西进入世界，变化也将不可能。因此，剩余充当了一个不可穷尽的未来储备库。

第2章 代码中的对象

平行之处

戴维·M. 贝里认为：“面向对象软件中的计算隐喻，与 [OOO] 关于作为对象的对象的思辨所表达的原则，有许多相似之处。”⁷⁵ 面向对象本体论与面向对象编程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尽管前者只是借用了后者的名称。⁷⁶ 本章将探索这些相似性。

面向对象编程被发明时，计算机编程的主导方式是命令式或过程式的。命令式编程意味着传达直接改变程序状态的计算语句。以这种方式设计的程序，大致通过逐步、线性地处理一组函数来运行。当这些语句被组合成语义单元，也就是“过程”时，我们就可以谈论过程式编程。过程用于将计算机程序中的命令编组，使大型程序更易维护。语句的组合也使代码可以复用，因为同一组语句能够被反复调用。它也使代码更加灵活，因为可以把参数交给一个过程来处理。参数可以理解为传给函数的值（即 $f(x)$ 中的 x ）。函数遵循同样的逻辑，但运算结果取决于传入的参数。

然而，这些改进还不足以处理天气预报这样的复杂计算任务。这样的任务需要模拟。尽管艾伦·夏皮罗在一段带有鲍德里亚意味的评论中嘲讽地指出，“美国的商业化文化，在实质上已经不再是一个真实世界：它早已是一个模拟。面向对象编程则是模拟的模拟”，⁷⁷ 但模拟天气系统或金融市场的需要，还是要求采用更精细的策略来组织计算机程序。面向对象编程提供了一种间接替代的进路，而不是把一串语句编组为过程，再让这些语句直接操纵程序状态。计算语句与数据被捆绑进对象。这些对象对程序的其余部分封闭起来，只能通过规定好的接口间接访问。在这一新的编程范式下，计算机程序员成为对象设计者，被迫为自己想映射进计算机内存的世界构想一种面向对象本体论。

面向对象的发明，使面向对象计算机语言成为必要。已有的计算机语言不具备描述对象及其关系所需的语法。由此可见，“计算机语言”

或“编程语言”都是容易误导的术语。这些语言是人类的发明成果。它们由人类设计、可以为人类所理解，计算机则能够处理它们，以完成特定任务。设计一种编程语言，就是试图为未来的开发者制造一套工具，让他们解决尚未预见的问题，有时甚至以此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来解决。信息学中的面向对象本体论是实用的、开放的。它们是实在论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一套有用的指称系统，用来指称计算机（或编程语言）之外的事物。它们旨在实现可复用的程序代码，使代码只需写一次，因此问题不必解决两次，错误也不必在多个地方修复。所以，编程语言设计者的任务是元实用的：设计一种作为工具的语言，供其他人用来构建工具，最终完成特定任务。面向对象抛弃了语句列表，转而把对象当作“问题解决”的场所——借用西蒙东的说法。西蒙东的个体概念把对象描述为“相容化的能动者”，解决不同“量级”之间的问题。⁷⁸ 以这一观念，西蒙东预示了面向对象编程中的对象；或者至少，OOP 中对象的实际实现，证明与西蒙东所描述的个体特征是一致的。

面向对象编程之所以得到如此广泛的采用，部分原因在于它贴近日常的对象经验。它还大量使用了另一种日常概念：层级。对象即使内部发生剧烈变化，从外部看来也可能仍保持可识别性与稳定性。“开闭原则”就是一个证明：一个组件——未必是对象——必须对未来的扩展开放，但对于已经对外暴露的接口则应封闭。这种封闭确保依赖于该组件的其他组件，能够继续信赖它此前展示的功能；必须防止行为发生意外变化。⁷⁹ 封闭可以理解为统一性，理解为对象使自身可被识别的某种稳定性。不过，面向对象编程是通过将对象编织进一个层级来取得其中一部分稳定性的，而面向对象本体论拒绝这一观念。⁸⁰

在面向对象编程与面向对象本体论中，对象都是占主导地位的结构要素。在面向对象编程中，对象应以现实生活中的对象为模型，因为目标是为所要模拟的现实提供足够精确的表征。然而，在实践中，这项事业往往失败。代码中会为程序之外并不存在的东西创建对象。功能被强行塞进对象形式，即使结果笨拙、令人不满也不例外。许多使用面向对象编程的软件工程师所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也处于面向对象本体论的根本处：我们对对象知道得太少，不足以据此为世界建模。OOO 拥抱

这种不确定性，OOP 却天真地否认它。被迫使用 OOP 的软件工程师，必须提出一个很可能错误、不充分或适得其反的世界模型；而采用函数式编程范式的软件开发者，则可以专注于需要发生什么，而非事物是什么样的。因此，其他编程范式近来得到越来越多关注，像苹果的 Swift 这样的新编程语言，也以不拘泥于教条的方式混合不同范式，目标是始终为具体用例提供最不容易出错的解决方案。但这不应成为我们的顾虑，因为我们关注的是 OOP 与 OOO 共有的诸多特征：

1. 对象是两套系统的基本构件。
 2. 对象可以极其简单，也可以极其复杂。
 3. 对象有不向外部完全暴露的内部生活。
 4. 对象间接地与其他对象互动，不能完全穷尽其他对象。
 5. 对象可以摧毁其他对象。
 6. 从对象外部看，对象间互动的结果可能可以预测，也可能无法预测。
 7. 对象可以包含对象。
 8. 对象可以随时间变化，同时又在可识别实体的意义上保持为同一个对象。
 9. 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对象。
- 本章将考察其中一些更有意思的平行之处。

对象作为不可预测的集合体

第一种被视为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奥斯陆挪威计算中心的 Ole-Johan Dahl 与 Kristen Nygaard 发明的 Simula 67。Simula 67 被设计成一种以模拟为目标、用于描述系统的形式语言（因此得名 Simula，由 simulation 与 language 两词组合而成）。Simula 已经包含了面向对象的大多数主要概念。最重要的是，Dahl 与 Nygaard 对对象的定义至今依然成立：面向对象编程中的对象，是属性（数据）与代码（行为、逻辑、函数、方法）的集合体。这些对象暴露出一组规定好的接口，既不揭示对象能力的全部，又控制着信息流入和流出对象。这两个特点被归纳在“封装”这一名称之下。⁸¹

编程中的对象，是“古老的一与多的问题”的另一种变体：⁸² 它们既以称为“类”或“对象类型”的抽象定义而存在，也以称为“对象”或“实例”的实际实体而存在。因此，类是对抽象对象的属性与行为的柏拉图式描述，实例则是这类描述在计算机内存中的实际实现。⁸³ 任何一个类都可以有不止一个实例；同一类的多个实例彼此通信，不仅可能，而且很常见。

让我们看一个具体例子，说明过程式编程与面向对象编程的区别。在过程式编程中，一个典型函数是 $y=f(x)$ ，其中 f 是对 x 执行的函数，函数的结果被存储（返回）到变量 y 中。而在面向对象中，会引入一个包含方法 f 的对象 x 。程序会定义一个接口，使其他对象能够按照指定模式调用 f 。因此，通过调用 f ，也就是对象 x 所包含的成员函数——简称为 $x.f()$ ——这个同时包含数据与功能的对象，始终留在其自身之内。在我们的例子中，没有返回值，因此也就没有用来保存函数 f 结果的 y 。这并非必要，因为对象自身保存着它所操作的全部数据。

面向对象编程受到过这样一种批评：从严格数学的视角看，对象方法（对象内部的函数）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一个数学函数 $y=f(x)$ 应当只处理 x ，并把结果返回到 y 。但一个对象方法还可以修改其对象内部的其他变量，从而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函数应当返回自己的结果；对象方法却是修改其对象，而未必返回整个修改后对象的副本（或指向它

的指针)。当通过对象的某个成员函数操作对象时,从外部并不知道,这一操作在内部会对对象产生什么影响。这意味着,在这样一次方法调用之后,对象的行为无法从对象外部预测。软件开发者一般力图防止不可预测性,面向对象哲学家却几乎不会为之惊讶。对象可以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行动,而且它们的内部性对一切直接访问封闭,这是 OOO 的关键特征:

我认为,面向对象编程通常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以非常命令式的方式进行面向对象编程:对象封装着可变状态,你调用方法,或向对象发送消息,使它们修改自身,而其他引用这些对象的人对此并不知情。结果,你就遇到了令你意外、无法分析的副作用。⁸⁴

在面向对象中,数据与对数据执行的操作必须捆绑在一个对象里;与之竞争的函数式编程范式,则意味着操作与数据彼此分离。例如,在函数式编程语言 Haskell 中,函数只能返回值,不能改变程序的状态(而面向对象则可以改变)。

柏拉图式的类

对象可能有复杂的内部运作(既包括代码,也包括数据),但通常不会与其他对象分享所有这些消息。对象暴露出某些明确定义的接口,通信通过它们才成为可能。按照面向对象最初的应用方式,我们将使用一个模拟程序来讨论 OOP 的关键概念。设想一个模拟我们太阳系中引力效应的程序。如果按面向对象方式设计,这种程序几乎肯定会包含一种代表行星的对象类型——或者说柏拉图式的“类”。这一类会包含变量,用于描述行星的物理与化学属性,例如直径、大气、年龄、当前平均温度、相对于太阳系中太阳的位置等等。它还会包含用来操作类数据的方法。还需要实现一种改变平均温度的方法,例如用于处理太阳缓慢衰亡的情形。在太阳系模拟中,行星类会有多个实例——即多个对象;就我们的太阳系而言,人们会为地球、木星、土星等创建对象。

模拟程序将通过调用对象相应的方法,操作任何一颗行星的数据;例如,调用改变行星表面平均温度的方法。保存平均温度的实际变量本

身不会向对象外部暴露。这样，任何与对象的互动，都必须通过对象所提供的接口方法来中介。这一中间层构造了与对象的一切互动，并能够检查错误输入。中介性的数据设置方法提供它自身的逻辑，因而也提供它自身的限制，防止对象遭到这类“误用”；例如，它不会让人直接把行星温度改为低于绝对零度的数值，而如果提供直接访问，这样做就是可能的。

但所有行星都各不相同。为了在模拟中考虑这一点，我们需要相应地设置每一个实例的属性（数据）。为此，类提供了特殊的“构造函数”方法，使类的一个实例得以产生。构造函数接收最初构造对象所需的参数，然后据此创建一个实例。（要摧毁对象，也可以使用所谓的“析构函数”。）

如前所述，面向对象编程区分类（对象类型）与对象。⁸⁵ 这一平行关系之所以有趣，在于构成对象的，是固定结构与自由浮动的偶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就是 OOO 所视为对象本质的东西。为了不把 OOO 与 OOP 之间的类比推得太远，我们应当指出，在 OOO 中，这种相互作用发生于对象内部，而在 OOP 中，它跨越对象之间的边界。不过，与 OOO 中的情况类似，对象可以在并未主动实现任何现实的情况下产生。然而，OOP 中的对象结构（我们会把它称为与 OOO 的实在对象极相对应的东西）规定了对象能够做什么。这应被理解为一种潜能，而不是对对象能力的穷尽描述。在 OOP 中，一个对象的实例（我们已将其看作对象的实在性质极）不能还原为对象本身（实在对象极）——因此，对象始终多于其僵硬的结构。如果对象与外界有任何接口——OOP 中的大多数对象都是如此——仍然没有办法知道与该对象的一切可能互动会产生什么结果。

层级与继承

假设我们的太阳系模拟中的所有行星都已得到充分定义。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代表太阳的对象。太阳不是行星，而是恒星；但二者仍共享某些属性，可能也共享某些方法：那是所有天体都包含的东西。自 Simula 67 中的第一个实现版本起，使用面向对象编程范式，就等同于把对象按层级组织成树状结构。每个对象至少有一个父对象（超类），也可以有子对象（子类）。对象继承其超类（在某些情况下，是多个超类）的所有属性与方法，再把它们连同自身的属性和方法传递给子类；子类随后可以添加额外的属性与方法。因此，代表行星和太阳的两个类，都应从一个代表任何天体的超类派生出来。这个天体类将处理它的所有子类共有的属性与方法。只有行星或恒星这类更具体天体所必需的方法和数据，才会在各自的子类中定义。在 OOP 中，起作用的是一种反向的辅助性原则：凡是能在最高、最抽象层次处理的事情，都在那里处理；只有更具体的任务，才在对象层级更低处处理。

OOP 谈论“父类”“子类”和“继承”，这些术语显示了 OOP 所根植的层级传统。层级中的任何对象都从其父对象“继承”所有特征。这样的层级以一个抽象对象为根（在微软的 MFC 模型中是 CObject）；它只由抽象方法构成，完全不说明这一对象的任何具体特征。软件开发者很少直接使用这样的对象，而只是通过它的某个更具体的子类来使用。但并非所有对象都属于这样一个层级，例如 MFC 模型中的 CTime 对象。⁸⁶ CTime 用于表示一个绝对时间值。对此类数值的操作非常基本，许多方法都需要用到；但要在一个包罗万象的层级系统中，为时间对象找到一个逻辑上恰当的位置，却很困难。某个特定时间的表征应该从什么派生出来？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这一概念过于基本，无法被嵌入一个层级。因此，虽然 CTime 对象可以整合进定制层级，但它们自身并不是从任何超类派生的：在 MFC 模型中，时间的表征是独立的对象。

接口与实现

既然我们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已经表征了一个小型天体层级，我们仍然面对实现实际模拟算法的任务。讨论这一算法本身，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面向对象设计中，这样一个算法应该放在哪里。这触及任何面向对象系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本书将反复回到问题：过程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发生？它们发生于对象内部、对象之间，还是两个地方都会发生？西蒙东强调把对象看作通过生成而存在，⁸⁷ 而 OOP 与 OOO 的概念，则都依据对象的相对稳定性来定义对象。

在面向对象本体论中，实在对象需要感性对象作为彼此之间的桥梁，从而形成一条对象链。感性对象彼此之间、实在对象彼此之间，都不能直接接触。感性对象充当实在对象之间的接口，或者实在对象充当感性对象之间的接口。在面向对象编程中，对象也不能直接接触：它们被分为接口部分和实现部分。接口部分充当一个提供给其他对象的方法与变量的目录——这个目录是不完整的。它从不把对象内部的一切暴露给外部。它甚至可以宣告某些方法，而这些方法在宣告时还没有得到完整定义。只有这些方法被调用时，软件才会实时决定，当前情形适合使用方法的哪一个版本。因此，一方面，OOP 的接口是一个感性对象，因为它充当与其他对象交互的接口，同时并不暴露其实在对象——也就是实现部分——实现现实的全部能力。方法可以根据外部无法通达的标准执行不同的代码，从而允许程序在运行时改变，而不损害对象的可识别性。另一方面，实现部分则以对象在程序中实现作用的能力之总体，代表实在对象。

对于太阳系模拟，面向对象编程中显而易见的实现方案，是设置一个超类，用来表示在天体层次模拟太阳系所需的全部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太阳系类的实例，随后必须为太阳系中的每个天体纳入成员类。但究竟哪一个对象负责描述太阳系对象的所有数据与方法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在太阳系类中创建方法，包含模拟所需的算法，例如随着时间推

移，根据其他天体的位置与运动来修改一颗行星的空间位置。但处理这种模拟时，预期采用的方式是一种称为“消息传递”的技术。

对象可以发送和接收消息。消息传递的概念，允许把消息发送给了一个对象，再由该对象决定如何处理消息。这样，对象就能够根据发送给它的数据类型，动态地处理请求。这说明了对象与对象互动的双方是如何参与的。这种互动并非简单的发送者—接收者关系，而是一种丰富的交换：参与其中的两个对象既不会完全接触彼此，又会选择究竟接受哪些输入。一个代表行星的对象，可以向其他行星对象发送消息，告知它们自己的空间位置。这些其他行星随后会相应改变自己的空间位置。借此，人们可以创建一个非常简单的引力模拟；但参与其中的对象，都无法访问其他对象那些在计算引力效应时不需要的属性。

因此，消息传递不仅是一个不可穷尽性的概念，也是一个间接性的概念。对象不会彼此穷尽，甚至不会直接接触，但它们的确通过消息交流，而消息可以看作感性对象概念的一种实现。

程序的不可穷尽性

最后再让我们回到太阳系模拟的例子。我们发现，面向对象编程语言提供的对象本体论是宽松的，因为可以有处于层级之外的对象。

太阳系对象，即承载我们模拟的对象，需要在某个时刻被实例化，因为它不能创建自己。太阳系类之外必须还有代码。当然，也许存在另一个代表星系的对象，它又纳入了太阳系类（成为太阳系的超类）。但银河系对于模拟我们太阳系中的引力效应并无用处，这样做只是把问题移到了另一个层次。面向对象编程范式，是对程序最终运行其上的硬件的一种抽象，因为中央处理器（CPU）并不“认识”对象。在 CPU 能够运行程序之前，编译器或解释器程序必须先完成把程序翻译成机器代码的任务——而在这一翻译之后，对 CPU 来说，对象概念就丢失了。这些翻译程序把面向对象还原为芯片能够处理的一系列十分基本的内存操作。只有建造出面向对象的硬件，使编译器或解释器变得无用，这一点才会改变——但像1981年推出的 Intel iAPX 432 这样的面向对象芯片设

计，最终失败了。它们速度慢、价格贵，而更适应硬件局限的新技术被证明效率更高——所以，在芯片中采用面向对象这一想法，只找到了非常有限的应用。⁸⁸

过去60年间，编程语言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它们从用于直接访问处理器内存的一组原始命令，发展为复杂的语义，完全抽象于程序所运行的硬件。所有高级编程语言都需要一个中介，把用这种语言编写的语句与程序预计运行的硬件连接起来——这些中介要么是编译器（以耗时的方式把高级编程语言翻译成处理器能够处理的机器代码的程序），要么是解释器（基本上实时执行相同任务）。无论哪一种情况，在高级语言与机器之间，都有一个媒介。⁸⁹

虽然我们曾将面向对象本体论中的对象描述为被分成实在与感性两个部分（并将其粗略比作编程中的实现与接口概念），但我们需要理解：高级编程语言中的语句，与所编写的程序将要运行其上的硬件之间，整个关系是模型与现实的关系。芯片的硬件构成了程序的最终现实，因为硬件规定了叠加在它之上的模型必须面对并在其中工作的现实。而硬件的现实，又是它的语境：机器更广阔的环境、它的应用，以及使用它的人。

程序实现其现实的能力，受限于它运行其上的硬件与可用时间。只要时间充分，一个能够自我修改的程序就可以实现无限量的现实。因此，实在对象不能被它与感性对象所进入的关系穷尽。在芯片上运行的程序永远无法穷尽芯片。不可能列出所有能够在该芯片上执行的程序。人们甚至不可能事先知道，这些程序是否真的全都会终止。艾伦·图灵描述了这一现象，它后来被称为“停机问题”：任意一个计算机程序最终会结束运行，还是会永远运行下去，是不可判定的。⁹⁰ 停机问题把不可穷尽性（我们无法知道一个对象的总体）扩展到了不可穷尽性的证明（人们能否知道一个对象的总体，这一点本身就是不可理解的）。

面向对象本体论旨在平等对待所有对象，这排除了任何中央施事者。在面向对象编程中，似乎也没有中央施事者，对象的行动独立于任何中央实例。现实中，今天的面向对象，是一种叠加在硬件之上的范

式；而硬件没有中央施事者就无法工作。因此，虽然用于为程序建模的语言是面向对象的，但必须理解，这些对象是在一种语言中的构造物，而这种语言又试图模仿现实中的事物与关系。

只要停留在对象的抽象层次上，对象就代表自身行动。在芯片层次，这些对象并不存在——CPU 只对存储了某些信息的内存进行操作。CPU 与操作系统会在对象不“知道”的情况下作出决策，例如进行调度：因为今天的程序大多在拥有不止一个中央处理器的计算机上运行，所以有必要把任务（或对象方法）分配给不同的 CPU。

我们被彼此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对象包围，这一直觉处于 OOP 与 OOO 两种模型的根本处。但面向对象本体论拒绝认为，对象可以还原为其他对象：即便每个对象都能分解成其各个部分（这些部分代表新的对象），这些对象也不会穷尽它们所形成的更大对象。在 OOO 中，对象“之下”没有任何东西。然而，OOP 是一个有意叠加在更原始、也不合直觉的内存计算概念之上的模型。

这表明，面向对象编程是一个只在特定抽象层次上起作用的模型。面向对象编程与面向对象本体论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前者是在一个领域中实用地运用的模型，后者则以完整的形而上学为目标。

递归与部分接触

OOO 不允许对象之间有层级——它的本体论是扁平的。这看似与面向对象编程中的对象层级矛盾。但 OOO 的扁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面向对象本体论认为，康德在人与物自身之间划出的裂隙，并非这一特定关系所独有。⁹¹ 它认为，所有对象之间都有一道裂隙；没有任何对象能够直接而穷尽地“接触”其他任何对象。因此，不可能存在一种垂直关系，使有生命、有意识的存在者对其他一切形成支配关系。这是否意味着，不能有任何其他类型的对象层级，作为排序手段，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识别对象及其系统性关联方式的手段？虽然对象层级是面向对象编程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就对象如何彼此互动或穷尽而言，这种秩序并不使某些对象优先于其他对象。甚至还有处于层级之外的对象（例如上述 CTime 对象）。看来，非层级性继承的观念适合面向对象本体论：OOO 把对象定义为独立于其部分与更广阔的语境，但这一定义造成了可识别性的问题。一个如此极端独立的东西，甚至可能根本无法被识别为一个东西。它与周围宇宙之间，必须有某种关系、某种交织。完全的非关系不可思议，然而哈曼认为，“部分自主性仍有待解释”：⁹² “问题在于，对象无法被‘部分地’接触，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对象没有部分。”⁹³ 如果对象没有可容许“部分接触”的部分，而对象又独立于自身的内外，OOO 如何能够解释对象的本质特征与对象本身之间的关系？

也许面向对象编程的继承概念在这里能够派上用场：它的层级并不在本体论上抬高某些对象——它甚至允许有层级之外的对象；层级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对象的自相似性组织成结构。这种结构化，源自面向对象编程语言的实用性质：它们旨在使复杂现实可用语言表达，从而让（人类）软件开发能够掌握。自相似对象的层级，在许多情况下都被证明有用。但正如前述太阳系模拟的例子，要发现这些层级，仍有赖于程序员观察他们⁹⁴ 想要映射进计算机内存的现实。如果把这一技术强行用于不具自相似特征的结构，它就不会很有用。不过，从太阳系到蕨叶，从闪电到贝壳，从山脉到海岸线，都可以在对象（或复合对象）中

观察到随机的（而非精确的）自相似性。而且，自相似性不一定抬高人类视角，因为它是在自然中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直到1975年，伯努瓦·曼德勃罗才描述了“在所有尺度上都同样‘粗糙’”的对象。⁹⁵与经典几何学的光滑形状相反，分形具有粗糙边缘。在这些粗糙边缘中，分形的形状反复出现。理论上，这种形状的重复没有限度，而在自然界中，一般观察到三到五次重复。无论看得多近，分形都不会变得更简单。

分形可以用递归函数创建，也就是用调用自身的函数创建。二十世纪初，美国数学家斯蒂芬·科尔·克林发明了这一技术；如今它在信息学中十分常见。我们希望把递归理论作为讨论 OOO 中部分接触问题的起点：一个对象始终有更广阔的语境可以消融其中，也始终有更微小的部分可供继续分解，它如何仍保持为一个可识别的对象，而不使对象重新融化成一团类似无定者的东西？哈曼提出，对象的感性性质可以部分地用于识别对象——但当对象通过与其他对象的关系形成新对象时，这种识别就成了问题；而且，由于没有直接通达实在对象极的途径，我们如何能知道，我们谈论的不是仅仅有着显现完全相同的感性极的不同对象？

什么构成了对象的独立性，什么又构成了它的稳定性？递归理论提出，对象相对的独立性与稳定性，源于它与更广阔语境及自身部分的交织。对象是递归的，因为它们由自身在无尽递归链中的相对位置所定义。递归函数的一个实例保持独立，“如同莱布尼茨的单子那样统一”，⁹⁶却又编织于其递归之中——是作为整体，而非作为部分。所有对象相对于宇宙中其他对象，都占据一个相对位置，并且编织于更大的对象之中。它们的交织赋予它们部分稳定性，使其可以被识别为特定对象。如果它们没有以这种方式交织在一起，它们要么处于非关系中，从而绝对不可识别；要么可以被完全穷尽，这一方面使其容易识别，另一方面却会导向一个完全决定论的、甚至停止不动的世界。递归虽然解决了这一问题，却要求对象具有某种自相似性，而这恐怕并不是对象包含其他对象的必要条件。

实在对象是其实现现实的能力之总体，这必然包括对象的递归：对象始终只是无尽序列中的一个实体，尽管它是一个可识别的实体。但实在对象并非编织在一条线上，而是编织在一张网或某种其他结构中；第4章将尝试更详细地界定这一结构。

第3章 通向此性的接口

保留对象的历史延续性

面向对象本体论认为，任意两个彼此接触的对象（用 OOO 的术语说，就是彼此“遭遇”）都会生成一个新对象。“任何关系都会立即生成一个新对象。”⁹⁷ 这个新对象是实在的，并且能够“[承受][其]组成部分的某些变化”，⁹⁸ 即形成这个新对象的那些对象发生的变化。这一对象生成的定义引出了若干问题。

这种形成发生于时间之中吗？也就是说，对象的这种形成有先有后吗？如果没有，那么所有可能的对象关系就总是已经在感性层面实现了，这将与实在对象之剩余的存在相矛盾，也就是与尚未实现的存在能力相矛盾。OOO 拒绝认为一切事物在任何时刻都已经完全实现，因为这一观念无法说明涌现（并且会导向决定论）。于是还剩下一可能：对象的形成发生在时间之中。因此，对象的形成必然是一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个分离的对象存在；它们彼此融合；随后，一个联合或合并的对象存在。哈曼把融合与分裂描述为在一个对象内部、两个对象极之间发生的过程，⁹⁹ 但我们感兴趣的是两个对象的融合；这两个对象此前必定彼此分离，否则它们最初就不可能被视为对象。

如果两个对象在某个时刻开始融合，相较此前的情形，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发现的是离散的变化，还是渐进的变化——甚至两者兼有？如果变化是离散的，那么就需要某种阈值，来“决定”融合是否应当被视为已经发生（以及这种融合与单纯的增添或增强究竟有何不同，如果确有不同的话）。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究竟由什么实体来判定，两个对象的融合确实“成功”了？

面向对象本体论中对象的关键特征，是它们以某种方式独立于更广阔的语境，也独立于自身的内部运作：¹⁰⁰ 两者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而对象仍然“保持同一”。如果超出了这个程度，对象就不再保持同一，而是分叉成更多对象，或根本不再作为对象存在。这个说法的问

题就在“一定程度”和“保持同一”这两个表述中，因为它们暗含某种视角：这个程度由谁界定？对象是保持一致还是分崩离析，由谁判断？这些问题似乎把我们从实在论引向相关主义，但一定如此吗？

要把对象提升为“哲学的主要登场人物”，¹⁰¹可以说，首先必须能够把它们识别为对象。我们承认，这相当于要求用认识论的答案回应一个本体论问题，但我们仍想追问：我们怎样才能确信，对象不只是心灵的建构；怎样才能确信，我们所做的并非以识别对象为名，实际上却按照人类认识能力的可能性与限度来建构它们？这些建构具有任何实在性吗？

第2章介绍了开闭原则，这是一种软件开发策略，目的在于确保即使对象发生变化，仍可持续访问它，而不会破坏语境，也就是依赖该对象的程序。面向对象本体论中对象的相对稳定性也以类似的方式运作：对象内部可以改变（用计算机科学的说法，它的私有方法——那些没有暴露给对象外部的的方法——可以发生巨大变化），而周围环境可能完全“察觉”不到这些变化。同样，一个对象的周围环境也可以改变，而对对象丝毫不变。那么，从语境——也就是使用它的程序——的角度看，面向对象编程中的对象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发生了改变？当对象的接口变得与其上一版本的接口不相容时，它就改变了。计算机科学中的对象，通常是通过它与外界之间全部接口的总体来识别的。其内部运作可能不为人知、没有文档记录，甚至被有意保密，但一旦接口改变，我们便不能再说它是同一个对象。使用对象的程序正是通过接口访问它。因此，在 OOP 中，容许的变化必须发生于对象内部。如果变化破坏了既有接口，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对象视为一个与此前版本不相容的新对象。

变化的另一种可能，是以新增的接口扩展对象。这样既可以扩展对象的能力，又不破坏既定的使用方式（即它的“历史延续性”）。这是一种常见做法，其目的在于，在保持与早先开发的程序相容的同时，允许进步发生。

面向对象本体论中的“接口”是感性对象极，因为对象就是以这种方式向某一个特定的其他对象显现的，而这一显现是与第二个实在对象

共同创造的。比较接口，是判定对象是否仍为同一对象的唯一方法。但这种方法并不可靠，因为——用 OOP 的术语来说——它没有顾及对象的实在性，而只顾及对象的感性。这种不可靠性是 OOO 的一个关键特征，因为它反映了对象能够在内部变化、而对其语境而言仍保持同一的能力。这些隐蔽的内部变化无法从外部探知，与对象相对稳定性的概念相一致。

这些思考指向了扩展与修改之间的问题。如果对象只是得到扩展——也就是通过增加某些感性性质而增强——但人们仍可以同样的方式遭遇该对象，那么我们就不应把这种变化视为“破坏对象的历史延续性”。因此，我们仍可以说它是同一对象。例如，如果欧盟决定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这会扩展欧盟的接口，却仍允许既有接口继续运作。但当英国离开欧盟时，一个既有接口就会断裂：具体来说，就是所有与英国经商的非欧盟国家所使用的接口，因为英国届时将不再是欧盟成员国。欧盟还会被称为欧盟吗？当然会。英国还会被称为英国吗？肯定会。因此，严格按照信息学的意义，英国的退出会破坏遗留代码（也就是协定、预期、政治安排）；但在面向对象本体论的意义上，英国和欧盟这两个对象都会继续存在。为什么？区别何在？

欧盟即使失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仍然是欧盟。即使欧盟更名为“欧洲大陆联盟”，或某个其他古怪的名称，这个组织是欧盟的继承者这一点也显而易见。因此，有一种与过去的联系，一种历史延续感，构成了对象的稳定性。对象的稳定性既不在于其名称，也不在于其组成部分之和，因为两者都可以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想暂时主张——直到第5章再作讨论——对象的稳定性可以在它沿时间的可追溯性中找到。要能够把某物识别为对象，就必须知道它的历史延续脉络。¹⁰²

但是，那些能够沿时间追溯、却仍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对象又如何呢？今天重新统一的德国与1933年至1945年的法西斯德国，又该如何看待？大多数人会说，今天的德国完全不同，不能与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德国相提并论。但恰恰是这类说法，证明了“德国”这个对象沿时间的可追溯性：说今天的国家与其早先形态截然不同，就显示了两者的关系，以及划定历史界线的必要。人们不会说，不能把今天的德国与1933

年至1945年的南极洲相比较；这只能是一句任意的话。因此，只要对象能够沿时间追溯，即使其感性对象或感性性质极改变了，它们也仍然保持同一。相应地，今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被视为与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具有同一国际法律人格。正如若瑟兰·伯努瓦（Jocelyn Benoist）指出的，构成对象的并不是地理事实或其他事实，而是我们谈论它时所意指的东西，以及我们如何定义它。¹⁰³ “我们”对它的意指，是共同识别对象的方式所产生的结果。但 OOO 如今把裂隙扩展到人与世界的关系之外，使所有种类的实体之间都可以发生遭遇，进而彼此识别。对象的识别存在于我们与它的感性关系之中，因此，它特定于这一关系中的另一个对象（在这里，就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同一对象对不同主体会呈现不同面貌，但只要对一定数量的主体而言，按照他们作为主体的意指与定义，这个对象具有任何沿时间的可追溯性，它就会被视为同一个对象。然而，这些关系并不限于主客体关系，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组凭借共同实在而与其他对象联结的对象之间——只要“意义”仍被定义为内涵（被指称之物中被视为识别它所必需的属性）与外延（即该词实际指向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对象关系就几乎不可能产生“意义”。

时间距离——伽达默尔

当我们把某个东西识别为某种对象时，无论它是范畴性的还是具体的、虚构的还是物理的，一个解释学过程都会发生，也就是理解的生成。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分析聚焦于时间对理解的作用。他拒斥历史客观主义，但他的解释学远非建构主义（他并不回避对文本的“正确理解”¹⁰⁴ 这样的措辞）。伽达默尔承认，我们进入解释学过程时已经置身于传统之中，但他的分析并不导向后现代主义在认识上的任意性。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关注文本及其他文化制品，但他的分析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实在论的识别理论，因为它使人注意到这一过程中的陷阱，例如，人们倾向于只把具有某些特征的事物识别为对象，而这些特征是人们已经知道、因而预期对象应当具有的。他认为，阐释过程本身已经受一种意义预期支配，这种预期来自此前发生之事的语境。¹⁰⁵ 伽达默尔十分清楚这一过程的主观性。因此，我们虽然使用“识别”一词，他自己关心的却是更为复杂的解释过程：

占据解释者意识的成见与先行意见，并不能由他自由支配。他无法预先把促成理解的生产性成见，与妨碍理解、导致误解的成见区分开来。相反，这种区分必须发生在理解过程本身之中，因此，解释学必须追问它是如何发生的。而这就意味着，解释学必须把此前始终处于边缘的东西置于前景：时间距离及其对于理解的意义。¹⁰⁶

时间距离是“正确理解”的关键；我们认为，它同样也是对象可识别性的关键：当我们识别一个对象时，我们假定并预期一种“意义的统一体”，¹⁰⁷ 即一个可以与其周围环境区分开的实体。伽达默尔把这种指导一切理解的预期称为“完整性的先行把握”（“Vorgriff der Vollkommenheit”），它始终由特定内容决定。读者不仅假定有一种内在的意义统一体，其理解也同样受持续的、超越性的意义预期引导；这些预期来自读者同所言之物之真理的关系。¹⁰⁸ 如果将这一点不仅应用于文化制品，也应用于太阳、月亮之类的自然对象，就会清楚地看到：通过假定一种内在的意义统一体，我们为某物——对我们而言——成为对象奠定了基础。但意义既受到威胁，本身又具有危险性：它把无穷无尽的实在切分成可把握的小块。如果把意义视为内涵（使某物成为

某个特定对象所必需的性质）与外延（具有这些属性的全部对象的总和）之间的关系，我们便可以观察到以下情形：伽达默尔描述了，我们唯有在回顾之中，才知道此前不知道什么，也才知道此前并不知道它这一事实。因此，意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追溯性编织而成的关系织体。我们以某种方式命名一组性质，从而使某物可以被识别为对象：我们在语言中创造感性对象；而既然不可能存在没有相应实在对象的感性对象，我们通过确立语词，也确实创造了自身的一部分。这些语词又反过来塑造我们对完整性的先行把握。塑造我们提出更多概念之能力的，正是语词或概念。把众多对象压缩为一个宽泛的概念（例如“女人”“男人”“人民”或“建制派”），不仅是在上掘，而且是有意辜负我们已经积累起来的对象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这会形成对完整性的某些先行把握，它们不仅不够充实、过于宽泛而简单化，而且事实已经表明，它们最终会造成恐怖与巨大的苦难。

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哈曼的 OOO 中，时间在将对象识别为对象的问题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在时间中观察太阳或月亮，我们可以追踪它们的运动及其贯穿时间的存在，由此把握它们的相对稳定性。我们还可以预测它们未来的运动，因为我们预期它们会以可预测的方式行动。

有趣的是，相较于普通工作周之类的日常对象，我们对虚构对象的期待要高得多。一个工作周符合对象的标准，但要在其中找到内在的意义统一体，也许并不容易。可是，一部小说或电影，作为经过精心构造的戏剧性艺术作品，却会格外提高我们对这种意义统一体的期待。一个对象构造得越充分（越少随机性或任意性），就越容易满足对完整性的先行把握。在一个充斥着任意、难以理解、甚至毫无道理的事件的世界包围之中，文化制品就必然要提供意义的统一体。¹⁰⁹ 依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之见，创造这些意义统一体，正是艺术家的工作：努力表达——使之可见——一种有关世界显现的稳定知识。¹¹⁰

意义统一体，作为内涵与外延之间的关系，是对象识别的必要前提；不存在毫无意义的对象。一个对象或许不服务于某种特定目的，但只要它足够独立于周围环境而可被识别，它就具有——或者更准确地

说，它就是——一个内在的意义统一体。对象可以是虚构的，却不能任意存在，也不能以任意方式改变而不丧失其“此性”：所以，对象的相对稳定性也可以称为相对可识别性。

因此，如果意义先于识别，那么先于识别的就是一种稳定性。不过，稳定性若经过时间中的观察，就无法被识别为稳定性。稳定性使对象能够沿时间追溯，从而使时间成为发现意义的必要前提；而我们正是为了把对象识别为对象，才在其中寻找意义。但我们将继续看到，时间（与空间）并非遭遇的媒介，而恰恰是内涵与外延之间张力的结果，是伽达默尔所谓意义的结果：

[时间与空间]是在差异中保持同一的张力，是实在对象与其偶性之间（空间），或意向对象¹¹¹与其偶性之间（时间）的争执。而且，由于在这一模型下，空间与时间都把偶性作为自身的一极，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确实都是知觉形式，康德这样说是对的——不过，这要求一种从人类扩展到花朵与无生命事物的康德主义。¹¹²

对伽达默尔来说，时间距离对于社会过程是必要的，这些过程生成他所谓的“共同意义”。“解释学的任务是澄理解的这一奇迹，它并不是灵魂之间神秘的交融，而是对共同意义的分享。”¹¹³但像 OOO 这样实在论的、非人类中心的哲学，怎么能依靠社会过程，把它作为对象识别的必要条件呢？我们是否开始把面向对象思想包裹进一种相关主义哲学之中？我们是否冒着上掘的风险？否认对象独立存在，看起来像是一个上掘的过程。但这并不是此处操作的目标。没有必要把对象还原为它们的关系；不过，要把对象识别为对象，就有必要与对象发生关系。面向对象本体论赋予对象的相对稳定性，首先需要通过本体论解释学的过程被“发现”；这种解释学并不止于文本，而是覆盖世界的一切现象。在这样一个解释学过程中，对象的形状会逐渐清晰——或者，这些过程会摧毁那些不能或不再能够维持自身的对象。

因此，必须区分人类通过解释学过程识别对象的能力，与从这种能力推导出本体论优越地位的诱惑。哲学史提出过现象学等工具与方法，试图从观察中去除人类的主观性，但这终究不可能，哪怕仅仅是因为人类对时间施加作用的能力有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人类认识能力之

外不存在实在——也不意味着人类心灵之外的任何实在都无法被通达。挑战在于，既要确保我们所识别为对象的东西确实具备这一资格（这相对容易），又要开发出识别对象的工具，而不把对象局限于遵循或符合我们的预期（这困难得多）。无论如何，我们始终冒着一种风险：只识别出那些仅仅是已知事物变体的对象。¹¹⁴

面向对象本体论的解释学使变化变得可以消化：实在对象的剩余所容纳的崭新之物，在不可避免地带着传统印记的解释学操作中，被拖入感性的领域：“对解释学处境的展开，意味着针对同传统相遇所引发的问题，取得恰当的探问视域。”¹¹⁵ 这里的“传统”，只是沿时间追溯一个对象的能力的另一种说法。

识别与变化——普特南和克里普克

伽达默尔的“正确理解”，并不是仅仅指说话者头脑中意义的生成。相反，意义是在时间中的社会过程里生成的。在运用亚里士多德逻辑发展起来的传统（普特南之前的）语言理论中，“意义”这个术语承受着内涵与外延（指称）两极之间的张力。在传统理论中，两个词项可以具有不同内涵而指向同一外延，但两个词项不能具有不同外延而仍有同一内涵。普特南指出，传统理论把（从内涵上）知道一个意义，仅仅理解为处于某种（“狭义的”）心理状态。该理论还认为，词项的意义决定其外延，同一内涵总是指向同一外延。

普特南用著名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反对同一内涵总是指向同一外延的理论：在一颗遥远而与地球十分相似的行星上，水并非由 H_2O ，而是由 XYZ 构成。普特南还假定，我们正处于1750年，因此，关于水分子组成的化学知识还要再过50年才会被发现——两个地球上都是如此。普特南进一步假定，存在一位地球居民 Oscar1，以及生活在孪生地球上的他的完美复制者 Oscar2。两人都在思考“水”，因此处于相同的狭义心理状态，但他们思考的并非同一个东西。Oscar1 与 Oscar2 的内涵相同，但各自的外延却不同（地球上的是 H_2O ，孪生地球上的是 XYZ），即使差别只存在于化学层面。在普特南的思想实验中，非化学

家观察 H_2O 和 XYZ 时，它们看上去完全相同。两者在分子层面存在差别，而1750年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两个 Oscar 在头脑中所想的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对于各自称为“水”的东西的分子结构都还毫无认识。无论如何，他认为，“内在论被驳倒了”。¹¹⁶ 正如他所说：

“按照外在论者的看法，心灵必然涉及世界；一个人的意指与思想，部分地由世界中存在的事物构成。普特南的著名口号是：‘无论怎样切分这块饼，意义就是不在头脑里。’”¹¹⁷ 普特南的结论具有科学主义色彩，因为在他的思想实验中，科学提供了唯一权威的世界观：对于水“真正”是什么，化学家拥有最终发言权。用面向对象本体论的术语来说，作为化学组成的水，无论是 H_2O 还是 XYZ，都并不比我们饮用或在其中游泳的日常对象更为实在。

那么，普特南的思想实验证明了什么？“水”的意义，并不完全由思考它（或思考与它有关之事）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决定：两个不同的人可以具有同一内涵，却指向不同外延。但这也意味着，要指称某物，就必须知道它是什么；克里普克反对这种观念。他反对普特南的主要论点是，要指称任何东西，根本没有必要知道关于它的真相。对克里普克来说，“头脑中的东西”是否指向一个已被充分认识且真实的外部实在，并不重要：指称毋宁由一条“交流链”决定，即一连串社会行动或过程，而思考者很可能对它们毫不知情。¹¹⁸ 对克里普克而言，名称是严格指示词：

当且仅当“X 本来可能不是 X”与“X 以外的某人／某物本来可能是 X”毫无歧义地为假时，一个单称词项“X”才是严格指示词。按照这一检验，典型的专名显然都是严格指示词，但多数限定描述却不是。自然种类词项（例如“金”“水”“老虎”，它们在语法上可以替换检验句中的“X”）也是严格指示词，但（多数）对自然种类的描述（例如“世界上最珍贵的金属”“地球上最危险的一类生物”）却不是。¹¹⁹

回到第1章但泽大街（Danziger Straße）的例子，我们现在可以跟随克里普克，稳妥地说，指称意味着接入一种庞大的、共享的历史积淀。东柏林的但泽大街虽然多次改名，却仍然是同一对象，因为它能够

沿时间追溯。对象的历史延续性——或用克里普克的话说，使它可以被识别的“交流链”——仍然完好。这种共享的历史积淀，可以归入对象那些“使其能够从外部被识别”的性质。¹²⁰ 克里普克有助于识别对象，却并不关心我们指称的东西是否真实存在或为真；伽达默尔则关注对象的意义。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识别对象并不仅仅是指称它们。指称需要事先存在的共享知识，但对于识别过程，这种预先存在的（共享）知识甚至可以被视作一种阻碍：毕竟，它正是对完整性的先行把握的来源。交流链把人系于传统，使人难以识别传统之外的对象。

熟悉与陌生，识别与魅惑

我们应当更精确地区分指称／指涉对象与识别对象。通常意义上的识别，总是意味着“再认识”某物：识别就是把知觉与预先构想的模式加以匹配。正如只有将犯罪现场发现的指纹与警方数据库中已经储存的指纹加以匹配，才能识别罪犯的指纹一样，识别总是意味着返回此前收集的信息，把某物与之比较、匹配。“指称”一词的拉丁语来源使这个过程十分清楚，因为“referre”意为带回。然而，单纯的带回无法识别新对象。我们很容易只找到已经知道的东西，或其细微变体。这是哲学史上的经典问题。美诺悖论指出了寻找尚不知晓之物所面临的问题。然而，哈曼提出，借助“魅惑”，我们可以超出已知之物——这是一种更多由艺术家、而非科学家追求的策略。魅惑“是对象与其性质的分离”。¹²¹ 它是“革命本身的原则，因为只有魅惑通过在对象之间生成一种新关系，才能从实在的一种状态量子跃迁到下一种状态”。¹²² 因此，面向对象本体论关注的不是识别新对象，而是对象的一种奇异重组：对象与其性质分离，以便进入新的关系。它寻找的不是崭新的对象，而是既有对象或其性质的重新组合。哈曼认为，“暗示与魅惑是正当的知识形式”。¹²³ 这种“革命性的”知识通过新关系的生成而出现——从已知变为尚未知晓之物。至少对人类心灵而言，这种变化是一种解释学工作：

解释学工作以熟悉与陌生的两极性为基础；但这种两极性不应从心理学上……被视为涵盖个体性之奥秘的范围，而应真正从解释学上

来理解——也就是说，针对已经说出的东西：文本向我们言说的语言，它向我们讲述的故事。这里同样存在一种张力。它存在于传承下来的文本对我们而言的陌生与熟悉之间，存在于文本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意指、与我们保持距离的对象，同它归属于某种传统之间的活动中。解释学真正的场所，就是这个“之间”。¹²⁴

这个“之间”，这种陌生与熟悉的相互作用，是魅惑现象的特征。把伽达默尔所谓“解释学真正的场所”扩展到心灵与文本的关系之外，它就对应于对象与其性质之间的魅惑：一个新的、可识别的对象在那里开始存在。但是，伽达默尔只关心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而我们必须假定，一切对象之间的关系中都存在解释学的场所，这是扁平的面向对象本体论所必需的。

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本体论问题：对象是“[实在论的面向对象]哲学的主要登场人物”，¹²⁵ 却需要社会过程来把它们识别为对象。实在论的立场应当是假定，对象无需被识别也存在。但究竟是什么在未被识别时存在着？如果我们需要感性对象极才能识别对象，那么，在我们的知觉范围之外尚未识别出任何对象时，又怎能谈论对象？我们怎能为这样一种信念的跳跃辩护：知觉之外的对象，其行为方式与知觉范围内的对象相同？我们知觉范围内的对象本就以奇异的方式行动：它们对我们而言本就不可穷尽，其行为也只有在定义得非常严格的条件下才可预测。我们无须区分知觉之门这一侧与另一侧的对象。此外，作为指称对象之手段的社会过程也令人怀疑，因为它们似乎挑战了实在论的立场：对象在人类认识之前就已存在，在其之后仍将继续存在，而且当前也存在于人类认识之外。既然面向对象思想允许任意对象“知觉”——即“遭遇”——任何其他对象，那么，对象要被“知觉”，便无须人类拥有本体论上的优越地位。在 OOO 中，贝克莱反实在论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似乎被重新想象成了任何种类对象所实施的“知觉”。哈曼把这个认识过程提升到抽象层面，使它可以发生于任意种类的对象之间；这似乎提供了一条出路：任意一种感性对象极都与其实在对象极相关联（反之亦然）。对象内部“经验”的这种“真诚”¹²⁶ 是一个离散概念：“对真诚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将它终止。”¹²⁷ 在 OOO 中，实在对

象极与感性对象极要么接触，要么不接触——它们的关系要么是“真诚的”，要么根本不存在。哈曼承认，实在对象与其他实在对象的接触，“既不是直接发生的，也不是经由任何短距离的中介发生的。它必定以某种中介更多或更为复杂的方式发生。”¹²⁸ 这种接触如何发生？既然实在对象没有居间的感性对象就不能接触，那么两个实在对象之间便存在距离，正如两个感性对象之间存在距离一样。¹²⁹ 然而，在面向对象本体论中，任何对象都包含一个感性对象极，哪怕是一块冰冷的岩石。那么，是否有某种情形，两个对象无法接触，甚至跨越最遥远的距离、或借助任何尚未识别的宇宙力量作为中介也不行？对象能否在宇宙某处、观念领域或任何地方，始终未被识别？如果存在某种未被识别的东西，它肯定不会是对象，因为对象必须被识别为对象（或者至少能够被识别），无论识别它的对象具有何种本性。不存在遭遇，就不能把一个对象视为对象。

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认为，把存在仅仅限定于可经验实体的观念是错误的。按照巴斯卡的说法，这种“本体论的单价性”意味着变化不可能发生。¹³⁰ 如果缺席位于某个尚未与另一个对象建立关系的对象的实在性之中，我们会陷入悖论，因为尚未进入任何关系的东西根本不能称为对象。然而，如果缺席是变化所必需的，却又无法在对象之外（在面向对象本体论内部）得到说明，那么，缺席就必须在对象的实在对象极内部实现；这些对象极尚未将其共同实在付诸作用，去诞生一个新对象。因此，不同对象中性质的重新组合，以“革命性”的方式使它们融合，生成新对象。关系的缺席必然对对象的同一性发挥关键作用。与通常的结构主义思想相反，一个对象不仅是它所不是的东西，而且也是它所不是的东西。〔译注：此处重复表述依原文保留。〕

第4章 生成与整合

未签署的协议——论非关系的必要性

第3章发现，对象的识别在 OOO 中构成一个特殊问题。下文中，我们希望探讨 OOO 在对象的生成、识别与整合这些高度交织的领域里尚待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循环；对于任何旨在赋予对象本体论优先地位的哲学而言，能够说明它们如何关联，似乎都大有帮助。

首先，对象必须能够被识别，因为正是可识别性，把对象同那些只有浮动性质、没有稳定或独立对象的世界区分开来；无定者理论或其他“前个体”哲学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世界，而 OOO 明确拒斥它们。其次，对象必须能够被生成，因为可生成性是变化、涌现的前提。如果对象不可生成，就必须主张不存在涌现；这意味着，要么根本没有对象，要么所有对象总是早已存在。这两种结果同样不适用于任何面向对象的哲学。第三，对象必须能够被整合，因为唯有能接触其他对象的对象，才可能被识别为对象。因此，可整合性意味着参与一个由共享接口建立的系统的能力。这里所说的系统，不是某种先于对象存在、对象随后才各就其位的结构，而是一种追溯性形成的结构，它隐含地受对象向外部暴露的接口所塑造。对象唯有暴露某些接口，才可能彼此接触。但正如面向对象编程中一样，暴露的接口只是冰山一角——对象远比它向其他对象暴露的东西深厚。因此，可整合性意味着接口可接性，而后者最终又是可识别性的前提；至此，这三种必要条件相互依赖的循环便闭合了。对象需要接口来把其他对象识别为对象——要做到这一点，对象就必须提供相容的接口。识别不意味着穷尽一个对象，而是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可靠连接到同一对象：这里的同一性，指的是其接口的某种稳定性，而非其内部生活。

接续此前使用的欧盟例子，我们要回到1952年，欧盟的种子播下的那一年，考察这个庞大的复合对象的生成。那一年，德国、法国、意大

利、卢森堡和荷兰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译注：本段依原文列举成员国；原文未列比利时。〕，这是一个面向成员国煤炭产业的自由贸易区与政治联盟。这个组织也被称为“煤钢联盟”

（*Montanunion*），是世界上第一个超国家组织，也是未来欧盟的核心。成员国显然催生了一个新的复合对象。不言而喻，这个新共同体并没有使德国、法国或其他成员国停止存在。因此，一个新对象开始存在，而其组成部分仍保留了大部分独立性。一个新对象涌现了，但其构成者依然具有一定独立性。如果把 ECSC 还原为组成它的民族国家来加以解释，就会错失这一联盟的要义。ECSC 的某些（但非全部）性质，存在于所有参与国共同缔结的协议中。ECSC 成为一组稳定的、非下挖性的关系，不可还原为其组成部分。但它并非只存在于自己的关系中，因为关系本身改变了关系项：具体来说，它协调了德国与法国这两个昔日敌国，以及其他创始成员国的经济利益，进而协调了它们的政治利益。其最终目标，是阻止欧洲国家彼此再次开战。联盟通过对成员国产生实际影响，形成了一种非上掘性的关系。ECSC 表明，复合对象大于其组成部分。若把复合对象还原为组成对象，就会遗漏一个关键部分，也就是它的关系。但如果仅仅把协议理解成一种关系，又过于简单，因为成员国缔结的协议本身还是一个额外的对象，与所有成员国发生关系。跨国条约不属于任何单独一个国家，因此它构成了一个新对象，而这个对象对于 ECSC 这一复合对象的存在是必要的。它是使整体得以成立的那个部分。

不过，协议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必须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系。它们也可以是假设性的关系，是某事发生的潜能，是向其他欧洲民族国家发出的邀请，而协议暂时尚未签署。但把这种未签署的协议称作一张没有后果的纸，是错误的。它的纯然存在，以及它与联盟非成员之间的非关系方式，本身就能形成一种新的、成问题的关系。人们可以想到，欧盟与土耳其几十年来的关系，基本上都围绕着土耳其并非欧盟成员这一事实展开。因此，任何协议都会与起草它的一方发生关系——即使文件从未签署。协议必须以所有有关各方都能理解的语言起草（也就是说，各方必须能够生成一个共享对象，把误解降到最低）。像

许多协议一样，它也许会包含含糊的措辞，以掩盖无法达成明确共识的分歧，但这种表面上的弱点有其目的——即使有意的误解，也以共同接口为条件。不论签署与否，协议都必须提供一个共同接口；否则，就不可能建立稳定关系。一个人无须签署它，也能在非关系中与之相关联。即使是负面的关系（例如拒绝或无视），也由于存在与之建立联系的可能，而是一种关系。要与它发生关系，就必须与它共享一个接口，即使并不主动使用这个接口。因此，我们赞同 OOO 的立场：对象不必做任何事。但对象必须是可关联的，哪怕这种关联最为遥远、扭曲最甚，或微不足道。因此，未签署的协议可作为一种隐喻，说明可关联性本身何以必要。

未签署的协议揭示了：对象虽然超出了关系，但关系是对象，非关系也是对象。我们所谓非关系，是指尚未形成新对象，却恰恰在未形成新对象时仍有助于对象稳定性的那些关系。这是因为，定义一个对象的是它所提供的接口，而不是它在某一时刻主动使用的接口（这不同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行动元，后者只由它们做什么、产生什么影响来定义）。我们并不认为关系与非关系具有同等分量。正如哈曼指出的，对象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¹³¹ 然而，考虑到巴斯卡对于本体论单价性的警告，我们主张，即使一种表面上的非关系，也由于可能成为一种（更深的）关系而属于一种关系。只要我们赋予对象本体论优先地位，这种可能性就必须始终存在。对象的接触、任何形式的对象生成，乃至任何因果作用，都以共同接口为条件。凡是能够进入任何一种关系的东西，无论以物理方式、心灵方式或其他方式，都必须具备某种共享的共同接口。任何不暴露这种共同接口的东西，都必然构成另一个实在层面，一个对我们完全隐蔽的平行宇宙。这并非海德格尔意义上事物内部的遮蔽。如果对象不向同一实在层面上的至少一个其他对象暴露共同接口，它就完全不可接近，因而在那个层面上不存在。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只要对象被视为本体论基础，可关联性就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所有对象的整合都是必要的。共享接口使一切对象“属于同一个实在层面”。¹³² 共同接口是整合的织体。尽管对象“织体”的观念并不新鲜，我们所提出的整合概念却涵盖一切存在，即 OOO 意义上的一切

对象，而不只像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网格”那样涵盖有感知的存在者。¹³³而且，这个词也不应使我们以为“一切是一”：仿佛存在由不确定的、渐进的流构成，而意识从中任意切割出各个项目，并给它们贴上对象的标签。哈曼会把这种观念作为上掘而拒斥，因为它意味着向上把对象还原为对象的关系。并非所有对象在所有时刻都与所有其他对象相关联；但我们认为，所有对象最终都必须能够相关联。¹³⁴对象之间的实际关系可以强，也可以弱，但一个根本不可能与之关联的实体，就根本不是实体。

显然，可关联性在感性对象极中得到实现，而感性对象极产生于实在对象的遭遇之中。但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任何对象能够进入的一切关系都属于感性的领域，那么，我们如何谈论超出这种关系的某个具体对象？

预期管理——可识别性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吗？

面向对象本体论的核心不可见。由于面向对象本体论是扁平的，它把塑料瓶这样最平凡的事物，也当作凭自身成立的对象。但 OOO 不同于把对象定义为它（可观察地）做什么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也不同于那些声称凡可还原为其他（更小或更大）东西的事物便不具有本体论重要性的还原论；OOO 的定义要求对象具有一种不可接近、不可见的本质。OOO 对本质的定义十分复杂：直觉上认为对象的本质等同于其实在对象极，是不正确的。对象的本质存在于其实在对象极与实在性质极之间的张力中。OOO 把一切因果作用安置在这一张力中；所谓因果作用，就是“生成一种新关系，而这样做就是创造一个新对象。……‘原因’的首要含义是创造一个新对象。”¹³⁵因此，OOO 中对象的本质，存在于其稳定的实在核心与实在偶性之间的关系中，但这两个组成部分都不可直接通达。如果对象的“此性”存在于两个不可接近之极的关系中，我们又如何识别对象？我们需要再作一次跳跃。

对象的实在性质极不仅同其实在对象极相联系，也同其感性对象极相联系；OOO 把这一张力视为对象的艾多斯，这是按胡塞尔的意义使

用的术语，指从对象中显现出来的必要现象。这些现象必须同非必要的偶性区分开来，后者可以改变，而不会使其下的对象发生本质改变。必要性是识别之可能性的前提，在这里，艾多斯充当对象的识别标志。但在胡塞尔式的识别中，现象与本质为一；在 OOO 中，这个识别标志却只是间接地与实在对象相关联。对象不能还原为其艾多斯，对象的艾多斯也不能用来可靠地关联其本质。

因此，对象的本质虽然是两个不可接近实体之间的张力，其识别标志却是对象不可接近的性质与感性对象极之间的张力。不过，感性对象极（SO）并不只是实在性质极（RQ）与感性性质极（SQ）之间的接口，尽管哈曼的四重结构图看起来如此。¹³⁶ 感性对象形成于两个实在对象的接触，因此，绝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感性对象，而没有两个实在对象通过它彼此遭遇。一个感性对象总是同时受到两个实在对象的影响，也是两个实在对象的产物。OOO 虽然认为，对象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被扭曲的，因为它们不允许直接通达实在对象，但由于实在对象始终不可接近，OOO 无法充分解释扭曲程度的质性差异。换句话说：从认识论上讲，如果扭曲差异极大，我们如何知道自己仍在与同一个对象相关联？

由于 SO-RQ 关系的一端不可接近、又转瞬即逝，对象的可识别性最终取决于其实在性质是否保持着同实在对象极的关系。本质的稳定性必须维持，否则，这张错综复杂的对象关系网就会被撕裂；由于 OOO 赋予对象高于过程的优先地位，这种失稳应当被视为一种例外，正如哈曼在《非物质主义》（*Immaterialism*）中所指出的。¹³⁷ 但即便这个局部织体确实稳定，实在性质与感性对象极之间的关系仍有很大的扭曲余地，而 OOO 认为这种扭曲不可避免。¹³⁸

从一个实在对象到任何通达它的方式，最短的路径也要经过两重张力。我们需要作两次跳跃，因为我们永远只能接触对象的感性实例。¹³⁹ 实在对象极又“包含”一种超出其感性显现的剩余，这就是它在实在中能够付诸作用的全部能力。这种剩余一方面不可穷尽，因为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可穷尽，而不可接近的实在对象正是这种不可穷尽性的

来源。另一方面，对象必须彼此不同；它们必须能够被识别（此前已将其定义为：通过提供稳定接口而能够沿时间追溯）。

哈曼认为，对象可识别性的问题仅仅是方法论问题，因为“识别对象的困难，正是[OOO 的]全部要点”。¹⁴⁰ OOO 把现象学方法作为一种工具，使我们更接近感性对象。在运用这种方法时，人通过一连串心灵运动，从对象上剥除偶性，由此预先假定了在这些转瞬即逝的性质之下，存在一个特定的感性对象。但唯有已经知道要把对象还原为什么，才可能把它还原为其艾多斯。OOO 允许我们刮去覆盖雕像的苔藓，但这只有在我们“知道”其下可以期待什么雕像时才行得通。我们“知道”应该在哪里停下；这里的“我们”，就是由雕像的实在性与知觉者知觉装置的实在性所生成的感性对象。既然我们把识别定义为将某物与早先收集的数据相比较，识别就总是受预期塑造。预期改变着感性对象的生成，变化的范围可以从识别出完全不同的感性对象，一直到根本识别不出任何对象。但这正是感性对象极的命运，它总是纠缠在一种共同创造的势态中：人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雕凿岩石，却始终找不到雕像，因为任何一个雕凿状态都同其他状态一样成立。在这一过程的所有阶段，既有雕像，也没有雕像。OOO 承认对象之间发生的扭曲，而将对象识别为对象时遇到的困难，绝非又一个扭曲的来源。

一切生产、组织和存储可检索数据的方法，都会扭曲所存储的数据，而这种扭曲又会影响识别对象的能力。OOO 承认这种扭曲，但又多少暗示，人可以用现象学的方式区分对象及其被扭曲的性质。此外，如果某种扭曲使一个对象对某些其他对象而言是对象，而对所有其他对象却不都是对象，这似乎会给 OOO 带来问题。对象会被扭曲，但它们绝不可能被扭曲到同时成为对象与非对象的地步。然而，对我而言是对象的东西，对某个其他遭遇它的实体而言可能并不是，反之亦然。扭曲总是对某个对象的扭曲。因此，识别扭曲总已经包含了对其下对象的识别。

这里的问题在于“对象”一词的使用。如果某个特定的“实在 a-实在 b”关系产生一个对象，那是一个感性对象（a-b）；如果“实在 a-实在 c”的关系失败，没有产生关系（a-c），OOO 会认为，这种失败

不影响 a 与 c 这两个实在对象的实在性。我们由此得出：通过一个感性对象成功地把一个实在对象与另一个实在对象关联起来，就保证了这种实在对象的存在。然而，“失败”的“实在 a-实在 c”关系也必须被视为一种关系，正如此前已经表明的。未能关联（即未能形成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组成部分和语境的对象），构成了一种非关系的关系。我们希望把那种由“实在 a-实在 c”关系的非关系所产生的对象称为“非对象”；它的稳定性不是来自其关系的性质，而是来自其关系项的已知特征。换句话说：由于知道哪些对象没有形成一个新对象，这些已知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被生成了；因此，一个新的、却不可识别的对象——非对象——开始存在。

如果（1）实在对象极持有对象对实在施加作用的全部能力，如果（2）实在对象极能够进入的任何关系，都只能借助作为接口的感性对象而成为可能，而感性对象又由两个实在对象的接触生成，那么问题便出现了。由于这种接触总是被扭曲、从不穷尽对象，（3）我们怎能知道，究竟存在不止一个实在对象？问题在于，识别实在是不可可能的。我们只能就对象在相应感性对象中的显现，识别其同一性、其艾多斯（OOO 意义上的这一术语），而其本质却是一种超出任何直接通达的关系。因此，稍微改变上面的问题，我们可以问：如何论证，我们暗示的东西是一个稳定、独立的对象？答案很可能就在“我们”之中，正如伽达默尔曾经提出的；但这个“我们”应当扩展到对象与对象的关系。

面向对象本体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同时把对象看作具体的与神秘的。对于本体论上对象的边界，OOO 极为明确，并强烈拒斥任何认识论的“上掘”，因为那只会让对象溶解于关系网络，使对象丧失其本体论优先地位。然而，一旦谈及对象的能力，OOO 又非常神秘：感性对象极与实在对象极之间的关系不可穷尽，而对象的实在诸极并不能被其他对象直接把握。

OOO 中的实在对象必须（相对）稳定，而说明这种稳定性的唯一方式，是借助感性对象。但实在对象既不可接近，又是不可穷尽性的储藏处，因此它们成了 OOO 的百搭牌。既然对象拥有无法估量的剩余，既然它们遮蔽自身，又在关联感性对象的能力上没有限度，它们又怎能

成为彼此分离、各自独特的实体？¹⁴¹ 如此模糊的东西，何以具有此性？

整合的两个维度与泛对象

一个实在对象的相对稳定性，只有通过另一个实在对象的遭遇才会显现，而这种遭遇只能以替代的方式，通过感性对象的接口发生。在感性对象建立这一联系之前，实在对象是不可识别的。只要实在对象尚未接触，就无法在感性层面将它们区分开来。这就导致了一种悖论性的必要条件：赋予对象独立性的唯一方式，是承认它们被整合进一个由相邻对象构成的织体。这种整合可以从（至少）两个不同维度加以理论化：其一，是对象四重结构在同一层面相互连接的维度，我们希望称之为横向整合；其二，是对象作为复合对象的组成部分而相互联结的维度，我们希望称之为纵向整合。西蒙东研究者米丽埃尔·孔布（Muriel Combes）概括了整合的这两个维度：“存在在异相化时，总是同时诞生一个居于两种量级的个体[纵向整合]，以及一个处于同一存在层面的环境[横向整合]。”¹⁴² OOO 主要并不把对象间的相互作用视为一个对象对另一个对象的影响，而是把它视为“仅仅是一个联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这个对象把两者联合起来，或曾经如此”。¹⁴³ 因此，两个对象发生关系时，它们就是另一个更大对象的组成部分（为反驳任何关于上掘的指控，我们会主张，对象是复合对象的组成部分，却不能被还原为这些复合对象）。既然我们之前已经表明，同一实在层面上的一切对象都必须能够相关联，那么，这必定意味着，一切对象总是早已“仅仅是”一个统一所有对象的对象的“追溯性效应”。¹⁴⁴ 引入这样一个对象，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主张实在总是已经实现：这种对象并不是上掘的工具，因为它是无限的，却不是完结的。¹⁴⁵

当代学者佩纳斯·洛佩斯（Penas López）把西蒙东的相容化概念概括为：“当……不同量级之间建立起沟通时，一个个体化过程便[开始]了。”¹⁴⁶ 对象在不同量级上的共存，以及所有对象之间接口可接性的必要，引出了一个问题：设定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对象——一个容纳世界上一切对象，无论物理的、心灵的、实在程度高低的泛对象——

是否有效？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的实在论会断然否认这种对象的存在，但在 OOO 中，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第一个问题当然是：这种对象的存在，究竟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原因在于，这一推论似乎威胁着对象的本体论优先地位。如果在 OOO 内部，假定一个容纳一切对象的对象是有效的，那么，对象之间的一切关系便都只是这个泛对象的追溯性效应。对象追溯性地容纳其他对象，这迫使我们追问：是否任何实体都可以被还原为泛对象？如果对象关系是由一个更大的、包容其组成对象的对象所构成的，这难道不是确立了包容者的优先地位吗？那么，这样的对象又如何区别于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者，或西蒙东的前个体？

在以下初步考量的基础上，我们想提出，泛对象与 OOO 的四重结构模型是相容的：如果泛对象由不可接近的实在对象极和一个感性对象极组成，那么，这个感性对象将连接到哪一个其他实在对象？如果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泛对象就会变成一个荒谬的实体，因为它必须同另一个对象建立接口，才能产生感性对象。但这样一来，它就不再是包罗万象的对象。即使一个包罗万象的对象，也需要另一个对象来接触。不过，还有一条出路：这个对象与自身相关联。OOO 用“真诚”来命名 SO 极与 RO 极之间的直接关系：“真诚不过是对象作为其所是而非其他任何东西存在的另一个名称。”¹⁴⁷ 因此，泛对象就是实在的总体，也是唯一一个存在于持续真诚状态中的对象，因为没有其他对象可供它以扭曲的方式显现。因此，尽管泛对象所包容的一切对象都能相互显现，而且必定以扭曲的方式相互显现，但在泛对象的尺度上，这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

泛对象看似与哈曼的立场相矛盾：不存在“一个可以被称为宇宙的终极包容性对象”。¹⁴⁸ 但只有在一个不包含“休眠”对象的宇宙中，才会如此；所谓休眠对象，是哈曼对那些在某一时刻完全不与其他对象相关联的实在对象的称呼。我们在这里拒绝休眠对象这一观念，只要它指的是一个不提供任何接口的对象，也就是不向任何种类的（未来）关系开放的对象。我们认为，对象始终处于可关联状态、提供接口，是必要的，即使在某个给定时刻不存在任何“活跃”连接。如果把休眠对象

理解为完全断开且无法连接的实体，那么，它们便无法与西蒙东的前个体区分，而哈曼正是拒斥后者的（我们将在第4章考察西蒙东，以及哈曼对其立场的拒斥）。如果像哈曼在《四重对象》（*The Quadruple Object*）中所说的那样，休眠对象只是暂时处于一种不“知觉”¹⁴⁹的存在方式，我们就必须考虑一切关系的双向性：尽管“即使无生命对象也不会对所有可用数据作出反应”，¹⁵⁰这种“休眠”性质也不会切断被知觉的可能性，甚至必要性（“知觉”在这里采用 OOO 应用于对象时最宽泛的意义）。这种必要性正是我们所谓提供接口：接口使对象四重结构相关联，并形成泛对象。

泛对象向自身显现时所处的真诚，与哈曼早期的定义相一致：“一种黏合剂：一种强力胶，将主体与对象黏合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它们不再显得可以分离。”¹⁵¹尽管每个对象都需要一个与之相对的对象作为中介，一切对象的总体却没有这样的中介。它不可能有：泛对象向自身不经扭曲地显现，正是我们能够拥有实在论的原因。它与自身的接触是真诚的首要例证：“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直接接触情形。”而仿佛哈曼已经预感到这一点，他认为，“真诚没有第二个见证者”。¹⁵²对一个没有外部的对象而言，这完全合乎逻辑。

泛对象的剩余将无限期地处于未实现状态（所有实在对象皆如此），这使泛对象不可还原，并成为涌现的保证。它的属性不同于其组成对象的属性，而且更加复杂。正如一个细胞可以是活的，而其染色体或蛋白质无法在同等意义上是活的一样，泛对象说明了任何复合对象的剩余：作为一切存在之物，它包含着一种真诚却未定、而且可能无限的存在剩余。泛对象的组成部分之间发生了什么，对这些组成部分而言是个谜，因为它们无法彼此穷尽；但作为整体，泛对象却注定处于一种不可能的真诚之中。

通过表明协议是允许特殊关系存在的对象，我们说明了，当关系产生新对象时会出现哪些问题。OOO 对这一点多少有些漠然：哈曼多次表示，每一种关系都会立即形成一个新对象；但形成复合对象是否需要第三个对象，却指向术语上的含混：OOO 中的“对象”有时被当作对象极的同义语使用（例如“感性对象”或“实在对象”），在其他语境

中，它又被用来称呼由感性对象、实在对象、感性性质与实在性质构成的完整四重结构。于是，在讨论对象时，对象极与四重结构便发生了以部分代整体的混淆。对象极之间的替代因果作用如何发生，已经得到说明：它通过“相反”种类的极发生，感性对象充当实在对象之间的接口。实在对象从不直接接触。但是，“对象”这个术语会唤起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分离感。我们对哈曼四重结构图式的细致分析表明，一个感性对象极必定始终是另一个四重结构的一部分：具体来说，就是它所接触的实在对象的四重结构。不过，即使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因为根本没有所谓“实在对象的四重结构”。每个四重结构至少在感性诸极上，都必须与一个实在对应项相连接，因为没有这种连接，它们便毫无意义。感性对象极只能作为两个对象的实在性质之间的接口而存在，但这一点并未体现在《四重对象》所展示的图式中。¹⁵³

如果感性诸极（SO 与 SQ）绝不可能不连接地存在，那么实在诸极（RO 与 RQ）又如何呢？这要更复杂。由于实在不可直接通达，且在其关系中不可穷尽，唯一能够与之关联的方式就是暗示。但我们如何知道暗示是否成功？我们是在暗示实在，还是仅仅声称自己如此？一切误入歧途的暗示，能否都仅仅用与实在发生任何关系时必然出现的扭曲来解释？实在并不给出明确的回答。

因此，即使哈曼的四重结构看起来像一个自足的个体，一个具有四极的个体实体，其感性诸极也绝不可能孤立存在：这并不只是说，它们不能同另外三个对应极相分离，而是说，它们不能同至少一个与之共享自身的其他四重结构相分离。再来看此前国际协议的例子。协议确实具有一个实在对象极与实在偶性，但其感性共同依赖于签署国的实在对象。例如，由于措辞含混，签署国如果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解释协议，协议的实在性就可能受到威胁。如果各方不再觉得受到协议约束，而又没有超国家法院能够强制执行，协议实际上便停止存在；它将不再具有实在性。但签署协议的国家、一开始就没有签署协议的国家，以及后来退出的国家，在结构上是相同的：所有这些国家都与协议发生关系，或支持它，或拒斥它。一个国家若完全不与这种协议相关联，只有在协议并不存在的世界里才可能。

为了描述这些包罗万象的关系，莫顿引入了一个称为“网格”的概念。莫顿与哈曼都处于面向对象思想的领域中，但莫顿更关注对象关系，而非对象本身。莫顿的“网格”以两条公理为基础。用他自己的话说：“第一公理宣称：‘事物由其他事物构成。’第二公理宣称：‘事物来自其他事物。’”¹⁵⁴ 莫顿在定义对象时采取相对主义与否定主义的立场，但对象的本体论优先地位，与哈曼的 OOO 相同。遗憾的是，“网格”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实在诸极的连通性，因为“网格是感性对象、而非实在对象的格状网络”。¹⁵⁵ 哈曼承认这一点：“一切事物都以‘弱’的意义彼此联结，因为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实在层面；但并非以完全接触其他一切事物的‘强’意义彼此联结。”¹⁵⁶ 我们想提出，“共享同一个实在层面”是一个多少成问题的限定：如果只有一个实在，它显然就是一切存在发生的地方；但如果还有其他实在，无论如何定义，这个说法都意味着它们之间毫无接触，甚至也不可能借助一个能够桥接各个实在的感性对象，把这个实在中的实在对象与另一个实在中的实在对象联系起来。不免令人怀疑，借助这个限定，对象之间确切的连通性问题被回避了——宁可偏向对象，也不愿过多倾向于那个据说不同的关系领域。

从不可能的对象到异相对象——西蒙东

运用莫顿的第二公理“事物来自其他事物”，我们将通过描述“异相对象”，继续探讨从既有对象生成对象的问题。我们关于 OOO 中生成、识别与整合的思考，是从整合开始的。我们发现：（1）所有对象都共享共同接口，否则它们就无法相关联；（2）所有对象都由一个仅与自身相关联的对象所包容，我们把这个对象称为泛对象。既然对象间的关系必须被理解为它们所从属的更大对象的追溯性效应，¹⁵⁷ 我们便可以从（1）和（2）推导出：正是泛对象提供接口，使一切对象能够相关联。正是一切对象的总体，追溯性地使一切对象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

哈曼以图式呈现的对象模型，只说明对象的内部运作。¹⁵⁸ 尽管这些运作得到了透彻讨论，该模型对于对象生成的说明，除了声称（几

乎)所有关系都会立即形成新对象之外,便没有更多内容。¹⁵⁹然而,在OOO内部,“关系”这个术语是在两个不同量级上运作的,也就是对象四重结构内部的关系,以及四重结构之间的关系。哈曼把四重结构模型称为“一幅强有力的宇宙地图,从中很容易得出进一步结论”,¹⁶⁰从而开启了对前者的讨论;而四重结构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同样富有成效、严密的处理。

哈曼四重结构的图式与术语都遮蔽了一个事实:四重结构无法独自存在。他把对象描绘为独立实体,压抑了对象与相邻对象进行必要整合这一事实。感性诸极不能仅仅通过与同一四重结构内的实在对应极相关联而存在。一个感性对象极总是由(至少)两个实在性质极的影响构成,并充当它们之间的接口,但该模型只表现了这些关系的一半。四重结构切断了自身与其他四重结构的必要关系,从而表现出一种事实上不可能的对象:一个没有连接、孤立的对象,具有感性对象极与感性性质极,却完全没有外部连通性。哈曼认为,“梅洛-庞蒂[是]一位知觉哲学家,而不是对象哲学家”,¹⁶¹但后者那句著名的唯心主义话语——“我甚至一瞬间也无法想象自在对象”¹⁶²——即便应用于实在论的四重对象模型,也依然成立。

我们假定,这个模型缺乏连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被认为必要的策略,第二个是语义问题。策略上的原因,在于需要把OOO与面向过程的哲学区分开来,并抵御任何哪怕只在遥远意义上可能被视为上掘的姿态。把对象置于舞台中央,便使作为必要配角的外部关系被排除在模型之外。四重结构展示的唯一关系,是对象诸极之间的内部关系——而这些关系又不被视为对象。¹⁶³OOO试图避免把对象视为彼此依赖的实体,结果它的对象图式展示的是从相邻对象中被截断的对象,尽管邻近对象是这些对象所必需的构成部分。感性对象极若缺乏实在对象极的注入——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感性对象极只与同一四重结构中的实在对象极相连接,它就只会与自身相关联;这样的对象便不可接触,即使以扭曲最甚的意义来理解接触也是如此。它没有任何接口,不仅意味着一个完全断开的对象,而且意味着一个“不可连接”的、不可能的实体。哈曼说得十分明确:“如果感性对象并非为我

而存在，或为某个其他耗费精力认真对待它的行动者而存在，它们就根本不会存在。”¹⁶⁴ 但塑造感性对象的这个“我”，并不是感性对象的一部分；它只是与四重结构的感性对象极相关联。不过，要完整描绘四重结构，我们还必须把“我”的四重结构也考虑在内。这个系统迫使我们把两个四重结构放在一起看待。

下面，我们将展开一个与 OOO 相容的思想实验，把对象内部的关系与对象之间的张力表达为一个关系织体。由于前面已提及的原因，OOO 并不聚焦于这种思路；但它确实是从哈曼提出的模型中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来的。《工具存在》(Tool-Being) 已经暗示了这一思路；在那里，哈曼赞同海德格尔与怀特海的观点：“一个实体由它进入的系统性联结决定。换句话说，单子与全球机器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界线。每个实体都呈现出这两个方面。”¹⁶⁵ 我们将尝试扩展哈曼的本体论的框架，这一计划研究“能够在一切不同种类的对象之间发生的有限几种动力学”。¹⁶⁶ 一方面，我们将更精确地指出，这些动力学发生于对象诸极之间，而非完整四重结构之间；另一方面，我们将为这些关系越过其“自身”四重结构的边界、延伸至相邻四重结构铺路。必须明确的是：我们虽然强调对象内部及对象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却并不试图把对象还原为它们的关系。然而，我们不能让对象四重结构“独自存在”，因为这种观念与面向对象本体论本身的根本原则相冲突。

在 OOO 中，只有相反种类的对象才能接触。感性对象只能接触实在对象，反之亦然。但既然所有对象都具有感性对象极与实在对象极，那么任意对象 a 的感性对象极，都连接着某个对象 b 的实在对象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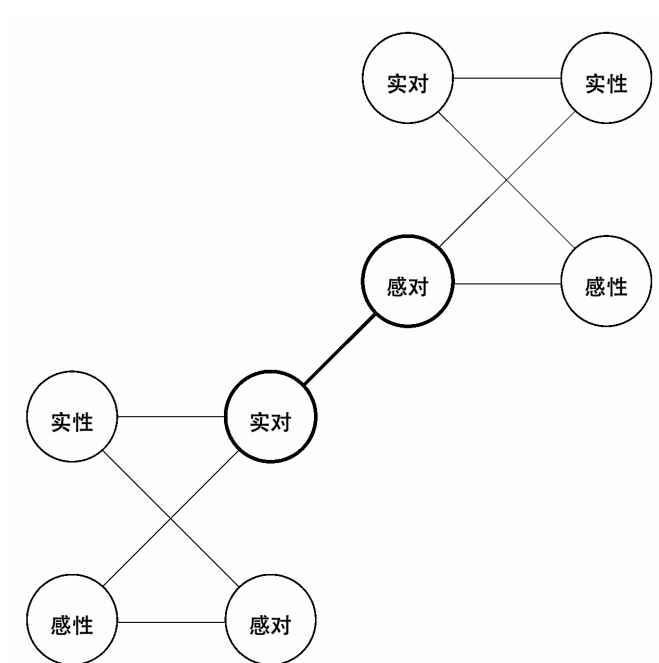


图1

图内缩写：实对（RO）=实在对象；实性（RQ）=实在性质；感对（SO）=感性对象；
感性（SQ）=感性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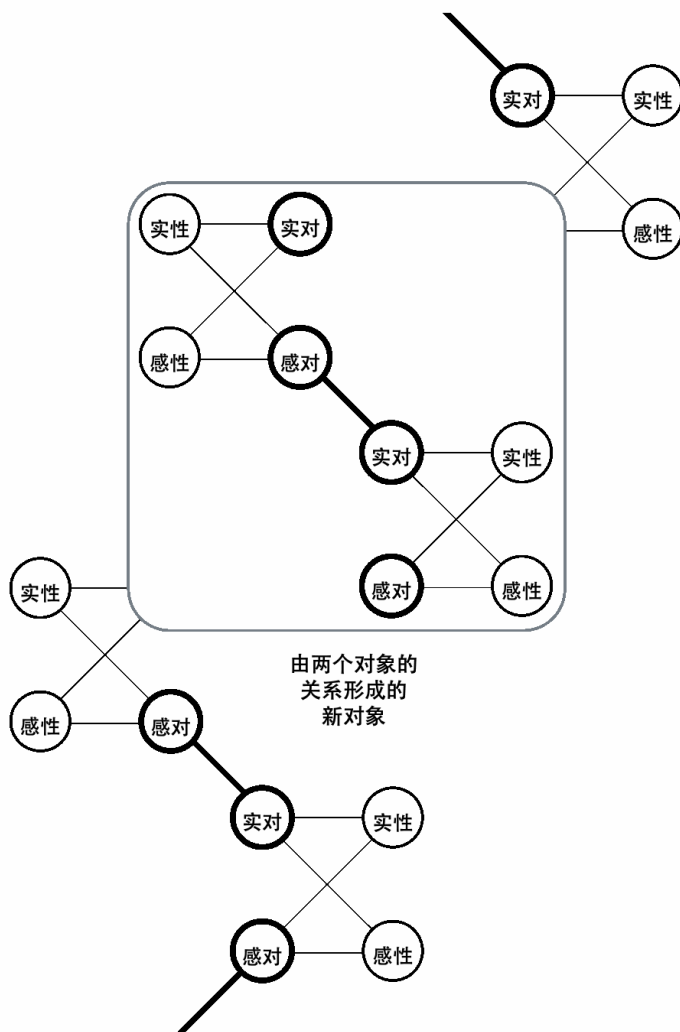


图2

图内缩写：实对 (RO) =实在对象；实性 (RQ) =实在性质；感对 (SO) =感性对象；感性 (SQ) =感性性质。

按照 OOO，两个对象之间的任何关系都会立即产生一个新对象。这个新对象又由四个对象极组成，因此，它能够进入与产生它的那些“较低层”对象具有相同本体论性质的关系（图2）。

这个操作也可以反向进行：每个对象都可以分解为“更小”的对象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对象分解成更小对象并加以描述，就能够穷尽对象。唯物主义还原论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对象超出其组成部分：面向对象本体论认为，“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实在性，而这些实在性不可还原为它们的来源”。¹⁶⁷ 同样，必须拒斥还原论，因为分解的操作可以无限重复：两个对象极之间的张力，在本体论上发生于一个容纳了两个相互接触对象的对象内部。这些关系在任一方向上都没有界限。¹⁶⁸

我们提议扩展哈曼从海德格尔的“四方”（Geviert）衍生出来的一维图式，表明没有任何四重结构能够孤立存在。我们想通过把每个极与另一个四重结构中恰当的对应极相连接来实现这一点。这是感性对象极不断受到（至少）两个实在性质极影响的必然后果。把这些关系补入图式后，就可以清楚看到，四重结构总是已经同其他四重结构相连接（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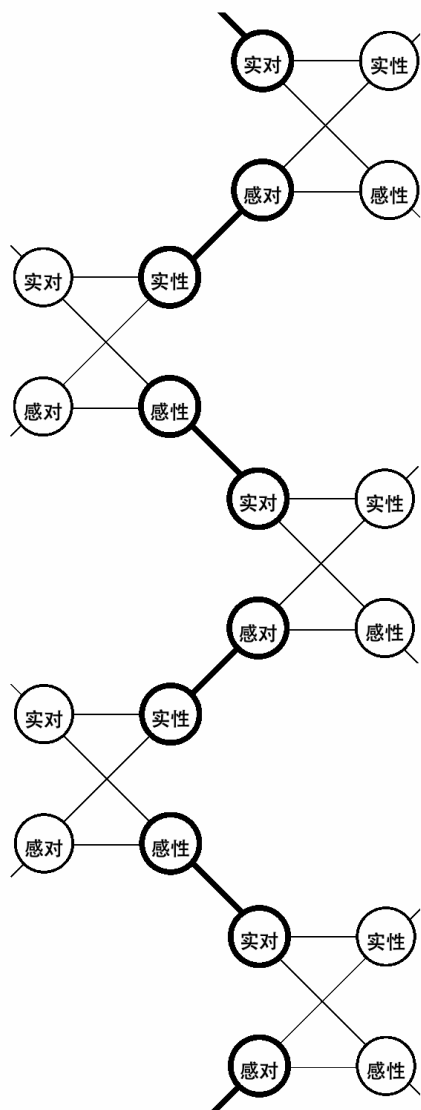


图3

图内缩写：实对 (RO) =实在对象；实性 (RQ) =实在性质；感对 (SO) =感性对象；
感性 (SQ) =感性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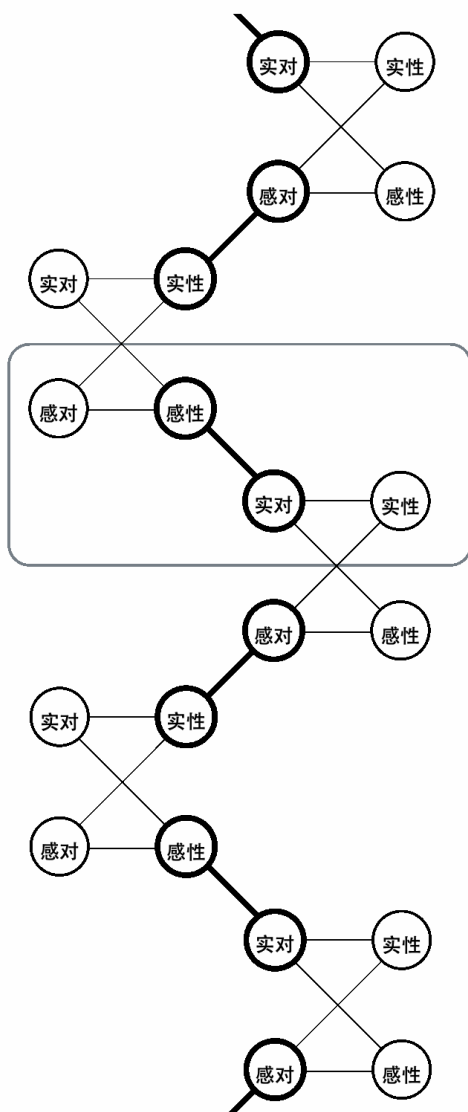


图4

图内缩写：实对（RO）=实在对象；实性（RQ）=实在性质；感对（SO）=感性对象；感性（SQ）=感性性质。

图3是一个简化图，因为任何四重结构都可以同时与无限多个其他四重结构建立接口。当两个四重结构接触时，它们就会生成我们建议称为异相对象的东西：一种混合体，由对象 a 的感性对象极（SO）与感性

性质极 (SQ)，以及对象 b 的实在对象极 (RO) 与实在性质极 (RQ) 组成 (见图4)。

这样的混合体，是否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对象四重结构？要成为有效的对象，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其语境与组成部分。对象内部的 SQ-RO 关系被定义为空间。在 OOO 中，空间与时间并不被视为“宇宙中无与伦比的维度”，¹⁶⁹ 而实际上是从对象内部的张力中产生的：按照 OOO，对象并不是空间与时间之中的实体；由于缺乏更好的说法，可以说对象建立了空间与时间。对异相对象的探究，也许能够阐明这一大胆的命题。

一个包含对象 a 的感性，却包含对象 b 的实在性（或包含对象 a 的实在性质与对象 b 的感性对象极）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想象两个感性对象通过一个实在对象而接触：例如，一位观众体验一件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并不是试图接近心灵之外的实在之物，这不可能。你可以产生一种混合的同一性，在其中，你与艺术作品以某种方式结合。”¹⁷⁰ 如果这种混合同一性得到实现，一个新对象就涌现了。但这并不一定会发生。显然，人们可以遇到艺术作品而不产生任何后果，因此，并非每一次接触都会生成这样的新对象（在持久、独立实体的严格意义上）。在这种非关系的情形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是非对象的涌现（此前已经表明）。非对象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混合同一性”未能涌现时留下的残余。

让我们分解一下这个新对象是如何产生的：艺术作品的实在对象与观众的实在对象，通过它们共享的感性对象极接触。观众与艺术作品遭遇所形成的新对象，不能仅仅归属于构成它的两个原有对象中的任何一方。但与其只是接受实在对象为接触双方的融合实体，不如说，我们需要一种居间状态。面向对象本体论中的对象与对象关系，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粒子模型：一种存在与不存在的二元系统。但如果不像看待粒子那样，而是更多地像量子力学中看待波那样看待对象，就容易得多地说明对象关系的连续特性——这正是我们希望借助异相对象提出的观点。对象与对象的关系，看起来可能像二元现象（它们要么接触，要么不接

触)；但更合理的做法似乎是，把对象看成像相互重叠的正弦波那样运动：它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同步，也可以谐振或不谐振。

对象与自身处于和谐状态，是西蒙东在《个体的生成》(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中提出的一个观念。西蒙东设定了一种“前个体”状态，其中已经存在一种“个体化原则”，但“其中没有阶段[相位]”。¹⁷¹他认为，“内部中介可以作为活的个体所完成的外部中介的延续而发生，从而使活的存在能够把两个不同量级带入彼此关联之中”。¹⁷²将这个模型应用于所有种类的对象，而不只是生命体，西蒙东就解释了一个对象网络如何运作：关系量子化为对象，而这些对象既在外部、也在内部相连接：

一条信息从来都不是相对于某个唯一且同质的实在，而是相对于两个处于“不相称化”过程中的秩序。信息……从来不会以一种可被简单给出的格式传递。它是两个不相称的实在之间的张力，是当个体化过程揭示出一个维度、使两个不相称的实在共同成为一个系统时，涌现出的意指。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条信息实际上就起着促动个体化的作用，是一种个体化的必要性。¹⁷³

不过，西蒙东对于对象生成更感兴趣，因为他认为，一个尚未解决的系统最初的不相容性，“在它的解决过程中，成为一个组织性的维度”。¹⁷⁴西蒙东与 OOO 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设定了一种前个体状态：他说明了“一个原初前个体状态的存在，它按照正在涌现的组织的组织要求而个体化”。¹⁷⁵然而，我们会认为，前个体状态仅仅是一种较不充实的状态，在其中，所涉及的对象尚未拥有如此复杂的接口可供使用。在这一点上，我们反对西蒙东的以下主张：“量级的多重性，以及这些量级之间互动沟通的原初缺席，构成任何此类存在理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¹⁷⁶

尽管 OOO 拒斥前个体世界这一观念，通过先前实体的异相化而生成对象的想法，却与 OOO 完全相容。正如西蒙东指出的：“生成作为存在的一个维度而存在，它对应于存在者所具有的一种能力：与自身失去同步[se déphaser par rapport à lui-même]，并通过这种失去同步的行动本身来解决自身。”¹⁷⁷

对西蒙东来说，“存在”是一种“转导的统一体，也就是说，它可以与自身异相，可以——在任何领域——突破自身相对于其中心的界限”。¹⁷⁸ 异相对象，就是一个过程量子化为对象的潜能，而我们把这一潜能本身视为对象。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对某个特定其他对象而言尚待开始存在的对象。前面提到的、在博物馆里无视一幅画的观众，并不是对它全然无知。他们走过它，瞥见它，也许仅仅是余光一瞥。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描述了这一时刻：

一瞥，就是只在经过时看见：或是某物、某人从我的视野中一闪而过（我坐在咖啡馆的桌旁，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从眼前经过，又同样迅速地消失在人群中），或是我的视野掠过得太快，来不及停留于某物或某人……因此，一瞥，就是在那个有待被看见的存在消失之前看见它——一个几乎未被看见、只被看见一半、便已经失去的存在。已经失去，却已经被爱，或者带着问题，也就是说，带着某种召唤。¹⁷⁹

这一瞥，就是异相对象可以通过与画作建立关系，而量子化为稳定对象的时刻。但若把瓦茨拉维克（Watzlawick）的名言“人不可能不沟通”¹⁸⁰ 扩展到人类沟通以外的领域，观众与画作之间就存在一个短暂的接触时刻。正是在这一瞥之中，一种混合同一性可能形成。在短暂的一刻，关系、接触的可能性闪现出来。异相对象登场了：我们想提出，这种对象状态见证着接触以及不接触的可能性。它代表对象的关系或非关系中的概率，一种尚未决定的状态；在关系量子化为关系之前，或在它退回非关系之前，可以把这种状态想象为已经重叠、却仍未同步的波。退回非关系便会形成非对象，即一种不可识别的关系，但它仍参与构成对象。把这种概率性的面向引入 OOO，一方面使我们更接近从既有对象生成对象的奥秘，同时也用量子力学的发现支持 OOO；量子力学告诉我们，某一事件的概率是振幅的函数。

就我们的例子而言，异相对象就是艺术作品与观众之间闪烁的东西，出现在关系被舍弃（保持异相，建立非对象）或以可识别的方式确立（进入此性）之前。因此，必须重新理解哈曼关于任何关系都会立即

生成对象的观念，同时记住：在失败的关系中，甚至在（表面上的）非关系中，仍然存在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可关联性，就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场所、量子力学中的振幅概率，或西蒙东式的相容化。相容性通过一个共享接口保证关系项的稳定，而这个接口可以使用，却并未处于主动使用之中。

这一观念的问题在于，这种持续的可关联性可能被误读为所有对象之间持续的、无差别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会被视为上掘，因为它让对象沉入任意性，使对象失去作用。¹⁸¹ 不过，这种批评是把关系等同于可关联性的结果。所有对象都必须能够接触，却不必始终以同样方式或同样强度接触；这一事实作为对象之间的根本相容性非常重要，同时也是造成新对象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将会看到，即使这种根本相容性，也源于某个执行相容化活动的对象。哈曼在《非物质主义》中，把“重要性”程度不同的关系这一观念纳入了 OOO。¹⁸² 不过，在考察这一点之前，我们先概述借助异相对象进行的对象生成。

只要所有对象都属于“同一个实在层面”，¹⁸³ 它们就能够接触，从而不可能排除关系。正如西蒙东所说，“凡有助于建立关系的东西，都已经属于与个体相同的存在方式”。¹⁸⁴ 这也是《非物质主义》所描述的内共生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哈曼对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提出的连续内共生理理论的分析，考察了对象作为其他对象组成部分的关系。马古利斯认为，“真核细胞内的细胞器，曾经是独立的生物，后来才成为统一细胞的从属组成部分”。¹⁸⁵ 这一过程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物体，它依赖于那个曾经独立的组成部分；哈曼认为，这一变化在性质上不同于细胞存在过程中的其他相互作用。按照哈曼的说法，这个新生物体不仅是两个不同实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还显示了，这种“重要的”变化如何能够使新生物体承受外部（可能危险的）变化（在此例中，就是“新近充氧的大气”），¹⁸⁶ 从而使它更独立于其语境：而这种独立性，是任何对象的基本要求。西蒙东借助以下观念，描述两个个体如何汇合：“集体单元[提供]个体问题的解决，这意味着，集体实在的基础已经以前个体实在的形式构成个体的一部分，而前个体实在依然与已经个体化的实在相关联。”¹⁸⁷ 因此，内共生之

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两个生物体通过共享共同接口，已经属于一个集体系统。¹⁸⁸

正如对异相对象的描述已经表明的，这种本质的张力（RO-RQ）不可能是新对象的唯一来源；SQ-RO 与 SO-RQ 关系同样能够产生新对象。¹⁸⁹ 这与 OOO 一致，因为“‘原因’的首要含义是创造一个新对象。只是其次，它才意味着一个对象对其他对象产生影响，或对自身组成部分产生追溯性影响”。哈曼已经暗示了一种“因果作用的‘部分学’观点——作为部分的对象，总是生成作为整体的新对象”。¹⁹⁰ 对象关系的不可穷尽性，以及四重结构必然交织为四重结构织体这一点，必须包含任意对象都能接触任何其他对象的可能。从相互重叠的四重结构中生成新对象，有两种方式：经由 SQ-RO 关系，或经由 SO-RQ 关系。我们将考察这两种方式，先从 SQ-RO 开始：当把异相对象的生成视为发生于时间中的过程时，空间就自动获得了把两个分离对象结合起来的角色。空间是对象 a 的实在对象极与对象 b 的感性性质极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产生了新对象。

不过，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关系：人们可能会问，一个实在对象 a 怎么会散发出对象 b 的感性性质？但我们不应只着眼于实在对象散发感性，而需要认识到，感性对象是两个相互接触的实在对象之间的接口，而且对象 a 已经提供了它“自己的”SQ 极。异相对象中新的 SQ 极，此前连接着另一个四重结构的实在对象，因此，它与这里所说的实在对象极并无直接关系。但这一异相对象的生成受感性性质的历史塑造，因为这些性质只在与另一个对象的遭遇中发生，而这是一种时间中的准解释学过程。因此，对象的生成受到西蒙东所谓对象的“环境”

（milieu）的塑造；我们建议，可以把这一概念扩展为，不仅涵盖对象的空间语境，也涵盖其时间语境。¹⁹¹ 感性性质转瞬即逝，但其历史并未丧失；恰恰是这种历史环境——时间语境——塑造着新对象的生成。

第二种异相对象由魅惑产生，并立即量子化为一个对象，将对象 a 的感性对象（SO）极与对象 b 的实在性质（RQ）极连接起来。SO-RQ 关系被视为对象的艾多斯，意指识别对象所必需的性质。博物馆里的画作可以被无视，而与之不同，SO-RQ 关系更像苏联蒙太奇传

统电影中的一个段落：切到新场景，便立刻重新组织了观众刚刚看到的内容，迫使人理解这幅同前一幅画面碰撞的新画面。¹⁹² 那种在时间中推进、组成电影的影像统一体，由于一个新影像意外出现而部分瓦解。不过，这种分离并不彻底：影片并未停止，两幅影像彼此相关，第一场景中引发的心灵运动在第二场景中延续，两个场景共同形成一个新对象；它重新框定此前看到的影像，甚至可以像一种心灵转向

（metanoia）那样，摧毁一秒钟前刚刚产生的对象。¹⁹³ 《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中，人猿把作为武器的骨头抛向天空，下一刻，它便被数百万年后具有相似几何形状的宇宙飞船替代；魅惑就出现在这一时刻。¹⁹⁴ 魅惑是完美的碰撞蒙太奇。成功的魅惑，使两个以不同波长振荡的对象进入和谐状态，一种足够稳定、可以在时间中持续的状态。西蒙东所谓“两个量级”的“相容化”，就发生于这一时刻。¹⁹⁵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展开 SO-RQ 连接的方法，就是 OOO 所谓“理论”，¹⁹⁶ 即一种费力而有意识的工作，去解开显现的纠结；它虽然可能提供某种洞见，却无法穷尽显现本身，更不可能替代显现。

面向对象本体论容许对象四重结构内部存在不确定性与不可穷尽性，但在讨论四重结构与四重结构之间的关系时，却几乎没有顾及这些问题。引入异相对象，就是试图把四重结构内部运作的复杂性扩展到其外部关系。正如第1章提到的，在四重结构彼此之间的关系中，OOO 退回到一种离散的真诚／虚无二分法。按照 OOO，虽然对象复杂的内部生活，是说明实在剩余所必需的，但对象间关系的二元结构同样被认为必要，以防世界模糊成一个不确定的团块。

用伽达默尔的话说，异相对象就是“解释学的场所”，¹⁹⁷ 但这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意义上说的，并不只是由于它在时间中的稳定性，以及它的位置远远超出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异相对象稳定性的不确定，反映了“时间距离的解释学意义”¹⁹⁸ 对于对象生成的作用；但伽达默尔这个以时间为基础的概念，只涵盖了新对象能够产生的维度中的四分之一：我们还必须说明空间、本质与艾多斯关系中的准解释学过程。一个对象与另一个对象之间的离散区分，是一个不允许灰度的概念；但对象极之间的张力，作为一种连续性的概念，却允许灰度：微妙而几乎无限

的变化空间就在这里。异相对象把开放性扩展到四重结构边界之外的关系，由此暗示了这一点。异相对象是熟悉与陌生在对象层面相遇的地方；只要在时间、空间、本质、艾多斯或这些维度的某种组合中具有充分的相容性，对象极的遭遇就可能生成一个新对象。异相对象向我们展示了新对象涌现的潜能，并暗示了一种必要性：任意对象都必须能够接触任何其他对象，即使是在最遥远的层面上，也不只是在空间意义上，而是在一切关系维度上。

相容化造就对象的此性，而其同一性仍不可接近。此性存在于相容化的活动之中，但同一性依然在一个双重裂隙里成为问题：一重裂隙位于实在对象极与其感性对象极（作为接口）之间；另一重则表现为实在对象极之间不充分的共同接口，这些接口在感性对象中被共同创造。

以某种方式，一组对象四重结构同该组中每一个四重结构发生关联，使这一组本身成为一个新对象。因此，对象既是凭自身成立的对象，又是某一对象集合的部分，而这个集合又是另一个对象。但把对象看作包含其他对象、或属于更大对象的实体，充其量是一种空间隐喻，往最坏的方向说，则是一种物理主义还原论的操作。遗憾的是，西蒙东支持这种还原论，而我们并不赞同：“这些凝聚力本身，也许可以被当作复杂个体的个体化原则，实际上却被永恒基本粒子的更精细结构所否定；在这里，基本粒子才是真正的个体。”¹⁹⁹ 没有理由认为，对象只能在空间维度上彼此关联。对象必须能够以很不相同、也复杂得多的方式发生关系。异相对象表明，同一层面的对象之间，已经存在闪烁与重叠。如果顺着这样一种观念思考：对象在接触或重叠于其他对象时，会同相或异相，那么就会清楚，对象并不只是接触、建立连接，或者保持断开。我们需要说明相位之间无穷多的状态。把对象的关系视作相互重叠的波，就能使我们理解，对两个对象究竟是否接触的问题，不可能给出一个二元答案。

于是，对象接触与否就成了概率问题。因此，除 OOO 所说的对象同时具有又不具有性质以外，我们现在还可以说，所有对象既接触又不接触；而且不能只说是在同一时间如此，因为这会忽略空间、本质与艾多斯的维度。任意四重结构的诸极，都在此前专门连接对象内部诸极的

一切关系中振荡。时间、空间、本质与艾多斯，并非只是由四重结构内部的关系产生的。正是这四个对象极作为一切对象之间的接口所进行的振荡，产生了时间、空间、本质与艾多斯。这些维度的某些构型，只要能够维持自身，并在被对象织体中的其他对象遭遇时，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自身的内容与语境，就是对象。从这个视角可以清楚看到，可识别性的概念必须从依赖时间，推进为时间、空间、本质或艾多斯的函数。因此，一个对象在时间稳定性上的不足，可以通过在一个或多个其他关系维度上的稳定性来弥补。稳定性是一种集体努力，是对象之环境的一项任务。

当把接触视为概率问题时，我们需要调整四重结构模型，使它更像一片相互重叠的对象点云；其诸极在时间、空间、本质与艾多斯这全部四个维度中振荡——在与其他同样振荡的对象极的关系中，往返于陌生与熟悉之间。当熟悉性达到一定程度，两个对象极就相互咬合，量子化为一个新对象：西蒙东式的“转导统一体”就这样建立起来了。²⁰⁰ 用西蒙东的话说：

能够引导我们的唯一原则，是通过生成保存存在。这种保存借助结构与过程之间的交换实现，经过一系列相继的平衡状态，以量子跃迁的方式推进。²⁰¹

因此，OOO 倾向于把对象世界描绘为外部稳定、内部动态的世界，而本章引入的观念则强调，必须把这些动力学扩展到四重结构的边界之外，扩展到对象极之间的关系，无论这些极是否属于同一个四重结构。因此，我们虽然可以主张，只要异相对象在对象织体中提供接口，它就是凭自身成立的对象，但也必须承认，异相对象只是四重结构彼此关系的冰山一角。异相对象 c 并不一定在时间中建立，它也可以是其他三种关系的产物；正因如此，它能够与给它提供内容的对象 a 和 b 共存。a 与 b 可以与对象 c 并行存在，因为时间对于对象生成，归根结底是一个充分却非必要的维度：我们将在第5章看到，时间与说仅仅是对象关系展开于其中的媒介，不如说更是对象关系的一个效应。

OOO 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借助某种更为基本的东西——对象与其性质之间的极化——重新解释空间与时间”，²⁰²这最终将引向一种探索，不仅探索时间与空间的张力，也探索对象的本质与艾多斯。

第5章 走向界间事实

赋予不相称性问题以意义

既然我们已经走到这样一步：必然要把一个对象置于对象的织体之中，而其中所有对象都是可连接的，那么我们便需要退后一步，追问：专注于这种可连接性的必然性，是否使我们无意中舍弃了对象？对象织体与存在的“无规定性团块”究竟有何区别？强调对象之间关系的必然性，是否就是在上掘对象？

西蒙东区分了他称为“个体”的对象与尚未个体化的“前个体”，尽管在后者之中，个体化的“原则”已经“开始运作”。²⁰³在我们所描述的织体中，没有非对象，因为正如我们此前试图表明的，就连非关系也参与生成关系。因此，尽管在OOO中（包括我们关于扩展它的有限建议中）非对象不可设想，西蒙东的“个体化”概念仍有助于理解对象最初如何产生。对象生成发生在时间之中吗？是否所有对象总是已经现实化，正如织体概念似乎暗示的那样？甚至在巴斯德面对微生物之前，微生物不就已经作为对象而存在了吗？

微生物早已被编织进对象织体，只是可以说，巴斯德距离它还太远，无法赋予它意义，也无法用一种能在科学共同体所覆盖的那部分织体内建立接口的方式来描述它。巴斯德所做的是接口的工作：这一概念，也就是“两个量级”之间的“相容化”，²⁰⁴是西蒙东的一个概念，我们想更详细地考察它。

为了接近西蒙东，我们借助米格尔·佩纳斯·洛佩斯（Miguel Penas López）的研究。他追问：当哈曼拒斥无定者（apeiron）的概念时，他究竟拒斥了什么？²⁰⁵首先，我们想讨论西蒙东的“前个体”是否不同于无定者的概念。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把无定者提出为一切存在的源头，以及万物最终归返之处。称它为万物的实体，多少会造成误导，因为无定者产生了众多实体。然而，既然所有实体都可以归属于无定者，哈曼便将这一概念读作对实体多样性的拒斥，从而也是

对个体（对象）的拒斥。因此，尽管对哈曼与西蒙东而言，个体都是首要实在，两人哲学之间的差异却在讨论对象生成时变得明显。

我们在第4章简略触及了OOO中的对象生成问题，由此进入了识别问题。我们还在任何此类陈述的相对性中遭遇了对象生成问题：此前的意见是，只有当对象的接口不发生变化时，才能把它视为稳定的（因而才能根本把它视为一个对象）。由于在OOO中，实在对象是黑箱，我们只能依据它在感性对象生成过程中、当我们与它发生关系时所暴露的接口，来判定其稳定性。问题是：对象要存在，是否不仅必须提供接口，还必须实际与其他对象进行接口连接？佩纳斯·洛佩斯对西蒙东的解读支持这一想法。西蒙东认为：“对象不是它们所具有的关系，而是对象就是关系。”²⁰⁶佩纳斯·洛佩斯进一步澄清：“每个对象都需要其他实在，才能存在并在时间中持续。”²⁰⁷所以，我们知道，在OOO中，每一关系都会立即构成一个对象，但这个过程更确切地如何运作，仍不清楚。OOO中的对象似乎只有在事后才获得正当性：一旦证明了自身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们才被授予对象地位。而使它们成为对象的东西，对那些先前彼此分离的对象具有追溯性作用。但如果对象只有通过追溯才成为对象，岂不是把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赋予了它们的关系？这肯定不相容于OOO。解决这个问题，仍然要把对象生成从一种在时间中发生的过程这一看法中解放出来。

OOO对对象生成的描述，并未说明各部分乃至它们的背景如何赋形于新形成的复合对象。佩纳斯·洛佩斯正确地指出，哈曼“没有解释非意向性实在对象的生成是怎样产生的，而这恰好是西蒙东的个体化哲学试图展开的形而上学问题”。²⁰⁸对象生成问题，也就是个体化问题，是西蒙东特别关注的。而哈曼关注的是从已有个体（也就是对象）出发的对象生成；西蒙东的目标则是“解释个体的生成及其后续的个体化”，办法是“确立存在是比个体更多的东西。这是哈曼无法接受的，而争论的中心正是前个体实在这一概念”。²⁰⁹

在这里，佩纳斯·洛佩斯和哈曼都受到了误导：哈曼完全接受、甚至要求，对象总是多于单纯的对象。他也接受，对象解释涌现的能力有双重来源：对象包含实在的剩余，后者处于任何对象四重结构的一极；同

时，对象又相对独立于它所从属的更大复合对象。西蒙东把实在的剩余置于对象之外，哈曼则把它置于对象之内。因此，哈曼通过给对象附加一些无法把握的实在碎片来解释这一剩余，却没有提供任何办法，将这些碎片归为某个特定实在对象的统一体。他要求任何四重存在者的任何潜能，都成为它的一部分：要么作为它的实在对象极，要么作为该对象所从属的任何更大复合对象的某一实在对象极。〔译注：原文“He needs to any potential”疑有漏词，此处按上下文译出其要求之意。〕这一未来作用于实在的能力储库（正如第1章中我们对实在对象的描述），以及这一储库和与其他对象的关系所带来的不可预测性，便是OOO中解释涌现的依据。哈曼认为：“所谓‘前个体’哲学，把世界看作一个半分化的团块，由人类理智任意切割成碎片。”²¹⁰这种策略被视为还原主义下挖的一种变体，它无法解释“对象相对于其组成片段或历史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现象更常被称作涌现。对象不等于其原子的精确排列，因为在一定限度内，可以替换、移除或移动这些原子，而不改变作为整体的对象”。²¹¹

哈曼对西蒙东的批评多少失之错位，理由有二。首先，这种“由人类理智进行的切割”所产生的结果，与哈曼所谓在感性对象生成过程中发生的扭曲并无不同。其次，大多数遭遇都类似于“切割”，因为它们朝着某种“预期”的对象推进。这种预期源自对象所暴露的预先规定的接口：对象一旦共享接口，就可以彼此遭遇（这一原则同样在现象学方法中起作用）。但如果运用OOO自身的立场，即个体化过程绝不限于人类理智，那么反对西蒙东的论证便无法成立。松鼠从泥土中取出橡子，蝙蝠接收其超声波在洞壁上形成的特定反射，甚至石头恰恰“挑选”出与磨蚀它的水相遭遇的方式，这些都表明，每个对象显然都有自己的遭遇过程，因而也有自己的个体化过程。这与OOO并不矛盾，反而与之完全相容。哈曼对前个体的拒斥，必须另寻依据。看来，前个体对哈曼而言有两种时间维度：第一，他把可以通过心灵运动而克服的“前对象”状态，看作先于对象状态而存在。这里存在一个前与后的意思。第二，前个体也具有同时性：心灵的运动意味着，作为个体的心灵与被从中切割出对象的前个体共同存在。

如果人类心灵生成对象这一过程的任意性，足以构成反驳前个体的理由，那么我们就需要反驳所有容许意向对象的哲学，因为它们都可能具有任意性。在OOO中，只要任意的感性对象是由两个实在对象共同产生的——在某些情况下，其中一个是人类心灵——生成这类感性对象就完全可以接受。只要不把感性对象生产的这一特例视为在本体论上更优越（更不用说把它视为唯一的情况），OOO就应该对西蒙东带来的概念注入保持开放。尤其是在解释对象生成时，西蒙东大有帮助。佩纳斯·洛佩斯概括道：

个体进行着相容化的工作，而且它在多大程度上赋予此前仅仅是不相称性的东西以意义，就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这项工作刻画了每个对象的此性。它甚至可以称作对象的同一性。无论如何，这种同一性都不是被设想为某种底层实体的不变特征，而是一种中介活动。……因此，个体发生、信息、转导和个体化，是同一过程的不同名称：个体及其关联环境的生成，信息的活动或运作，奇异性在亚稳态场中的转导。²¹²

亚稳态是一种在这里作比喻使用的物理现象：它指一个系统在相当长时间内并不处于最低能量状态。因此，亚稳态系统可能在某一时刻转变为另一种在能量上更有利的配置。西蒙东的亚稳态平衡，既容许伽达默尔的意义内在统一体，也容许OOO中哈曼的复合对象：一个由对象组成的对象，这些组成对象共同提供某种独立的稳定性，并向外部对象提供统一的接口。它为魅惑增添了意义。

“什么以什么为根据？”这一存在论问题，关乎本体论优先性；佩纳斯·洛佩斯在这个问题中找到了哈曼舍弃西蒙东的原因。佩纳斯·洛佩斯指出，哈曼严格区分个体与个体化过程，并认为西蒙东把后者置于前者之前。然而，OOO在舍弃前个体概念的同时，也舍弃了随之而来的有价值洞见。

显然，哈曼把西蒙东读作将关系置于对象之前。他没有承认，西蒙东的前个体是异质的，因而并非无规定性。它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一样。我们建议把西蒙东的前个体理解为实在的剩余，一个尚未涌现出分明的感性对象的储库。西蒙东的哲学与OOO的区别，在于任何给定时

刻，对象在感性层面实现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当我们认真看待哈曼的观点，即关系实际上是“将[这]两者统一起来的联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时，²¹³我们实际上就得到了西蒙东的个体化原则：

[这一]个体化原则来自一种向后运作的生成，一种“逆向的”个体发生，因为要解释个体及其规定性特征的生成，就必须预设一个第一项、一个原则的存在，它能够充分解释个体如何成为个体，并说明其独特性。²¹⁴

这个“第一项”可以在对象的追溯性中找到——而泛对象就是这一原则的实现。对象被赋予本体论优先性，是因为从泛对象模型中可以必然地推出：对于每个实在对象，至少有一个感性对象会在其与另一实在对象的遭遇中生成。不存在这样的实在对象：它甚至不具有以替代方式与另一实在对象发生关系的可能性。泛对象是一个多，也可以改用西蒙东的一个术语，称它为由亚稳态场组成的场。有必要认清这样一条微妙的界线：西蒙东把对象的同一性理解为对象所做之事，而我们把对象理解为它所提供的接口。提供接口并非一种活动，而是一种潜能。

西蒙东把无定者这一概念重新设想为“可能之物的实在”，佩纳斯·洛佩斯将其解释为一种“异质性，[它]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半流质、整体性的准团块’”，²¹⁵从而拒绝了哈曼对过程哲学的批评。前个体实在的异质性，最初就使个体化成为可能。如果西蒙东关于个体化的研究止步于此，哈曼的解读或许可以成立。但西蒙东补充说：“因此，个体化呈现为存在之生成的可能性之一，它满足某些已规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在“一种间隙实在中”给出的，“它能够以独特方式解决量级的异质性所提出的问题”，而对象则把意义赋予此前“仅仅是不相称性”的东西。²¹⁶但既然个体对西蒙东而言是“终极实在”，²¹⁷而对哈曼而言，对象之外别无他物，那么尚且不是对象的东西，究竟处于什么地位？

我们想提出：应把个体理解为赋予不相称性问题以意义，而不仅仅是赋予不相称性本身以意义。这样就清楚了，西蒙东的个体就是哈曼所说的魅惑：“魅惑就是革命本身的原则，因为只有魅惑能够通过对象之间生成新的关系，从实在的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作出量子跃

迁。”²¹⁸作出量子跃迁，意味着通过新的接口遭遇一个对象。从感性对象的视角来看，无定者正在被消解，因为对象已经在两个世界之间起中介作用，而这两个世界的接口，恰恰被这个实行中介的对象明确规定了。因此，个体既不应被理解为从无定者中任意切割出碎片的東西，也不应被理解为解决问题的原则，而应被理解为命名、识别问题的原则。命名（并继而解决）一个问题的必要性，与所涉及的对象相互依存。因此，当佩纳斯·洛佩斯与西蒙东一道认为，个体“赋予”不相称性“以意义”时，我们必须追问：对谁或对什么而言的意义？这样我们便理解了，意义存在于感性对象中，而不在感性对象中的东西无法把握，因而也无法识别。由此可见，OOO中无定者所剩下的，就是尚未在感性上向某个特定对象呈现的东西，甚至还不能作为问题向它呈现。无定者的绝对性只保留在这样一个想法中：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对我们仅仅呈现为不相称性的东西，是否对某个其他对象而言具有意义。我们就像早期的动物学家，没有赋予海豚发出的声音任何意义，尽管那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因而对其他海豚极有意义。

作为某物之扭曲的扭曲——胡塞尔

上一章通过说明对象四重结构不能孤立存在，并把异相对象引入为一种让对象生成能够以已有对象为基础而发生的方式，发展出了对象织体的概念。我们还得出一种看法：从所有失败的关系（即非关系）中，都必须产生非对象，它们以与非对象的关系的形式出现；我们将这些关系称作非关系。这些非关系，与一个对象的关系一样，都构成了它的同一性。非关系与关系共同构成一个织体，该织体由《四重对象》中所描述的四重结构组成。这个织体可以解释对象的生成与整合，因而也许能够为对象识别问题带来一些启发。我们试图借助织体说明对象如何相互作用；要解释面向对象本体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必须这样做。这个关键问题就是：它如何指称那些被定义得十分宽泛、模糊的对象；它称对象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背景与内部运作，却又宣称，恰恰是这种模糊性构成了其哲学的核心特征。事实上，哈曼把对象可识别性的问题仅仅看作一个“方法论”问题，因为“识别对象的困难，正是[OOO的]全部要点”。²¹⁹他所指的是，实在对象及其性质都不可通达，这就阻止了对对象本质的直接通达，因为本质恰恰处在这两极之间的张力之中。

关于对象独立性的这种模糊性，还延伸到了它在感性领域中的存在本身：“感性对象如果不为我而存在，或者不为某个耗费精力认真对待它的其他行动者而存在，它们甚至就根本不会存在。”²²⁰这两种观念如何联系？对象的独立性，与它对被认真对待的依赖，彼此如何影响？我们必须首先指出，关系的“认真性”只对感性对象而言才是必要的。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两个实在对象通过它们共同创造的感性对象，以替代方式相遭遇，我们就必须问：一个行动者（它同样也是一个实在对象）究竟必须认真对待什么？那不可能是另一个实在对象，因为实在对象不可通达。因此，正如我们在博物馆参观者注意到一幅画、随后却不再关注它的例子中看到的，感性对象可能形成，然后又消失。所以，一个感性对象必须得到照料（或被“认真对待”），才能持续存在。在感性对象得以成功且持续地生成的情况下，参与这一过程的两个实在对象必定拥有可供使用的相容接口；否则，便连创造新感性对象的一丝可能都不会有：这一关系会一直是非关系。

但无论生成的是怎样的感性对象，OOO都认为，该感性对象是实在对象的扭曲，这造成了两个问题：即使承认扭曲是某种新东西的生产，把感性对象仅仅视为实在对象的扭曲版本这一观念，仍然（1）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成感性对象至少需要两个实在对象参与；并且（2）装作拥有充分知识，可以识别那个据称遭到扭曲的实在对象。既然扭曲始终是一个对象的扭曲，我们就需要能够把扭曲识别为扭曲。由于实在对象始终不可通达，OOO无法说明不同程度的扭曲，所以我们曾建议通过在时间中追踪对象来识别它；然而，我们将看到，这一想法同样存在缺陷。把问题反过来，情况就更糟：当两个实在对象的感性对象在遭遇中表现相同时，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所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实在对象？

如果存在多个相同的艾多斯，就不可能可靠地区分对象：这不仅是在现象层面，而且是在本体层面（OOO并未明确规定，所有艾多斯是否都必须独一无二）。任何对象的本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说法确实讲得通，因为一个对象的实在性只能在实在中实现一次；但我们无法排除不同实在在遭遇中以同样方式呈现的可能。只有一个被剥除了与其另一个（第二个）实在对象之关系的一切影响的感性对象，才能可靠地把不同的实在对象识别为不同对象。然而，这种未连接的感性对象一旦失去与实在的关系，就会停止存在。由于四重对象模型中不可能有这样的对象，我们仍然面对这个问题：即使不能有两种相同的本质，在OOO中也无法排除相同的艾多斯。

这些问题再次显示了识别实在对象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感性的东西（通达实在的唯一途径）总是受到另一个实在对象的影响，这不仅使接近实在对象变得困难，而且使指向任何确定对象成为不可能。人们甚至不能认为，某个给定的感性对象确实指向任何一个实在对象，因为（在一对一接触的情况下）不可能知道给定现象的哪一部分是实体，哪一部分仅仅是扭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一种赋予对象本体论优先性的哲学来说，OOO中的此性却无比脆弱。

当然，人们可以认为，所有被“认真”对待的对象—对象关系都会产生实在对象，因此绝不可能指向不存在的实在。但这样一来，实在的实体就毫无用处了：感性与实在会坍缩为一体，随之出现大量新的问题

和悖论。²²¹与他的老师弗兰茨·布伦塔诺一样，胡塞尔认为，意识必然是对某物的意识；对他而言，给予意识的东西，就是如其在实在中实际被给予的那样的事物。²²²然而，胡塞尔把经验中的事物置于本体论上的优先位置，把实在对象仅仅置于经验之中，最终便成为一个“面向对象的唯心主义者”。²²³尽管OOO被构想为一种实在论哲学，它仍在一些关键方面把自己置于胡塞尔的传统之中：对对象给予应有的关注，并运用现象学方法来通达感性对象。哈曼认为：“在这个方面，OOO能够提供的，只有现象学所提供的那同一类方法。”²²⁴至于通达实在对象，OOO接受其为海德格尔式的谜。

运用现象学方法，以克服主体添加到事物中的东西时，人们必须先假定该对象的存在，然后才能对它实行本质还原。如此一来，本应作为独立于主体的真实命题而被发现的东西，却是通过相关作用创造出来的。胡塞尔提出了一个“简单却影响深远的[论点]：意识的实际生活所关注的是对象，而不是感觉材料”。²²⁵所以，人类意识并不专注于“红”或“甜”，而总是“得到”统一的对象。哈曼把胡塞尔解读为：“人的觉知中遍布对象化行为，这些行为已经把世界切割成彼此分离的片段。”在《游击形而上学》中，谈到“我们不断向统一对象进发”²²⁶的这个节点时，哈曼与现象学唯心主义分道扬镳，主张产生统一对象的并不是意识。相反，给予意识的东西，“本来就已经具有自身的客观结构，从一开始就分成了确定的形式”。²²⁷

对胡塞尔而言，对象化过程发生在意识之中；又因为他认为，这些对象就是在实在中被给予的对象，他的立场便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对哈曼而言，实在对象独立于意识（或任何形式的遭遇）而存在。然而，为了生成感性对象，它们必须受到其他对象的“认真对待”。这留下了一个关键问题：在OOO中，“给予”意识的是什么对象？实在对象不可能被给予，因为它们不可通达。感性对象则不能被看作“被给予”的（如同在笛卡尔那里由神保证知觉的正确性），因为它是在两个实在对象的遭遇中生成的。〔译注：原文为“cannot not be regarded”，按字面保留双重否定；这与本段关于感性对象由遭遇生成的论述存在张力，可能为原文笔误。〕但OOO认为，感性对象对实在对象的表征总是

扭曲的。然而，扭曲始终是对某物的扭曲。我们认为，只有知道作为基准的对象、实在对象、那个遭到扭曲的对象，才可能把扭曲识别为扭曲。然而，在OOO中这是不可能的。

现象学家从一个假定的本质内部开展工作，这个本质就是感性对象，而它已经是其本然不可知的实在对象的扭曲版本。人们不得不预设一个本质，或者用OOO的术语来说：人们需要通达感性性质与实在性质之间的张力，才能将偶性与本质分离。如果事先不知道这一本质，任何本质还原的结果都必然是一种任意建构，而不扎根于任何客观实在。现象学家只能发现他们认为已经存在于那里的本质。现象学方法没有提供通往实在对象的隐秘路径。

作为实践的数学化——梅亚苏与柯尔莫哥洛夫

应该指出，可识别性问题本身究竟有多严重，也是有争议的。哈曼论证说，“如果我们能以完全的确定性识别 [一个对象]，那么梅亚苏那样的数学主义便是真的了”。²²⁸这种“数学主义”是什么意思？梅亚苏的主张如下：

一方面，我们承认，可感者只作为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而存在；但另一方面，我们坚持，对象的可数学化性质不受这种关系的制约，并且，无论我是否与这个对象发生关系，这些性质都确实以我构想它们的方式存在于对象之中。²²⁹

康德认为，物自身，也就是我们会称为实在对象的东西，不可通达，即不可识别，但“可以想象”——梅亚苏把这个立场称为“弱相关主义”。认为“自在”不可想象，则是他所说的“强相关主义”，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共有这一立场。梅亚苏力图通过设定一个独立于所有相关关系的数学绝对者，来克服这两种相关主义。只要自在之物的性质可以数学化，就能够把握它。拒绝思辨、拒绝对绝对者的思考，也就意味着拒绝理解“科学知识的非相关主义模式”。但如果人们愿意思考科学的思辨范围，就必须把数学绝对化。对梅亚苏而言，康德的哥白尼革

命实际上是一次“托勒密式反革命”，因为它颠覆了对非相关主义科学知识的理解。²³⁰因此，梅亚苏将自己的哲学重新接回笛卡尔：

1. [笛卡尔的论证] 确立了一个绝对者的存在——完美的上帝（或者我们将称之为“第一绝对者”的东西）。2. 它强调，完美的上帝不会欺骗我们，由此从这一第一绝对者推导出数学的绝对效力（或者我们将称之为“派生绝对者”的东西）。所谓“绝对效力”，我们指的是：一个物体的任何可以用数学思考的方面（无论通过算术还是几何），都能够绝对地存在于我之外。然而，如果我们考虑自己的论证应当采取的形式，就看不出除了通达某个绝对者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使数学话语绝对化；即使这个绝对者本身并不直接是数学的（例如完美的上帝），它也必须随后被证明，能够使我们从中推导出数学的绝对性（例如确保广延物体存在的不欺骗的上帝）。²³¹

以绝对的确定性识别对象，需要通达一个绝对者。梅亚苏的哲学允许这样通达绝对者，但只能得出绝对者必然是偶然的这一结论。依照梅亚苏，数学只须遵守一条原则，即不矛盾原则，因为维持偶然性就必须有这条原则：

我们曾声称，我们对数学的绝对化将遵循笛卡尔的模型，首先识别一个第一绝对者（与上帝相对应），然后从中推导出一个第二绝对者，也就是数学绝对者（与广延实体相对应）。我们已成功识别一个第一绝对者（混沌）；但与诚实的上帝相反，前者似乎无法保证科学话语的绝对性，因为它远远不能保证秩序，而只能保证每一种秩序都可能遭到毁灭。²³²

笛卡尔认为，只要遵循《方法谈》（Discours de la méthode）²³³所概述的方法论，就有可能作出绝对的陈述。乍看之下，笛卡尔与梅亚苏似乎都允许某些认知过程绕过相关关系（或扭曲）。但这里必须区分绝对真理与完整真理。彻底穷尽的可能性，只能属于一个绝对理智，而我们充其量只能在泛对象中找到它；按照今天对OOO的描述，泛对象并不是OOO的一部分。

在推翻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这一点上，梅亚苏与哈曼有共同之处。康德会认为，我们无法知道数学是否陈述绝对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对物自身作出陈述；梅亚苏与哈曼则都进行思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究竟是什么限制了对物自身的通达，看法有所不同。数学绝对者的概念，在一个关键点上与OOO矛盾：梅亚苏允许不经扭曲地通达对象的某些性质，即“对象中所有能够引起数学思想（一个公式或数字化），而不是知觉或感觉的方面”。²³⁴梅亚苏认为，这些方面“可以有意义地转化为事物的性质，这个事物不仅是与我在一起时的它，也是没有我时的它”。²³⁵他要求哲学“[重新绝对化]数学的范围——由此，与相关主义相反，忠实于思想的哥白尼式去中心化”。²³⁶对梅亚苏而言，可数学化的事实不受相关关系影响，而是先于任何相关关系存在。梅亚苏以很笛卡尔式的方式运用正确的理性，允许人们有可能就某些性质作出绝对的陈述。这些陈述未必真实，但“凡是数学上可以设想的，都是绝对可能的”。²³⁷他写道，只要我们所指的不是“颜色（而非波长）、热（而非温度）、气味（而非化学反应）”，²³⁸我们就能够作出绝对的陈述：

伽利略……在位置与速度的变化之外，发现了运动的数学不变量——也就是加速度。从那一刻起，世界变得可以被穷尽地数学化——可数学化者不再指称世界中本质上浸没于不可数学化者中的某个方面（即表面或轨迹，它仅仅是一个运动物体的表面或轨迹），而是标示着一个能够自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物体及其运动都可以独立于它们的颜色、气味、热等可感性质而得到描述。²³⁹

OOO拒绝这种绝对者。在《非物质主义》中，哈曼回应如下：

毕竟，任何声称事物可以转化为知识的说法，都无法说明事物与关于它的知识之间显然存在、而且永久存在的区别：即使我们拥有关于一条狗的完美数学化知识，这一知识也仍然不是一条狗。²⁴⁰

哈曼并不反对能够作出绝对命题这一主张，但他指出，关于一个对象的一整套信息，虽然确实自身就是一个对象，却与它所指向的那个对象是相当不同的实体。

正如第1章中讨论过的，完全同一地复制一个对象是不可能的。对对象的指称（作为关于该对象的知识）同样是一个不同的对象。哈曼认为，“事物根本不可能转化为知识，或转化为通过我们的‘实践’而实现的任何一种通达，而不经经历重大转化”。²⁴¹因此，对哈曼而言，数学并不是绝对者的隐秘语言，而是一种以扭曲方式描述实在的人类实践。但对这两位哲学家而言，都存在一个绝对者：对梅亚苏来说是数学，对哈曼来说则是扭曲。

正如第2章所表明的，信息学（作为数学的一个种类）是一门关于模型的科学，这些模型必须对程序预定的用例足够实用。梅亚苏要求将对象“有意义地”转化为“一个公式或……数字化”，²⁴²或许无意间触及了这个问题。由于意义是以非绝对的方式赋予的，它永远不可能成为绝对性原则的判准，除非采用梅亚苏本人对于绝对者的理解：如此一来，唯一配得上“意义”这一名称的意义，就将是数学性的。

我们必须拒绝将可数字化性视为一种绝对性质，有两个理由：

（1）我们坚持可识别性的重要性，因为根据OOO以独立性定义对象的方式，一个对象必定总是某个特定的东西，而非别的东西。梅亚苏的“数学主义”有助于识别一个对象吗？只有当对象的同一性是一种可数字化的性质时，才会如此。但正如第1章所描述的，对象自身就是它在宇宙中的首要、独特且唯一的标识符。所以，只要我们不能将对象的总体数字化，就不能将对象数字化。（2）梅亚苏对“数字化”或“数字化”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他暗示，这个过程本身以某种方式是绝对的，超出了任何相关项。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把任何东西数字化，意味着为了特定用例，设计一个在某个抽象层次上运作、足够可靠的模型，或者用佩纳斯·洛佩斯的话说，就是“赋予不相称性以意义”。这恰恰是哈曼会视为造成扭曲的实践。即使数字化采取最普通的形式，也意味着把数据从模拟格式转化为数字（离散）格式：例如，储存音乐录音时便是如此（如第1章所述）。没有数据建模便无法实现这种转化，而建模需要任意的人为决策：应该以什么数据率、什么分辨率，将输入量化为数字数据？应该在哪里截断？如果面向人类听众进行数字化，人们就会选择足量的听觉数据，使人的知觉无法察觉它与原始演奏之间的差

别——当然，这种知觉受到人类特定感官能力的限制。数字化完全是一种任意的实践。梅亚苏使用“数学化”这一术语，暴露了试图把数学确立为绝对者这一做法的徒劳：数学化描述的是一个过程、一种人类实践，从定义上说，它就是相关主义的。一位程序员——他的工作就是实现这种有意义的数字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

想象一下，你正在学习一门外语，却不知道某个对象的名称。你可以用自己知道的词来描述它，希望有人会理解你的意思。这不正是我们每天用软件做的事吗？我们用一种编程语言描述心中的对象，希望这种描述对编译器或解释器来说足够清楚。如果有什么东西不工作，我们便重新在心中唤起那幅图像，试着弄清自己遗漏了什么或描述错了什么。²⁴³

“描述”是一个相关主义概念，它应当“对编译器或解释器来说足够清楚”；而编译器或解释器又是相关主义的造物，也就是为了完成某些任务而任意设计的计算机，这些任务又以人为构造的实在概念为基础。梅亚苏所说的性质与公式之间的仅仅相符合，并不能穷尽实在；只有相等才可以做到。这一区别正是哈曼将一条狗与关于它的单纯描述或模型加以对照时所指出的。

这里也可以论证说，梅亚苏所说的数字化并非方法论意义上的，而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把一个对象的全部可数字化性质数字化：如果这一绝对要求意味着将所有可供数字化的数据悉数囊括（从而不丢失任何数据），那么结果就根本不是数字化，而是物自身。不可能进行毫无损失的数字化。即使所谓无损算法也必须应对损失，因为数据一经数字化（受到任何用于从模拟转换为数字的设备能力的限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数据丢失。如果梅亚苏主张，他的数字化概念意指找到恰当算法，以把实在映射到一个算法上，问题仍将存在，理由有三：（1）不建模就不可能数学化（如第2章所示）；（2）必须输入离散数据，而这与给定世界中对象的无限回溯相对立（模型无法处理任何事物的总体，只能处理实在经过量化、从而被任意缩减并转化为离散数据的子集）；（3）这种算法的柯尔莫哥洛夫复杂度，我们现在将更详细地考察它。

复杂对象的数学化，更不用说我们所称的泛对象的数学化，不仅因为数学描述永远不等于被描述的实在而不可能，而且因为这种描述本身的要求，就排除了有意义的数学化本身的可能性。为了支持这个论断，我们想借用算法信息论中的柯尔莫哥洛夫复杂度概念。一个对象的柯尔莫哥洛夫复杂度（K），是能够生成这个精确对象的最短计算机程序（或算法）的长度（这里的“对象”取信息论意义，而非OOO意义）。对象越复杂，它的柯尔莫哥洛夫复杂度就越大。可以把K称作对一个对象进行数学化所需的工作量。

例如，字符串s1由abcabcabacbabcabcbcabcbcabcbcb组成，长度为30个字符，可以无损地转化为（伪代码）算法k(s1) repeat ab 10 times。k(s1)只有18个字符长。虽然s1与k(s1)是不同的对象，但k(s1)的输出与s1相同（这里同样取信息论意义）。试图把更复杂的字符串转化为算法时——我们把它称作s2，让它包含oqorgvg6wpcm30ve——最终很可能得到一个仅仅重复原字符串的算法k(s2)，例如print oqorgvg6wpcm30ve，因为没有更短的办法能够产生给定的数据。

〔译注：本段字符串、伪代码和数字均按原文保留。所印s1实际为29个字符；“repeat ab 10 times”会生成20个字符，且不含c，因此与所印s1及“30个字符”的说法不一致。〕

换句话说，唯一能够完整表示某个给定实在的算法，不是算法，而是实在自身。用OOO的术语说，任何算法——作为感性对象并作为接口起作用——都绝不可能穷尽任何实在对象。没有算法能够处理实在的剩余。实在不可数学化。

真诚的扭曲，元遭遇

梅亚苏把可数学化的性质视为绝对者，哈曼则同样把发生于遭遇之中的扭曲视为绝对者。为了理解这种扭曲，我们想考察OOO中与之相反的概念：真诚。在2005年的《游击形而上学》中，也就是在《四重对象》这部同名著作中提出四重对象的五年前，哈曼把真诚描述为具有两种功能：一方面是“黏合剂，一种将主体与对象黏合到似乎再也无法分开的强力胶”，²⁴⁴另一方面则是“其选择的一面”：意识经验“也以一种十分特定的方式把[主体与对象]结合起来，甚至以自身所经验的东西来定义自己”。²⁴⁵显然，这还不是《四重对象》所描述的四重结构中关于不可能的真诚的同一个技术性定义，但它仍然有用，因为它突出了识别对象的两个关键方面。

结合起来的主体与对象（或对象与对象，因为哈曼后来似乎彻底放弃了主体这一术语），将成为感性对象，也就是只在经验中（或在《四重对象》中将这一关系称为“遭遇”的那种关系中）存在的对象。多年来，看待这种结合的视角有所改变。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哈曼认为，对象关系实际上是“将两者统一起来的一个联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²⁴⁶这种视角的转变，使我们能够提出：所有对象极都必须共享一个共同接口，因为在OOO内部，必须能够设定一个无所不包的泛对象，来解释所有对象四重结构之间以追溯方式建立起来的关系。

当我们说对象极必须共享一个共同接口时，就遇到了实在之不可通达性的一个具体问题。由于OOO认为，实在以分明、独立的对象的形式存在，而其他实在对象只能以扭曲的方式通达它们，它便隐含地对这些实在的、不可通达的对象作出了陈述。OOO设定了一种绝对知识，它并非关于扭曲的具体性质，而是关于发生于对象极之间关系中的扭曲的存在。扭曲总是指向一个特定对象，正如内涵总是指向一个特定对象。OOO认为，感性对象极总是受到它以替代方式连接的那些实在对象极的赋形。这些关系无法完整把握实在，但这种指称似乎从来都不会未能联系到特定的实在对象。感性的东西或许是实在的一个怪诞扭斜的版本，但只要这种关系存在，它就会产生一个以某种方式受到所涉实在对象赋

形的版本。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两种扭曲之方向的一种简直不可思议的确定性：除非人们主张，遭到扭曲的对象与实在对象完全脱离（这一立场否定了OOO的相对稳定性概念），否则，这些扭曲就必定受到实在对象相对于其所遭遇的另一个实在对象所具有的局限的赋形，例如主体的预设或期待。我们如何能够坚持，从这样的建构（这里以一切必要的谨慎使用这个术语）中产生的实在对象，先于遭遇而存在？我们难道不会成为唯心主义者，主张不仅感性对象，而且实在对象也只在遭遇中生成吗？

虽然OOO可能是思辨实在论中唯一配得上“实在论”标签的形式（因为它主张一种独立于人类通达的实在），它也以实在对象这一术语保留了康德的物自身。但即使OOO认为实在对象不可通达，它仍然暗示，可以直接通达实在对象与感性对象之间的扭曲。因此，虽然我们只能“暗示”实在对象，但我们与扭曲的关系却是真诚的。问题是：人们究竟能否把扭曲视为一个凭自身成立的对象，而不仅仅是一种关系的性质，进而与之发生关系？

为了接近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扭曲的性质。OOO必须把扭曲设定为绝对的，因为它需要保证对象具有遭遇其他特定实在对象的能力。但如果扭曲不是这样两者之间的差别，它又能是什么：一者是对象四重结构内部的真诚关系（直接的、对象内部的SO—RO关系）；另一者是由实在对象极与感性对象极产生的关系，其中这些极分属不同的四重结构？既然真诚关系只能发生在一个四重结构内部，那么所有涉及一个以上四重结构的关系，就必然是扭曲的。而既然哈曼认为直接的、“真诚的”关系不可能，²⁴⁷人们也就无法获得关于基准的知识，从而将基准与扭曲的关系进行比较。但通过假定扭曲的存在，我们难道不就必然拥有某种关于扭曲性质的知识，从而也间接拥有关于未经扭曲的实在对象的知识吗？我们的确拥有这样的知识，这是因为我们能够通达那些遭遇所讨论对象的其他对象；对于我们本来十分脆弱的关系来说，它们起着稳定因素的作用。作为OOO所设定的绝对知识，扭曲使我们能够接近扭曲背后的实在对象。通过综合关于扭曲的知识，即使不能消除这些扭曲，我们至少也能使其背后的实在对象获得相互保障。

我们想提出以下设想。如果一个对象四重结构内部存在一种真诚关系（SO—RO关系），而四重结构a的实在对象极与四重结构b的感性对象极之间存在一种扭曲关系；如果四重结构a不仅与四重结构b发生关系，而且还与四重结构c、d、e等发生关系；如果我们（其存在由四重结构z来表示）能够与这些遭遇发生关系，那么通过探究遭遇(a-b)-z、(a-c)-z、(a-d)-z、(a-e)-z等等，我们就能够接近那些界定这些遭遇的扭曲。通过遭遇与所讨论对象发生的遭遇，我们提高了这样的可能性：扭曲相互抵消，或者至少以一种使我们能够逐渐更恰当地接近实在对象的方式相互重叠。元遭遇不应被看作识别问题的一种方法论途径（胡塞尔本质还原的一种单纯变体），而应被看作从对象织体的观念中必然得出的基本本体论概念。

由于知识受到感性对象能力的限制，它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在涉及第一性质（如重量）的情况下，可以生成主体间的事实；但是，当我们把这种认识过程看作只在织体的某一个层次、某一个区域中展开时，就会明白，由此产生的知识虽然相对稳定（因而自身就是一个对象），却永远不能声称具有绝对性。元遭遇的可能性加强了共享接口的本体论。如果把对象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其内部运作和外部背景，理解为它在多大程度上遭遇其他对象，那么这种独立性便容易理解得多。与一个对象的弱连接，可以由与另一个对象的强连接来补偿。因此，对象提供的接口的数量和复杂性，以及这些接口被利用的程度，都是其稳定性的指标。

元遭遇中显现出来的这种稳定性，构成了对象将对象识别为特定对象的能力的根源，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校验和函数。校验和是一段数据，用于检测储存或传输中的错误，或者在不逐一比较每个字节的情况下比较较大的数据集。它就像对象的指纹，并不包含整个对象，却包含足够的信息，使它不至于与其他对象混淆。仅凭知道校验和，不可能推导出完整的对象，但却可能以近乎完全的确定性识别一个对象。校验和函数是一种关于通信的通信，其工作方式类似于对象的艾多斯。它在感性对象与其实质性质的遭遇中产生；它使识别成为可能，却不交出对象的全部。但如果把艾多斯理解为元遭遇的结果，把众多遭遇考虑在内，它就

会变得更稳定、更充实，进而使感性性质与实在性质之间的关系更丰富，使校验和更可靠。

生成与识别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如果我们把实在对象看作具有独特签名（即它们自身），而这些签名在它们共同建立的感性对象中总是受到扭曲，我们便会意识到识别的单向性质。这两个实在对象的签名都是形成感性对象这一过程的输入。这个遭遇过程“自行”发生，而它的逆向过程却极为困难。但当我们把真诚的“黏合剂”看作复合对象内部一种仅仅具有追溯性的效应时，便会清楚地看到：感性对象的生成与识别的关系，犹如乘法与质因数分解的关系——正向容易，逆向却极其艰难。由对象织体的替代性结构可以推出，其各部分的生成，恰恰就是当我们试图分别通达它们时，它们变得不可通达的原因。因此，当我们询问：我们追问这个对象时，究竟是什么意思？回答我们的，是一个结构。

相互保障本质——对象极相互稳定

第4章发现，为了赋予对象独立性，就必须把它们整合进由邻近对象组成的织体之中。由此可见，对象四重结构不能孤立存在，而四重结构内部代表时间、空间、本质和艾多斯的关系，必须被理解为延伸至其他四重结构。因此，我们想利用这一“将空间和时间重新解释为对象与其性质之间的极化的难得机会”。²⁴⁸在这样做时，我们想考虑到：对象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遭遇的结果，而是一个预先存在的复合对象所产生的追溯性效应，这些极已经是它的部分。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该诠释学认为，必须有时间的流逝，对象最初才会成为对象。

我们在这里描述的世界，是一个由四重结构组成的织体，一个既灵活又刚性的结构：其中，实在的、刚性的核心与它们彼此遭遇的感性形态相互联系，但无论实在还是感性，都没有被赋予本体论上的优先性。佩纳斯·洛佩斯的观点支持这一立场：“每个对象都需要其他实在，才能存在。”²⁴⁹佩纳斯·洛佩斯概括西蒙东时提出：“个体是一个通信的场

所；因此，关系是从外部到内部的运动，它构成并维持个体，是一种产生结构的运作。”²⁵⁰如果关系是一种产生结构的运作，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对象之间的结构。佩纳斯·洛佩斯只是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对象为了通信，需要提供接口。我们试图表明的是，这一通信的织体必然来自OOO作出的假定，而且最终导向一种自我稳定的结构。我们想介绍的这一结构，是一个对象织体：织体赋形于对象，并使它们稳定下来，同时不剥夺对象的本体论优先性。

实在对象依赖感性对象遭遇其他对象的能力，但界定这种遭遇之性质的，并不只是实在对象提供的接口。毋宁说，是对象关系的织体界定了对象如何能够接触。对象自身构成织体，而织体又构成对象遭遇的条件。兰贝特·维辛（Lambert Wiesing）提出，不是主体建构其知觉（唯心主义立场），而是知觉建构主体。²⁵¹我们想主张，我们所拥有的接口，也就是感性对象，共同创造了感性对象，因而也创造了实在对象。正是对象之间的接口，使一个包含所有对象的织体成为可能，并使实在稳定下来。宇宙中之所以会有某种稳定性（或一系列西蒙东式的“亚稳态平衡”），是由于一种结构；同一实在平面上的所有对象，都必须拥有与这一结构相连的接口。我们想把这些稳定的、可以可靠地与之发生关系的、可识别的对象（通过元遭遇）称作“事实”，同时知道这个术语近来遭到了政治上的攻击。也为了对恢复这一术语的声誉尽一点微薄之力，我们想提出一个由“接口”（interface）和“事实”（fact）组成的合成词，并把这一无所不包的稳定结构命名为“界间事实”（interfact）。

为了说明界间事实的必然性，我们必须承认本章提出的问题：

（1）OOO没有承认，众多实在对象和感性对象都参与了一个感性对象的生成；（2）扭曲是某物的扭曲，但该某物却无法触及，即使采用现象学方法也不行，因为这种方法把与主体的相关关系置入实在对象之中，从而使人不可能将扭曲识别为扭曲。

我们的建议是运用元遭遇的观念，从而将对象关系看作汇聚的感性对象，它们对实在对象形成“相互保障”。要识别对象的本质，这尤其必要；本质处于实在对象极与其实在性质极之间完全退隐的张力

（RO—RQ）中。相互保障的概念接受实在对象独立于经验，从而承认OOO的实在论。但我们想强调，感性对象的生成是一种集体工作，它取决于众多对象四重结构在任何种类层次上的参与——既包括水平方向的空间、时间、艾多斯和本质层次，也包括垂直层次（对象在其中与它所从属的复合对象发生关系）。我们不想仅仅援引显而易见的人类主体间性，而要忠实于OOO非人类中心的思辨，要求每一个对象都参与对实在对象的相互保障。

界间事实是对象的自我稳定结构，由对象之间发生的（思辨的）认识过程组成。界间事实不是相关主义的，因为它不依赖人类—世界关系。界间事实不否认对象的本体论优先性，而是承认，正如哈曼的四重结构所描述的，对象总是“半感性的”。界间事实是一个对象根本能够被识别的原因，但它绝不保证这种可能性。界间事实各处的密度也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在某个区域中可能有许多认识过程在发生，而别处却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如果考虑“休眠对象”的可能性）。界间事实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对象比其他对象更易识别，也解释了为什么对象的某种密度与配置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事实”。

虽然感性对象的确产生于两个实在对象之间的关系，但只有把任何实在对象能够进入的所有关系都纳入考量，包括第二阶接触（以及第三阶，依此类推），才能充分解释识别实在对象的问题。对于界间事实的概念来说，其中的对象是谁或是什么，并不重要。但从人类主体与其他对象的关系领域中举例，比从非人类相互作用中举例更容易，因此我们现在就这样做。

如果我们要确保，当谈论桌上杯中的水时，自己指的是有意义的东西，我们便不仅与杯中的水发生关系，还与水同其周围环境发生的其他关系发生关系。我们与杯子发生关系，是杯子使水保持直立的形状。我们与慢慢使水蒸发的太阳发生关系。我们与递给我们杯子的朋友发生关系，与自己关于水的成分的化学知识发生关系；我们运用语言来交流关于杯子的事情。然而，我们并不把杯中的水还原为它对周围环境的单纯效应，因为我们援引水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对它的实在对象形成相互保障。再说一遍，我们不认为水可以被它的关系穷尽。然而，把第二阶关

系纳入考量，我们就能够利用其他四重结构—四重结构关系中已经实现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对象成为完整对象、而不只是实在对象所必需的。借助这种稳定性，即使没有直接通达，我们也能指向一个实在对象。我们建议承认那些可供利用的、众多相互交织的替代性关系。这样，我们便使自己共同创造的感性对象更加充实。对象的稳定性（或独立性）是所涉接口的函数，而这些接口将不稳定关系（异相对象）量子化为“亚稳态平衡”。对象能够进入的关系越多，它就越充实；关于它的陈述就越有实质内容；它就越可能转化为可以称作事实的东西。

若要把这一观念置于现象学传统中，可以提出：我们的建议不是从我们据称并不了解的对象中剥离偶性，而是把对象的整个周围环境纳入进来，让它不至于滑走。西蒙东援引了包围每个个体的“环境”概念：

“在存在者内部，有一种更完整的内部共振体制，它要求持续的通信，并维持作为生命前提的亚稳态。”²⁵²西蒙东描述的通信，是由对象提供的接口使之成为可能的；而OOO还会将这一描述扩展到非生命对象。它准确地描述了每个对象中存在的无限回溯：每个对象由组成对象构成（垂直整合），这些组成对象自身又是对象，它们维持稳定性，并建立持续的通信。

环境即使未能使识别成为可能，也至少使识别更有可能：“环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是两个或更多实在层次的综合组合，这些层次在个体化之前并不相互通信。”²⁵³如果搁置个体化暗含前个体状态这一观念——OOO拒绝这一观念——我们就可以认为，环境是一个复合对象，但它不只在空间意义上是复合对象，还在时间中以及本质与艾多斯的关系中展开。

西蒙东以植物作为两个“量级”之间这种通信的例子：“植物在宇宙尺度与亚分子尺度之间建立中介。它利用通过光合作用获得的太阳能，对土壤和大气中的不同化学物质进行分类和分配。”²⁵⁴对西蒙东而言，个体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生成”，它是“存在者的维度之一，是解决一种充满潜能的最初不相容性的方式”。²⁵⁵我们想从西蒙东那里采纳这种观念：对象是其他对象之间不相容性的解决者。这就是对象在界间

事实中履行的功能——“解决不相容性”是OOO的替代因果作用的技术性说法。这种接口连接，也恰恰是面向对象编程中的对象所做的事。

界间事实维持着对象的独立性，因为对象四重结构仍然代表不可穷尽的实体：运用网络理论的术语，我们很容易看出，对象极是节点，而张力则是网络中的边。西蒙东已经使用了这些术语：“生命体可以被视为一个信息节点，信息在它自身内部传递——它是一个系统中的系统，其内部包含两个不同量级之间的中介。”²⁵⁶

哈曼认为，“部分自主性仍有待解释”。²⁵⁷ 我们想给出如下解释。稳定性与独立性是相互依赖的力量：独立节点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只要保持与其他节点连接，它们就可以移动。但既然我们说过，没有一个对象极能够完全断开连接，我们就必须主张，一个失去与节点b连接的节点a，必然要与另一个节点c连接。这导向一个洞见：如果某物不再对我而言是对象，它就成了对另一个人或另一物而言的对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不是对象（因为即便非对象，只要它们是共同界定对象的失败关系，也仍然是对象），而作为一个对象，始终意味着作为另一个对象的对象。这又解释了，同一个对象为什么能在不同情境中表现出相反的行为。它取决于其背景，或者用网络术语说：取决于相邻的节点。到这里应该已经很清楚，一种以OOO所定义的对象为基础的本体论，必然导向一个对象网络，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作界间事实的网络。

佩纳斯·洛佩斯认为：“面向对象的哲学似乎必须由面向过程的哲学加以补充，正如过程哲学必须为持存的对象留出空间。”²⁵⁸ 这里我们并不主张这一点，因为我们认为，如果面向对象哲学承认对象四重结构的可连接性——这一点在逻辑上来自OOO自身——它就能够优雅地处理对象识别与生成的问题，而不剥夺对象的本体论优先性。如果我们把对象看作交织于一个多维结构之中，就可以表明对象极如何相互稳定，从而形成一种在认识上可识别的实在。共享共同接口的对象，使我们能够丰富地解释相互作用（包括内共生之类复杂且非渐进的变化），而无需诉诸以过程为中心的哲学。正如哈曼警告的，“如果我们把每一种关系都视为对其关系项具有重要性，就会滑入一种‘渐进主义的’本体论，其中每个时刻都与其他时刻一样重要”。²⁵⁹ 运用接口概念也能够应对这一

问题：对象虽然会（以无关紧要的方式）发生变化，但它们的接口一旦改变，它们就会变得显著不同。同一种机制也在西蒙东所描述的对象生成中起作用：通过在不同量级之间实现相容化，对象变得有意义。它们之所以能实现这种实在，是因为相关对象共享基本接口。对象生成取决于共同接口。并非所有对象都“相同”，也并非所有对象始终都已连接（或成为“一”），但它们在根本上都是可连接的。

当我们说对象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内部运作与外部背景时，就暗示我们知道对象的边界。但对象与其邻近对象之间的这些边界，需要不断“重新协商”。正是在这些“协商”中，对象成为对象，因为它们的相对独立性，只意味着相对于邻近对象的独立。

追溯性——超越下挖与上掘

如果时间就是SO—SQ张力，并且完全发生于感性之中，它就不可能是对象的可数学化的（第一）性质之一（至少，如果接受梅亚苏的立场，就不能如此）。允许时间与空间作为无处不在的媒介而成为客观实在，是自相矛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哈曼建议我们克服把它们视为“宇宙中无与伦比的维度”的观念。²⁶⁰

佩纳斯·洛佩斯谈及西蒙东以植物说明相容化的例子时，指出“两个问题萦绕在〔他〕对哈曼面向对象本体论的阅读之中：植物的生成如何得到解释？一旦植物已经个体化，我们如何在不诉诸植物之外的实在的情况下，解释它后续的转化？”²⁶¹一种可能的答案是，不把相容化（仅仅）理解为时间中的过程，而是把它理解为凭借泛对象的追溯性存在、为所有对象所共享的给定状态。界间事实的概念或许又能帮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那些作为复合对象一部分的对象的外部关系。但我们需要扩展复合体的概念，以说明超出空间维度的关系。

由于所有关系都是复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而每个对象总是已经是某个复合对象的一部分（作为我们所说的组成对象），所有对象最终都是一个涵盖全部对象的泛对象的组成对象。因此，所有对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是复合对象内部的关系，这便维持了对象相对于关系的本

体论优先性。我们会谨慎使用“实际上”这个词，因为我们不想落入一种倾向：把某个对象或关系还原为另一个似乎在本体论上更优越的对象或关系。由于关系（我们已经表明，它们延伸为四重结构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复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我们被引向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结果：不仅时间与空间，对象的本质与艾多斯，也必须被理解为对象极彼此遭遇的后果：

〔空间与时间〕是差异中同一性的张力，是实在对象与其偶性之间的斗争（空间），或意向对象与其偶性之间的斗争（时间）。由于在这个模型中，空间与时间都以偶性作为它们的一极，在某种意义上，两者确实都是知觉形式，康德这样说是对的——不过，这只能是在一种超越人类、延伸到花朵和无生命事物的康德主义中。在这一模型下，时间与空间不是宇宙原初的给定物，而是从对象与其性质之间内在的形而上学张力中派生出来的。²⁶²

当我们重新把时间看作对象相互作用的效应，而不是媒介时（如第3章所建议的），识别的方法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失去了识别的媒介，因为时间只有通过那些关系才会产生，而恰恰是这些关系，构成了我们最初试图追踪的那个复合对象。如果认真对待时间与空间“〔源自〕事物与其性质之间的张力”²⁶³这一点，将两者视为后果而非绝对媒介，我们便可以作出如下陈述：两者都被看作对象极发生关系的单纯效应，RO—SQ张力建立空间，SO—SQ张力建立时间。²⁶⁴但由于四重结构被整合进由四重结构组成的织体之中，空间与时间的张力就需要被视为延伸到了四重结构的边界之外；它们连接的不只是对象极，还把完整的四重结构连接到其他四重结构上。

不过必须指出，在这个语境中，追溯性这一术语并不是指时间中的过程，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本体论上的普遍情形：对象生成受到西蒙东式的“环境”赋形，而这也就是OOO所谓的复合对象。在OOO中，环境是任何对象关系的追溯性效应，恰恰是这种追溯性效应，使对象识别成为可能。正如细胞是其中所含细胞器的环境，对象也同样是其他对象的环境。西蒙东意义上的对象，在不同“量级”之间实现“相容化”。由于所有对象都是复合对象（“环境”）的追溯性效应，而所有环境又都

是更大环境的追溯性效应（这种更大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而是在对象能够进入的所有关系上的），界间事实就成为一个多维结构，把海德格尔式的现成状态（*Vorhandenheit*）消解为局部的上手状态（*Zuhandenheit*）。

界间事实虽然覆盖所有对象，却不穷尽它们：它是一个相互连接的四重结构织体，其各极形成一个概率性的点云，由此生成作为局部现象的时间与空间；任何四重结构的艾多斯，乃至其本质，也都在织体中周围四重结构的影响下生成。概率因素解释了：（1）不是每个对象都以同样方式、或同等“重要性”的程度与所有其他对象连接这一事实；（2）不可能对实在对象极作出绝对且完整的陈述，因此不能穷尽它；以及（3）同一实在平面上所有对象都必须具有可连接性，我们称之为接口可接性。

追溯性概念似乎引发了与OOO的一条基本原则的矛盾，即对象的本体论优先性。人们可以问：把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原为更大复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怎么会不是一种上掘？对象之间的关系被贬为单纯的追溯性效应，这意味着某个更大的对象，是较小对象行为的根源。当我们被要求通过把关系还原为更大复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来把这些关系“解释掉”时，我们又如何能坚持OOO不采用层级结构的观念？有人也许会回答，组成对象并没有被还原为复合对象；无论如何，它们都保留着自身全部的本体论能力，包括相对独立性。但这种对象整合带来的不只是随附性问题（究竟是部分在本体论上支配复合体，还是相反，抑或这仅仅是一种相互映射关系？）。把复合对象想象为在空间意义上包含其他对象的对象，是一种任意的比喻，尽管在直觉上不难理解。然而，OOO偏好空间维度，不仅在描述复合对象（它们彼此“包含”）时如此，而且在全盘拒绝其他哲学时也是如此。下挖，作为拒绝朴素唯物主义的策略，发生在空间维度中。上掘也同样如此，而且既在比喻意义上、也在字面意义上如此：对结构主义的拒绝，是通过批评其关注更大背景来实现的，这些背景既可以在空间中展开，也可以在社会之类更复杂的结构中展开。但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覆盖或多或少的地面或体积这一观念，依然无处不在。下挖与上掘都是否定性策略，它们的作用是拒绝

OOO所排斥的其他哲学。它们所作的这种拒斥，并不能为OOO的进一步发展指明道路。专注于在空间维度上拒绝其他选项，我们就容易忽视对象关系中产生的另外三个维度：为了再次扩展四重模型，我们想论证，必须被理解为对象相互作用后果的，不仅是空间与时间，还有本质与艾多斯。

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如下：如果我们（1）想保留对象的本体论优先性，（2）拒绝对象的本体论层级，（3）接受对象极之间的关系只是复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以及（4）在思辨上允许远远超出人类—世界遭遇的遭遇，我们就需要正视由此带来的结果。当四重结构理论在解释复合对象时不承认空间之外的其他维度、在解释对象生成时不承认时间之外的其他维度，它就没有达到自己所要求的程度。

结论

面向对象本体论是一种实在论哲学，它赋予对象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并把对象定义为分明的实体；这些实体在一定程度上，既独立于其内部运作，也独立于其背景。因此，对OOO而言，指称对象本应是一件简单的事。但事实远非如此，因为“识别对象的困难，正是全部要点”。²⁶⁵

在第1章介绍OOO的基本概念之后，我们开始处理对象的此性，也就是它的“这个性”问题，入手处是考察与OOO同名的实践——面向对象编程（OOP）。我们不仅发现了大量平行之处，并在第2章中对其作出概述，而且最终认定，OOP的接口概念，是描述对象之间裂隙的一个极有希望的工具，而这种裂隙正是OOO的关键特征。接口是对象遭遇的结构化方式，它保证了一段时间内的通信。

这一概念引导我们探索时间与将对象识别为对象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这项探索在第3章展开。我们借助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讨论时间流逝与意义产生之间的关系。我们利用普特南与克里普克的著作，讨论了将意义理解为内涵与外延之间关系的概念，并由此走向感性对象的共同创造。

在第4章，我们发展了对象必然可以发生关系这一观念。我们纳入巴斯卡对本体论单价性的拒绝，区分对象与非对象；后者虽然不可识别，却对对象的生成与识别至关重要。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我们论证了对象整合进某种织体的必然性。必须把这一织体理解为同时存在于水平维度（相互连接、彼此重叠的对象四重结构）与垂直维度（对象总是更大复合对象的一部分）之中。运用哈曼关于对象仅仅是复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这一立场，我们进一步论证了一个涵盖所有对象的复合对象的必然性，并将其命名为泛对象。泛对象实现了终极的真诚，即与它自身的真诚，由此保证整个结构的稳定性。随后，我们批评了《四重对象》中提出的四重结构图示，指出其对对象模型的自相矛盾性：这一模型依赖对象之间的关系，却仍把对象四重结构视为孤立的实体（尤其在该书使

用的图示中)。这些图描绘的对象,按照OOO自己的标准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批评《四重对象》既用“对象”这一术语指称对象四重结构,又用它指称对象极,由此造成混淆,并掩盖了对象四重结构与其他对象四重结构之间的相互连接。因此,我们建议扩展四重结构图,以反映四重结构之间必然存在的联系。由此引入了一个新的对象生成概念:异相对象,其基础是这样一种观察:如果忠实于OOO的描述来呈现四重结构,它们总是已经是其他四重结构的一部分。于是,异相对象呈现为一个概率性的对象,一种能够量子化为稳定对象、但又不必如此的潜能。我们将这一概念与各种不同现象作类比,包括量子力学、迪迪-于贝尔曼的“瞥见”,最后是西蒙东关于个体“正是通过脱离步调这一行动而自我化解”的观念。²⁶⁶

于是,在第5章,我们对佩纳斯·洛佩斯比较哈曼与西蒙东的个体概念这一工作,进行了批判性解读。西蒙东的环境与前个体概念,强调对象在时间与空间中的相互交织;而对OOO而言,时间与空间只是对象关系的后果。我们想使OOO能够运用的,正是西蒙东那个赋予对象以同一性的相容化概念。对象赋予不相称性问题以意义:通过在其他对象之间实现相容化,它们结束不相称性,并实行OOO所描述的魅惑这一革命行动。

在通过把数字化归结为一种人类实践,从而拒绝梅亚苏对可数数字化性质的绝对化之后,我们表明,OOO同样容易走向绝对化;这一点可以在它关于对象遭遇中扭曲的概念里找到。然而,关于无所不在的扭曲的知识,可以通过遭遇遭遇(元遭遇),对不可通达的本质形成相互保障,最终把我们引向界间事实的概念。

这一多维结构将对象四重结构之间的遭遇理解为重叠,而这些重叠又可以被遭遇,由此解决了对象识别问题。把所有对象都视为交织于这样的织体之中,对象之间的相互支持便显而易见:在空间、时间、构成对象本质与艾多斯的关系,以及对象—复合对象关系中的某个维度上,一个较强节点补偿了别处的一个较弱节点。把元遭遇纳入考量,本质就可以获得“相互保障”,从而更可识别,将更多非对象化解为对象,并造就更充实的感性对象,后者正是我们所说的事实的基础。

本书以对界间事实之推论的思辨收尾，由此产生了一种超越面向对象本体论中空间与时间比喻（下挖、上掘、复合对象、追溯性）的思想。我们建议进一步研究这样的观念：复合对象不仅在空间层面包含组成对象，也在时间、本质与艾多斯层面包含它们。这也需要一套比“复合体”和“包含”更合适的词汇，而它仍有待发展。类似于用“遭遇”涵盖所有对象之间的关系与裂隙，我们需要一个新术语，使面向对象本体论摆脱将它束缚于空间与时间维度的比喻枷锁。

如果没有对象之间思辨性的认识过程，OOO这一本体论就是不可设想的。只要我们不被那些仓促而无根据的相关主义指控所左右，研究对象之间的认识过程所带来的本体论后果，就可能是一个富有成效的计划。我们希望，界间事实能够成为开启这一工作的一个初步而有限的提议。

原注

文献型原注保留原文著录以便检索；解释性原注译为中文。编号沿用原书。

- [1]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ed. Paul Guyer and Allen W. Wood,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A805/B833.
- [2] Ray Brassier, Iain Hamilton Grant, Graham Harman, and Quentin Meillassoux, “Speculative Realism,” in *Collapse*, ed. Robin Mackay, vol. III (Oxford: Urbanomic, 2007), 308.
- [3] Kant, CPR, Kant, CPR, B xiv.
- [4] Graham Harman, 私人交流, 2017年3月12日.
- [5] Graham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Winchester, U.K.: Zero Books, 2011).
- [6]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124.
- [7] Harman, 130.
- [8] 古典符号学不承认某些现象（如生物反射）具有符号的地位，而OOO没有这一限制。
- [9] Umberto Eco, *Opera aperta: forma e indeterminazione nelle poetiche contemporanee* (Milan: Bompiani, 2013).
- [10] Ian Bogost, *Alien Phenomenology, or, What It’s like to Be a Thing*, *Posthumanities* 2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23.
- [11] David M. Berry,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Digital, Critical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103.
- [12] Berry, 104.
- [13] Graham Harman, *Bells and Whistles: More Speculative Realism*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3), 6.
- [14] Bjarne Stroustrup, 引自: Federico Biancuzzi and Shane Warden, eds., *Masterminds of Programming* (Sebastopol, CA: O’Reilly, 2009), 10.
- [15] Joe Armstrong, *Coders at Work: Reflections on the Craft of Programming*, ed. Peter Seibel (New York: Apress, 2009), 213.

- [16] A.I. Mikhailov, A.I. Chernyl, and R.S. Gilyarevskii, “Informatika – Novoe Nazvanie Teorii Naučnoj Informacii,” *Naučno Tehničeskaja Informacija*, no. 12 (1966): 35–39.
- [17] Alessandro Bellini, “Is Metaphysics Relevant to Computer Science?,” *Mathema* (blog), June 30, 2012, <http://www.mathema.com/philosophy/metafisica/is-metaphysics-relevant-to-computer-science/>.
- [18] Miguel Penas López, “Speculative Experiments – What If Simondon and Harman Individuate Together?,” in *Aesthe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Speculations*, V (New York: Punctum Books, 2014), 238.
- [19] Timothy Morton, “No It’s Not Ethical Nihilism,” *Blog, Ecology Without Nature* (blog), January 29, 2016, <http://ecologywithoutnature.blogspot.com/2016/01/no-its-not-ethical-nihilism.html>.
- [20] Graham Harman, *Tool-Being: 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s* (Chicago: Open Court, 2002), 262.
- [21] Markus Gabriel, *Why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5).
- [22] Graham Harman, *Prince of Networks: Bruno Latour and Metaphysics*, *Anamnesis* (Melbourne: re.press, 2009), 186.
- [23] Quentin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5.
- [24] Colin McGinn, “Can We Solve the Mind-Body-Problem?,” *Mind*, no. 98 (1989): 349–66; Godehard Brüntrup, “Mentale Verursachung und metaphysischer Realismus,” *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 no. 70 (1995): 203–23.
- [25] Brüntrup, “Mentale Verursachung und metaphysischer Realismus,” 222.
- [26]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13.
- [27] Meillassoux, 5.
- [28]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ed. Joachim Schulte, 21. Aufl, vol. 1, *Werk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14), 5.6.
- [29] Levi R. Bryant, *The Democracy of Objects*, 1. ed, *New Metaphysics* (Ann Arbor, Mich: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1), 37.

- [30] Gabriel, *Why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 8.
- [31] Gabriel, 50.
- [32] Bryant, *The Democracy of Objects*.
- [33]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9.
- [34] Meillassoux, 11.
- [35] Graham Harman, “On the Undermining of Objects: Grant, Bruno, and Radical Philosophy,” in *The Speculative Turn: 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 ed. Levi Bryant, Nick Srnicek, and Graham Harman (Melbourne: Re.Press, 2011), 21–40; Graham Harman, “Undermining, Overmining, and Duomining: A Critique,” in *Add Metaphysics*, ed. Jane Bennett et al. (Aalto: Aalto Univ, 2013), 40–51.
- [36]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6.
- [37] Harman, 11.
- [38] Harman, 12.
- [39] George Berkeley,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Three Dialogues*, ed. Howard Robins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5.
- [40] Graham Harman, “Space, Time, and Essence – An Object-Oriented Approach,” in *Towards Speculative Re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0), 148.
- [41] Harman, *Prince of Networks*.
- [42] Bruno Latour, *Pasteur: 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 Nouv. éd, La Découverte/poche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114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1).
- [43] Harman, *Prince of Networks*, 183.
- [44] Plato, *Plato’s Meno*, trans. Dominic Scott, *Cambridge Studies in the Dialogues of Plato* (Cambridge, UK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45]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67.
- [46] Harman, 67.
- [47] Harman, 67.
- [48] Saul A. Kr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 (Oxford: Blackwell, 1990), 19.

- [49] Harman, “Space, Time, and Essence – An Object-Oriented Approach,” 147.
- [50]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2011, 6.
- [51] Ian Bogost, “On Harman’s ‘The Quadruple Object’ ” (Lecture, June 23, 20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pmqg7OwgXg>.
- [52] Kant, CPR, A38.
- [53]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6.
- [54] 当前物理学研究，例如双缝延迟选择量子擦除实验，提示时间实际上可能是粒子纠缠的一种效应；不过，试图从物理实验中的观察推导形而上学理论，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Cord Friebe et al., *Philosophie der Quantenphysik: Einführung und Diskussion der zentralen Begriffe und Problemstellungen der Quantentheorie für Physiker und Philosophen*, Lehrbuch (Berlin: Springer, 2015).)
- [55]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5.
- [56] Harman, 5.
- [57] Harman, “Space, Time, and Essence – An Object-Oriented Approach,” 14.
- [58]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6.
- [59] Harman, 116.
- [60] Gabriel, *Why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 64.
- [61]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74.
- [62] Harman, 74.
- [63] Harman, 76.
- [64] Harman, 100.
- [65] Harman, “Space, Time, and Essence – An Object-Oriented Approach,” 151.
- [66] Harman, 152.
- [67] Harman, 152.
- [68]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98.
- [69] Harman, 100.

- [70]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19th ed. (Tübingen: Niemeyer, 2006), 71.
- [71] Harman, *Prince of Networks*, 185.
- [72]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101.
- [73] Harman, 7.
- [74] Harman, *Prince of Networks*, 112.
- [75] Berry,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Digital*, 205.
- [76] Graham Harman, 私人交流, 2013年8月18日.
- [77] Alan Shapiro, *Die Software der Zukunft oder: das Modell geht der Realität voraus*, International Flusser lectures (Köln: König, 2014), 7.
- [78] Gilbert Simondon,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in *Incorporations*, ed. Jonathan Crary and Sanford Kwinter (New York: Zone, 1992), 301.
- [79] Bertrand Meyer, *Object-Oriented Software Construction*,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Series in Computer Science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88), 23.
- [80] 不应把这些层级理解为与范畴相类比。更贴切的类比是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层级中较低处的对象以较高处的对象为条件）。
- [81] Biancuzzi and Warden, *Masterminds of Programming*, 350.
- [82]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69.
- [83] Vlad Tarko,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May 28, 2006, <http://news.softpedia.com/news/The-Metaphysics-of-Object-Oriented-Programming-24906.shtml>.
- [84] Anders Hejlsberg, 引自: Biancuzzi and Warden, *Masterminds of Programming*, 315.
- [85] 还有其他术语, 但本书将按C++编程语言所界定的含义使用这些经典术语。
- [86] Microsoft, “CTime Class,” 2015,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78zb0ese.aspx>.
- [87] Simondon,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 [88] David R. Ditzel and David A. Patterson, “Retrospective on High-Level Language Computer Architecture” (ACM Press, 1980), 97–104, <https://doi.org/10.1145/800053.801914>.

- [89] 新一代芯片可能结束这种分离。FPGA是硬件可以借助软件加以修改的芯片，因此实际上模糊了软件与硬件之间的界线。
- [90] A. M. Turing, “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 *Proceedings of the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 s2-42, no. 1 (January 1, 1937): 230–65, <https://doi.org/10.1112/plms/s2-42.1.230>; A. M. Turing, “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 A Corre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 s2-43, no. 6 (January 1, 1938): 544–46, <https://doi.org/10.1112/plms/s2-43.6.544>.
- [91] Graham Harman, “Art and Paradox” (Lecture, December 2011), 35:00, <https://vimeo.com/53793807>.
- [92]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69.
- [93] Harman, 73.
- [94] 本书通篇使用单数they作为性别中立的代词，以避免在实际意指she或he时使用he。
- [95] Benoît Mandelbrot, *Les objets fractals: forme, hasard et dimension*, 4th, rev. ed. ed., Champs 301 (Paris: Flammarion, 1995).
- [96]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74.
- [97] Harman, 117.
- [98] Harman, 117.
- [99] Harman, 135.
- [100] Harman, 116.
- [101] Harman, 10.
- [102] 参见 Graham Harman, *Immaterialism: Objects and Social Theory* (Malden, MA: Polity, 2016).
- [103] Jocelyn Benoist, “Realismus ohne Metaphysik,” in *Der neue Realismus*, ed. Markus Gabriel, 2nd ed. (Berlin: Suhrkamp, 2015), 139.
- [104]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ed.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2nd, rev. ed. ed., *Continuum Impacts* (London: Continuum, 2004), 291.
- [105] 同上, 294.
- [106] Gadamer, 295.

- [107] Gadamer, 236.
- [108] Gadamer, 294.
- [109] 这包括荒诞作品，因为它们可被明确识别为文化制品。
- [110] Stefan Majetschak, *Ästhetik zur Einführung*, 4th, rev. ed. ed., *Zur Einführung* 334 (Hamburg: Junius, 2016), 113.
- [111] 哈曼直到《四重对象》才在自己的理论中弃用“意向对象”一词，改用“感性对象”。
- [112] Graham Harman, “Time, Space, Essence, and Eidos: A New Theory of Causation,” ed. Arran Gare and Paul Ashton, *Cosmos and History: The Journal of Natural and Social Philosophy* 6, no. 1 (2010): 1–17.
- [113]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292.
- [114] Plato, Plato’ s *Meno*, 80d1–4.
- [115]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302.
- [116] Harold W. Noonan, *The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Kripke and Naming and Necessity*,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9.
- [117] Noonan, 6.
- [118] Kr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 91.
- [119] Noonan, *The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Kripke and Naming and Necessity*, 12.
- [120]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74.
- [121] Graham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Phenomenology and the Carpentry of Things* (Chicago: Open Court, 2005), 153.
- [122] Harman, 244.
- [123] Harman, *Prince of Networks*, 225.
- [124]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295.
- [125]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10.
- [126] Harman, 34.
- [127] Harman, 34.
- [128] Harman, 135.

[129] 见图3。

[130] Roy Bhaskar, *Critical Realism*, Faculti, 2014,
www.youtube.com/watch?v=TO4FaaVy0Is.

[131] Graham Harman, *Immaterialism: Objects and Social Theory* (Malden, MA: Polity, 2016).

[132] Graham Harman, “On the Mesh, the Strange Stranger, and Hyperobjects: Morton’s Ecological Ontology,” *Tarp Architecture Manual*, no. Spring 2012 (2012): 16–19.

[133] Timothy Morton, *Ecology without Nature: 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1. Harvard Univ. Press paperback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2009).

[134] 我们最终会看到，可关联性是界间事实的一种必然的追溯性效应（见第5章）。

[135] Harman, “Time, Space, Essence, and Eidos: A New Theory of Causation,” 14.

[136]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95.

[137] Harman, *Immaterialism*, 8.

[138]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35.

[139] 不过，哈曼描述了实在对象与感性对象直接接触的罕见情形，他称之为“真诚”；在此情形中，“作为实在对象的体验者与一个感性对象直接接触”。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128）这一立场有些神秘，因为OOO实际上认为，体验并非单向发生，而是两个实在对象极遭遇所产生的感性产物。

[140] Graham Harman, 私人交流, 2016年2月。

[141] 人们或许会想到德勒兹对虚拟潜能与现实潜能的区分：实在对象的储库既是观念的又是实在的，因而是虚拟的；感性对象则代表现实的与可能的。不过，借助德勒兹来阅读哈曼，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142] Muriel Combes, *Gilbert Simondon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Transindividual*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3), 4.

[143] Harman, “Time, Space, Essence, and Eidos: A New Theory of Causation,” 14.

[144] 哈曼保留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对象过去曾是统一的对象，但后来不再作为统一或联合的对象而存在。

[145] OOO中的对象不等同于集合论中的对象，因此罗素悖论不适用于此。

- [146] Penas López, “Speculative Experiments – What If Simondon and Harman Individuate Together?,” 235.
- [147] Tom Sparrow, *The End of Phenomenology: Metaphysics and the New Realism*, *Speculative Real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133.
- [148]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122.
- [149] Harman, 122.
- [150] Harman, 121.
- [151]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21.
- [152]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134.
- [153]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 [154] Timothy Morton, “The Mesh” (Lecture, May 22, 2009).
- [155] Graham Harman, “On the Mesh, the Strange Stranger, and Hyperobjects: Morton’s Ecological Ontology,” *Tarp Architecture Manual*, Spring 2012 (2012): 19.
- [156] Harman, 18.
- [157] Harman, “Time, Space, Essence, and Eidos: A New Theory of Causation,” 14.
- [158]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2011, 95.
- [159] Graham Harman, “The Road to Objects,” *Continent.*, no. 1.3 (2011): 177.
- [160]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143.
- [161]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50.
- [162] Maurice Merleau-Ponty,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And Other Essays on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and Politics*, ed. James M. Edie, 2nd e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tudies in Phenomenology & Existential Philosoph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 Press, 1971), 16.
- [163] Graham Harman, 私人交流, 2013年12月13日.
- [164]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74.
- [165] Harman, *Tool-Being*, 262.

- [166] Graham Harman, “Ontography: The Rise of Objects,” Blog, 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 (blog), June 14, 2009, <https://doctorzamalek2.wordpress.com/2009/07/14/ontography-the-rise-of-objects/>.
- [167]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143.
- [168] 我们将在第5章更详细地考察对象极图示所增加的维度。
- [169] Harman, “Time, Space, Essence, and Eidos: A New Theory of Causation,” 1.
- [170] Harman, “Art and Paradox.”
- [171] Simondon,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301.
- [172] Simondon, 318.
- [173] Simondon, 311.
- [174] Simondon, 311.
- [175] Simondon, 311.
- [176] Simondon, 318.
- [177] Simondon, 300.
- [178] Simondon, 311.
- [179] Georges Didi-Huberman, “Glimpses. Between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in *Schwerpunkt Verschwinden*, ed. Lorenz Engell and Bernhard Siegert, *Zeitschrift für Medien- und Kulturforschung*, 7/1/2016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16), 109.
- [180] Paul Watzlawick, Janet Beavin Bavelas, and Don D. Jackson,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Interactional Patterns, Pathologies, and Paradoxes* (New York: Norton, 1967), 51.
- [181] Graham Harman, “Undermining, Overmining, and Duomining: A Critique,” in *Add Metaphysics*, ed. Jane Bennett et al., *Crossover*. Aalto University Publication Series C, 1/2013 (Aalto: Aalto Univ, 2013), 40–51.
- [182] Harman, *Immaterialism*.
- [183] Harman, “On the Mesh, the Strange Stranger, and Hyperobjects: Morton’s Ecological Ontology,” 19.
- [184] Simondon,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298.
- [185] Harman, *Immaterialism*, 18.

- [186] Harman, 32.
- [187] Simondon,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307.
- [188] Harman, Immaterialism, 18.
- [189] 这些新对象产生于实在对象极与感性对象极的关系。不过，讨论这种可能性带来的后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 [190] Harman, “Time, Space, Essence, and Eidos: A New Theory of Causation,” 16.
- [191] Simondon,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297.
- [192] Sergei Eisenstein, *Film Form: Essays in Film Theory*, trans. Jay Leyda, A Harvest Book 153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77), 45.
- [193] Armen Avanessian and Anke Hennig, *Metanoia: spekulative Ontologie der Sprache*, Orig.-Ausg, Internationaler Merve-Diskurs 407 (Berlin: Merve, 2014).
- [194] Stanley Kubrick, *2001: A Space Odyssey* (Metro-Goldwyn-Mayer, 1968).
- [195] Simondon,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318.
- [196]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126.
- [197]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295.
- [198] Gadamer, 291.
- [199] Simondon,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299.
- [200] Simondon, 311.
- [201] Simondon, 301.
- [202]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100.
- [203] Simondon,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298.
- [204] Simondon, 318.
- [205] Penas López, “Speculative Experiments – What If Simondon and Harman Individuate Together?”
- [206] Penas López, 242.
- [207] Penas López, 239.
- [208] Penas López, 245.

- [209] Penas López, 235.
- [210] Harman, “The Road to Objects,” 172.
- [211] Harman, *Immaterialism*, 6.
- [212] Penas López, “Speculative Experiments – What If Simondon and Harman Individuate Together?,” 237.
- [213] Harman, “Time, Space, Essence, and Eidos: A New Theory of Causation,” 14.
- [214] Simondon,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298.
- [215] Penas López, “Speculative Experiments – What If Simondon and Harman Individuate Together?,” 237.
- [216] Penas López, 237.
- [217] Simondon,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300.
- [218]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244.
- [219] Harman, 私人交流.
- [220]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174.
- [221] 仅举一例：在一个感性与实在合为一体的世界里，每一种实在都总是已经完全实现。由于任何对象都不持有剩余，涌现也就无从发生。
- [222] Franz Brentano, *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e*, ed. Thomas Binder and Arkadiusz Chrudzimski, *Sämtliche veröffentlichte Schriften* *Schriften zur Psychologie*, Franz Brentano. Hrsg. von Thomas Binder...; Abt. 1[...] ; Bd. 1 (Heusenstamm: Ontos, 2008), 124.
- [223]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20.
- [224] Harman, 私人交流.
- [225]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26.
- [226] Harman, 26.
- [227] Harman, 26.
- [228] Harman, 私人交流.
- [229]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3.
- [230] Peter Oberhofer, “Quentin Meillassoux: Nach der Endlichkeit. Versuch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der Kontingenz,” *Journal Phänomenologie*, no. 31 (2009): 88.

- [231]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30.
- [232] Meillassoux, 105.
- [233] René Descartes,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Primento Digital Publishing, 2015), <http://public.eblib.com/choice/publicfullrecord.aspx?p=4093644>.
- [234]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3.
- [235] Meillassoux, 3.
- [236] Meillassoux, 126.
- [237] Meillassoux, 126.
- [238] Meillassoux, 12.
- [239] Meillassoux, 115.
- [240] Harman, *Immaterialism*, 12.
- [241] Harman, 12.
- [242]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3.
- [243] Federico Biancuzzi, 引自: Biancuzzi and Warden, *Masterminds of Programming*, x.
- [244]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21.
- [245] Harman, 22.
- [246] Harman, “Time, Space, Essence, and Eidos: A New Theory of Causation,” 14.
- [247] Graham Harman, “Black Holes” (Lecture, August 19, 20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_R-Zbv5G4.
- [248]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100.
- [249] Penas López, “Speculative Experiments – What If Simondon and Harman Individuate Together?,” 239.
- [250] Penas López, 243.
- [251] Lambert Wiesing, *Das Mich der Wahrnehmung: eine Autopsie*,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217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15).
- [252] Simondon,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305.

- [253] Simondon, 318.
- [254] Simondon, 318.
- [255] Simondon, 301.
- [256] Simondon, 306.
- [257]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69.
- [258] Penas López, “Speculative Experiments – What If Simondon and Harman Individuate Together?,” 239.
- [259] Harman, Immaterialism, 17.
- [260] Harman, “Time, Space, Essence, and Eidos: A New Theory of Causation,” 14.
- [261] Penas López, “Speculative Experiments – What If Simondon and Harman Individuate Together?,” 239.
- [262] Harman, “Time, Space, Essence, and Eidos: A New Theory of Causation,” 17.
- [263] Harman, 1.
- [264]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102.
- [265] Harman, 私人交流.
- [266] Simondon,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300.

参考书目

以下66条保留原文著录，并附中文题名供阅读；中文题名不表示已有正式中译本。

Armstrong, Joe. Coders at Work: Reflections on the Craft of Programming. Edited by Peter Seibel. New York: Apress, 2009.中文题名：《程序员的工作：编程技艺反思》。

Avanessian, Armen, and Anke Hennig. Metanoia: spekulative Ontologie der Sprache. Orig.-Ausg. Internationaler Merve-Diskurs 407. Berlin: Merve, 2014.中文题名：《思想转向：语言的思辨本体论》。

Bellini, Alessandro. “Is Metaphysics Relevant to Computer Science?” Mathema (blog), June 30, 2012. <http://www.mathema.com/philosophy/metafisica/is-metaphysics-relevant-to-computer-science/>.中文题名：《形而上学与计算机科学有关吗？》。

Benoist, Jocelyn. “Realismus ohne Metaphysik.” In Der neue Realismus, edited by Markus Gabriel, 2nd ed. Berlin: Suhrkamp, 2015.中文题名：《没有形而上学的实在论》。

Berkeley, Georg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Three Dialogues. Edited by Howard Robins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中文题名：《人类知识原理与三篇对话》。

Berry, David M.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Digital. Critical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中文题名：《批判理论与数字世界》。

Bhaskar, Roy. Critical Realism. Faculti, 2014. www.youtube.com/watch?v=TO4FaaVy0Is.中文题名：《批判实在论》。

Biancuzzi, Federico, and Shane Warden, eds. Masterminds of Programming. Sebastopol, CA: O’ Reilly, 2009.中文题名：《编程大师》。

Bogost, Ian. Alien Phenomenology, or, What It’s like to Be a Thing. Posthumanities 2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中文题名：《异类现象学，或成为一个东西是怎样的体验》。

———. “On Harman’ s ‘The Quadruple Object.’ ” Lecture presented at the Presentation of MétaphysiqueS book series, net.culture club MaMa, Zagreb, June 23, 20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pmqg7OwgXg>.中文题名: 《论哈曼的〈四重对象〉》。

Brentano, Franz. *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e*. Edited by Thomas Binder and Arkadiusz Chrudzimski. *Sämtliche veröffentlichte Schriften* Schriften zur Psychologie, Franz Brentano. Hrsg. von Thomas Binder...; Abt. 1[...] ; Bd. 1. Heusenstamm: Ontos, 2008.中文题名: 《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

Brüntrup, Godehard. “Mentale Verursachung und metaphysischer Realismus.” *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 no. 70 (1995): 203–23.中文题名: 《心理因果作用与形而上学实在论》。

Bryant, Levi R. *The Democracy of Objects*. 1. ed. New Metaphysics. Ann Arbor, Mich: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1.中文题名: 《对象的民主》。

Combes, Muriel. *Gilbert Simondon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Transindividual*.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3.中文题名: 《吉尔贝·西蒙东与跨个体哲学》。

Descartes, René.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Primento Digital Publishing, 2015. <http://public.eblib.com/choice/publicfullrecord.aspx?p=4093644>. 中文题名: 《方法谈》。

Didi-Huberman, Georges. “Glimpses. Between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In *Schwerpunkt Verschwinden*, edited by Lorenz Engell and Bernhard Siegert, 109–24. *Zeitschrift für Medien- und Kulturforschung*, 7/1/2016.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16.中文题名: 《一瞥: 在显现与消失之间》。

Ditzel, David R., and David A. Patterson. “Retrospective on High-Level Language Computer Architecture,” 97–104. ACM Press, 1980.
<https://doi.org/10.1145/800053.801914>.中文题名: 《高级语言计算机体系结构回顾》。

Eco, Umberto. *Opera aperta: forma e indeterminazione nelle poetiche contemporanee*. Milan: Bompiani, 2013. 中文题名: 《开放的作品: 当代诗学中的形式与不确定性》。

Eisenstein, Sergei. *Film Form: Essays in Film Theory*. Translated by Jay Leyda. A Harvest Book 153.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77. 中文题名: 《电影形式: 电影论文集》。

Friebe, Cord, Meinhard Kuhlmann, Holger Lyre, Paul Näger, Oliver Passon, and Manfred Stöckler. *Philosophie der Quantenphysik: Einführung und Diskussion der zentralen Begriffe und Problemstellungen der Quantentheorie für Physiker und Philosophen*. Lehrbuch. Berlin: Springer, 2015. 中文题名: 《量子物理学哲学: 面向物理学家与哲学家的量子理论核心概念与问题导论及讨论》。

Gabriel, Markus. *Why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5. 中文题名: 《为什么世界不存在》。

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 Edit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2nd, rev. ed. ed. Continuum Impacts. London: Continuum, 2004. 中文题名: 《真理与方法》。

Harman, Graham. “Art and Paradox.” Lecture presented at the The Matter of Contradiction/Ungrounding the Object, Paris, France, December 2011. <https://vimeo.com/53793807>. 中文题名: 《艺术与悖论》。

———. *Bells and Whistles: More Speculative Realism*.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3. 中文题名: 《铃声与口哨: 更多思辨实在论》。

———. “Black Holes.” Lecture presented at the European Graduate School Public Lectures, Saas-Fee, Switzerland, August 19, 20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_R-Zbv5G4. 中文题名: 《黑洞》。

———. *Guerrilla Metaphysics: Phenomenology and the Carpentry of Things*. Chicago: Open Court, 2005. 中文题名: 《游击形而上学: 现象学与事物的木工术》。

———. *Immaterialism: Objects and Social Theory*. Malden, MA: Polity, 2016. 中文题名: 《非物质主义: 对象与社会理论》。

——. “On the Mesh, the Strange Stranger, and Hyperobjects: Morton’s Ecological Ontology.” *Tarp Architecture Manual*, no. Spring 2012 (2012): 16–19. 中文题名: 《论网格、陌异者与超对象: 莫顿的生态本体论》。

——. “On the Undermining of Objects: Grant, Bruno, and Radical Philosophy.” In *The Speculative Turn: 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 edited by Levi Bryant, Nick Srnicek, and Graham Harman, 21–40. Melbourne: Re.Press, 2011. 中文题名: 《论对象的下挖: 格兰特、布鲁诺与激进哲学》。

——. “Ontography: The Rise of Objects.” Blog. *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 (blog), June 14, 2009. <https://doctorzamalek2.wordpress.com/2009/07/14/ontography-the-rise-of-objects/>. 中文题名: 《本体志: 对象的兴起》。

——. *Prince of Networks: Bruno Latour and Metaphysics*. Anamnesis. Melbourne: re.press, 2009. 中文题名: 《网络王子: 布鲁诺·拉图尔与形而上学》。

——. “Space, Time, and Essence – An Object-Oriented Approach.” In *Towards Speculative Re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140–69.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0. 中文题名: 《空间、时间与本质: 一种面向对象的方法》。

——. *The Quadruple Object*. Winchester, U.K.: Zero Books, 2011. 中文题名: 《四重对象》。

——. “The Road to Objects.” *Continent.*, no. 1.3 (2011): 171–79. 中文题名: 《通往对象之路》。

——. “Time, Space, Essence, and Eidos: A New Theory of Causation.” Edited by Arran Gare and Paul Ashton. *Cosmos and History: The Journal of Natural and Social Philosophy* 6, no. 1 (2010): 1–17. 中文题名: 《时间、空间、本质与艾多斯: 一种新的因果理论》。

——. *Tool-Being: 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s*. Chicago: Open Court, 2002. 中文题名: 《工具存在: 海德格尔与对象的形而上学》。

——. “Undermining, Overmining, and Duomining: A Critique.” In *Add Metaphysics*, edited by Jane Bennett, Vera Bühlmann, Graham

Harman, Ines Weizman, Andrew Witt, and Jenna Sutela, 40–51.
Crossover. Aalto University Publication Series C, 1/2013. Aalto: Aalto
Univ, 2013.中文题名: 《下挖、上掘与双重挖掘: 一种批判》。

Heidegger, Martin. Sein und Zeit. 19th ed. Tübingen: Niemeyer, 2006.中文题名: 《存在与时间》。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Edited by Paul Guyer and Allen W. Wood.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文题名: 《纯粹理性批判》。

Kripke, Saul A. Naming and Necessity. Oxford: Blackwell, 1990.中文题名: 《命名与必然性》。

Kubrick, Stanley. 2001: A Space Odyssey. Metro-Goldwyn-Mayer, 1968.
中文题名: 《2001: 太空漫游》。

Latour, Bruno. Pasteur: 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 Nouv. éd. La Découverte/poche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114.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1.中文题名: 《巴斯德: 微生物的战争与和平》。

Majetschak, Stefan. Ästhetik zur Einführung. 4th, rev. ed. ed. Zur Einführung 334. Hamburg: Junius, 2016.中文题名: 《美学导论》。

Mandelbrot, Benoît. Les objets fractals: forme, hasard et dimension. 4th, rev. ed. ed. Champs 301. Paris: Flammarion, 1995.中文题名: 《分形对象: 形式、偶然与维度》。

McGinn, Colin. “Can We Solve the Mind-Body-Problem?” Mind, no. 98 (1989): 349–66.中文题名: 《我们能解决身心问题吗? 》。

Meillassoux, Quentin.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8.中文题名: 《有限性之后: 论偶然性的必然性》。

Merleau-Ponty, Maurice.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And Other Essays on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and Politics. Edited by James M. Edie. 2nd e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tudies in Phenomenology & Existential Philosoph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 Press, 1971.中文题名:《知觉的首要地位:兼论现象学心理学、艺术哲学、历史与政治》。

Meyer, Bertrand. Object-Oriented Software Construction.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Series in Computer Science.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88.中文题名:《面向对象的软件构造》。

Microsoft. “CTime Class,” 2015.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78zb0ese.aspx>.中文题名:《CTime类》。

Mikhailov, A.I., A.I. Chernyl, and R.S. Gilyarevskii. “Informatika – Novoe Nazvanie Teorii Naučnoj Informacii.” Naučno Tehničeskaja Informacija, no. 12 (1966): 35–39.中文题名:《信息学:科学信息理论的新名称》。

Morton, Timothy. Ecology without Nature: 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1. Harvard Univ. Press paperback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2009.中文题名:《没有自然的生态学:重新思考环境美学》。

———. “No It’s Not Ethical Nihilism.” Blog. Ecology Without Nature (blog), January 29, 2016. <http://ecologywithoutnature.blogspot.com/2016/01/no-its-not-ethical-nihilism.html>.中文题名:《不,这不是伦理虚无主义》。

———. “The Mesh.” Lecture presented at the Beyond Environmentalism: Culture, Justice, and Global Ecologies, Santa Barbara, CA, May 22, 2009.中文题名:《网格》。

Noonan, Harold W. The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Kripke and Naming and Necessity.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中文题名:《劳特利奇哲学指南:克里普克与〈命名与必然性〉》。

Oberhofer, Peter. “Quentin Meillassoux: Nach Der Endlichkeit. Versuch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Der Kontingenz.” Journal Phänomenologie, no. 31 (2009): 86–89.中文题名:《昆汀·梅亚苏:〈有限性之后:论偶然性的必然性〉》。

Penas López, Miguel. “Speculative Experiments – What If Simondon and Harman Individuate Together?” In Aesthe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225–50. *Speculations*, V. New York: Punctum Books, 2014. 中文题名: 《思辨实验: 假如西蒙东与哈曼一起个体化?》。

Plato. *Plato's Meno*. Translated by Dominic Scott. *Cambridge Studies in the Dialogues of Plato*. Cambridge, UK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中文题名: 《柏拉图的〈美诺篇〉》。

Shapiro, Alan. *Die Software der Zukunft oder: das Modell geht der Realität voraus*. *International Flusser lectures*. Köln: König, 2014. 中文题名: 《未来的软件, 或模型先于现实》。

Simondon, Gilbert.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In *Incorporations*, edited by Jonathan Crary and Sanford Kwinter, 297–319. New York: Zone, 1992. 中文题名: 《个体的生成》。

Sparrow, Tom. *The End of Phenomenology: Metaphysics and the New Realism*. *Speculative Real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中文题名: 《现象学的终结: 形而上学与新实在论》。

Tarko, Vla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May 28, 2006. <http://news.softpedia.com/news/The-Metaphysics-of-Object-Oriented-Programming-24906.shtml>. 中文题名: 《面向对象编程的形而上学》。

Turing, A. M. “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 *Proceedings of the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 s2-42, no. 1 (January 1, 1937): 230–65.

<https://doi.org/10.1112/plms/s2-42.1.230>. 中文题名: 《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

———. “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 A Corre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 s2-43, no. 6 (January 1, 1938): 544–46.

<https://doi.org/10.1112/plms/s2-43.6.544>. 中文题名: 《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 勘误》。

Watzlawick, Paul, Janet Beavin Bavelas, and Don D. Jackson.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Interactional Patterns, Pathologies, and Paradoxes*. New York: Norton, 1967. 中文题名: 《人类交往的语用学: 互动模式、病理与悖论研究》。

Wiesing, Lambert. Das Mich der Wahrnehmung: eine Autopsie.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217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15. 中文题名：《知觉中的我：一次自观》。

Wittgenstein, Ludwig.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Edited by Joachim Schulte. 21. Aufl. Vol. 1. 8 vols. Werk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14. 中文题名：《逻辑哲学论》。

封底文字

面向对象本体论（OOO）要求我们暂时搁置现代的成见，把认识过程理解为不仅发生在人类思想与世界相遇时，也发生在对象彼此相遇时。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这种遭遇，会产生新的、稳定的、涌现的对象；它们完全有资格被称为实在。但OOO把对象视为自我封闭的单元，未能充分承认其存在的关系维度，是否走得太远了？加布里埃尔·约兰重新强调对象彼此支撑的方式，并提出了他那富有挑战性的“界间事实”概念。

开放人文出版社（OPEN HUMANITIES PRESS）

封面设计：Katherine Gillieson · 插画：Tammy Lu

原版ISBN：978-1-78542-099-3；原封底条形码数字：9 781785 420993；附码：90000。

中文版制作说明

本书为英语底本的简体中文初译 v0.1，由Codex AI完成初译与分工复核，未经人工终审；不是作者或出版社审定的官方译本，也不宣称中文首译。底本为Gabriel Yoran著、Open Humanities Press于2021年出版的第一版，共146个PDF物理页。中文书名暂定《界间事实：面向对象本体论中的结构与相容性》；Interfact为作者造词，与interface（接口）区别使用。

本译本保留全书前后材料、致谢、引言、五章、结论、266条原注和66条参考书目。底本没有独立索引。原注保持书末集中编排；文献著录保留原文，书目附中文题名。原文页码引用明确指底本页码，中文版另设目录与链接。原版空白页不机械重印。

正文根据底本的CC BY-SA 3.0许可翻译，译文沿用CC BY-SA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作者版权© 2021 Gabriel Yoran。翻译、中文排版和中文化图像均属于改编，作者和出版社未为这些改编背书。封面插画版权© 2021 Tammy Lu，底本另标CC-BY但未列版本；保留其独立署名与许可声明。原版书籍设计为Katherine Gillieson。封面、封底在原PDF版面上重排中文文字，保留原插画、边框与条码；图1至图4保留原图矢量路径与遮挡关系，替换中文标签；整书中以高分辨率图像嵌入，并保留可检索标签。原版ISBN仅用于识别底本，不是中文版新书号。

中文版保留原书设计语言而重新分页：窄幅开本、衬线正文、章节留白与原插画暖色风格。英文和数字保持可检索；原书疑误以明确译注标示。独立AI全文复核及最终技术、视觉验收记录另见本书交付包。此说明为中文制作方新增，不属于作者原文。

面向对象本体论（OOO）要求我们暂时搁置现代的成见，把认识过程理解为不仅发生在人类思想与世界相遇时，也发生在对象彼此相遇时。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这种遭遇，会产生新的、稳定的、涌现的对象；它们完全有资格被称为实在。但OOO把对象视为自我封闭的单元，未能充分承认其存在的关系维度，是否走得太远了？加布里埃尔·约兰重新强调对象彼此支撑的方式，并提出了他那富有挑战性的“界间事实”概念。

（）

开放人文出版社

封面设计：Katherine Gillieson · 插画：Tammy Lu

ISBN 978-1-78542-099-3



9 781785 420993